

飲冰室叢著第九種

外史鱗爪

啓超自署

#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目次

瑪志尼 Giuseppe Mazzini.

加里波的 Giuseppe Garibaldi.

加富爾 Camillo Benso di Cavour.

發端

第一節 三傑以前意大利之形勢及三傑之幼年

第二節 瑪志尼叛立(少年意大利)及上書撒的尼亞王

第三節 加富爾之躬耕

第四節 瑪志尼加里波的之亡命

第五節 南美洲之加里波的

第六節 革命前之形勢

第七節 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

第八節 羅馬共和國之建設及其滅亡

第九節 革命後之形勢

第十節 撒的尼亞新王之賢明及加富爾之入相

第十一節 加富爾改革內政

第十二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一段(格里米亞之役)

第十三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二段(巴黎會議)

第十四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三段(意法密約)

第十五節 意奧開戰之準備(加富爾加里波的之會合)

第十六節 意奧戰爭及加富爾之辭職

第十七節 加里波的之辭職

第十八節 加富爾之再相與北意大利之統一

第十九節 當時南意大利之形勢

第二十節 加里波的戡定南意大利

第二十一節 南北意大利之合併

第二十二節 第一國會

第二十三節 加富爾之長逝及其未竟之志

第二十四節 加里波的之下獄及游英國

第二十五節 加里波的再入羅馬及再敗再被逮

第二十六節 意大利定鼎羅馬大一統成

結 論

# 噶蘇士傳目次

## 發端

第一節 匈加利之國體及其歷史

第二節 噶蘇士之家世及其幼年時代

第三節 噶蘇士未出以前匈國之形勢及其前輩

第四節 議員之噶蘇士及其手寫報紙

第五節 獄中之噶蘇士

第六節 出獄後之五年間

第七節 菩黎士堡之國會

第八節 匈國之內亂及其原因

第九節 匈奧開戰及匈加利獨立

第十節 布打城之克復及兩雄衝突

第十一節 噶蘇士辭職及匈加利滅亡

第十二節 噶蘇士之末路及匈加利之前途

##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瑪志尼 Giuseppe Mazzini.

加里波的 Giuseppe Garibaldi.

加富爾 Camillo Benso di Cavour.

發端

新民子曰。天下之盛德大業。孰有過於愛國者乎。真愛國者。國事以外。舉無足以介其心。故舍國事無嗜好。舍國事無希望。舍國事無憂患。舍國事無忿懣。舍國事無爭競。舍國事無歡欣。真愛國者。其視國事無所謂艱。無所謂險。無所謂不可爲。無所謂成。無所謂敗。無所謂已足。真愛國者。其所以行其愛之術者不必同。或以舌。或以血。或以筆。或以劍。或以機。前唱于而後唱。一善射而百決拾。有時或相歧相矛盾相嫉敵。而其所向之鵠。卒至於相成相濟而罔不相合。新民子曰。今國於世界者數十。其雄焉者不過十之一。彼其鼓之鑄之締造之歌舞之莊嚴之者。孰有不從一二愛

國者之心之力之腦之舌之血之筆之劍之機而來哉。

新民子曰。歐洲近數百年。其建國之歷史。可歌可泣。可記載者。不一而足。其愛國之豪傑。爲吾生平所思所夢所崇拜者。亦不一而足。而求其建國前之情狀。與吾中國今日如一轍者。莫如意大利。求其愛國者之所志所事。可以爲今日之中國國民法者。莫如意大利之三傑。之三傑者。其地位各不同。其懷抱各不同。其才畧各不同。其事業各不同。其結局各不同。而其所以使昔日之意大利成爲今日之意大利者。則無不同。無三傑則無意大利。三傑缺一。猶無意大利。三傑以意大利爲父母爲性命。意大利亦以三傑爲父母爲性命。吁嗟乎危哉。今日之中國。其烏可無如三傑其人者。吁嗟乎耗哉。今日之中國。夫安所得有如三傑其人者。吾寤而歎之。吾寐而言之。我國民其猶知愛國乎。雖其地位相萬。其懷抱相萬。其才畧相萬。而萬其言。而萬其塗。而萬其策。而萬其業。其上焉者。亮無不可以爲三傑之一。其次焉者。亦亮無不可以爲三傑之一。之一一體。人人勉爲三傑之一。之一一體。則吾中國



之傑出焉矣。則吾中國立焉矣。作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 第一節 三傑以前意大利之形勢及三傑之幼年

今之意大利。古之羅馬也。自般瑟西莎兒以來。以至阿卡士大帝之世。併吞歐羅巴亞細亞阿非利加之三大陸。而建一大帝國。爲宇宙文明之宗主者。非羅馬乎哉。當此之時。天下者羅馬之天下。於戲。何其盛也。何圖一旦爲北狄所蹂躪。日削月蹙。再輒於回族。三輒於西巴尼亞。四輒於法蘭西。五輒於日耳曼。迎新送舊。如老妓之款情郎。朝三暮四。如畜犬之依象主。支離憔悴。年甚一年。直至十九世紀之初期。而山河破碎。益不可紀極。東隸於法。西隸於奧。中央夷於班。意大利三字。僅爲地理上之名詞。而非政治上之名詞者。千餘年於茲矣。望加西士陷落之火燄。吟法馬之悼歌。薤露蒼涼。劫灰零落。昔人詩云。卷中正有家山在。一片傷心畫不成。嗟乎。哀莫哀於無國之民。後世讀史者。旁觀猶爲感慨。而况於身歷之者乎。寧復知十九世紀之下半紀。距今最近數十年之間。儼然一新造國。湧出於殘碑纍纍荒殿寂寂之裏。泱泱

然擁有五十餘萬之精兵。二百六十餘艘之軍艦。六千餘英里之鐵路。十一萬餘英方里之面積。二千九百餘萬同族之人民。內舉立憲之美政。外揚獨立之威烈。雪數十代祖宗之大恥。還二千年歷史之光榮。此亦革命家達士里阿所當瞑於九原。而大詩人但丁所當且感且泣而始願不及者矣。嗚呼。誰實爲之而克有此。

當十八世紀之末年。拿破侖蹂躪意大利。其時意大利已支離滅裂。分爲十五小國。拿破侖鐵鞭一擊。合而爲三。置之法政府督治之下。雖然。意大利後此之獨立。實拿破侖之賜也。拿破侖廢其小朝廷。鋤其豪族。將封建積弊。一廓而掃之。以法國民法之自由精神。施行於其地。於是意人心目中。始知有所謂自由。有所謂統一。且對外反動。而知有所謂獨立。拿破侖實意大利之第一恩人也。萌蘖初生。而牛羊牧之。蓋自拿破侖既敗。各國專制君相會議於維也納。絕世奸雄梅特涅。敢以「意大利不過地理上之名詞」一語。明目張膽以號於衆。於是盡復前者王族壓制之舊。全意仍爲若干小國。爲外來種族波旁家哈普士博家等所分領。其王位爲意大利人血

族者惟有撒的尼亞 Sardinia 國王之一家而已。而亦壓於羣雄奄奄殘喘。蓋至是而意大利闇無天日矣。時勢造英雄。嗚呼。時勢至此。豈猶未極耶。

天不忍神聖之羅馬。茶然黯然長埋沒於腥風血雨之裏。天不忍數千萬文明堅忍之意大利民族。呻吟於他族異種一摘再摘之下。乃於一千八百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誕育一豪傑於意大利之治那阿市。名曰瑪志尼。實怪傑拿破侖即意大利王位於米侖之歲。而法國大革命後十有三年。拿破侖征服意大利後十年也。猶以爲未足。復於翌二年即一千八百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更誕育一豪傑於意大利之尼士府。名曰加里波的。猶以爲未足。復於其翌三年即一千八百十年。更誕育一豪傑於意大利之撒爾維亞。名曰加富爾。自茲以往。而千年冢中之意大利遂蘇。

瑪志尼。一士人子也。年十三。入於市立大學。其時正去維也納會議後三年。法國革命之反動力大作。奧大利之壓抑愈甚。而國運日以益非。每讀前史。塊然若有所失。自茲以往。惟著深墨喪制之服以終其身。後有叩其故者。瑪曰。『吾當時亦不知其

所以然。惟在羣兒稠人歡笑雜遯之中。自覺悲氣沈沈。而來襲心。使人哀。使人老。噫。吾其無國之民。吾其服國喪以終吾年。』掩淚歡場。悲歌厲下。多情多恨之英雄。大率然矣。年十七。既悉通諸學之奧。見識文章。迥絕流俗。日者侍母散步於治那阿之海岸。忽一巨人。面目深鰲。鬚髯如戟。穎長七尺。風采稜稜。颯然來前。脫帽而施禮。曰。『願爲意大利之亡命人有所盡。』母則泫然探懷中出若干金錢。搵一掬之淚。納諸巨人破帽中。瑪志尼問母。彼何爲者。母曰。此愛國男兒也。彼等欲救國而事不成。離父母。割妻子。流竄以至於此。瑪志尼自聞茲言。如冷水澆背。心大感動。其犧牲一身以酬國民之志。實始於此。

加里波的。舟人子也。性慷慨義烈。感物易哀。嫉不義如讐。喜鳴不平。爲人急難。其所憤激感觸。趨義赴之。視生命鴻毛如也。日者游羅馬大都之廢墟。觀其大壁大門大伽藍。頽址半傾。丹青狼藉。低徊感慨。亡國之悲。勃鬱於胸中。而不能自禁。年未十五。已浩然有以國事爲己任之志。常語人曰。『余誓復我意大利。還我古羅馬。』自茲

以往吐棄一切。惟注精神於革命一事。

加富爾撒的尼亞王族之一貴公子也。其出身既與彼二傑異。其少年之經歷亦自不同。始蓋一自倨不遜。紈袴無賴之惡少年也。年十歲。雖卒業於小學校。然更不悅學。日聚羣兒爲惡戲。既而欲爲軍人。入焦雲兵學校。自是始嚮學。研精測算。年十六卒業。擢爲測地官。雖然。憂國之心未起也。爾後年齒漸長。誦古今之歷史。察現今之形勢。思爲國家有所盡力。而未得其下手之方法。然頗來往於治邦阿諸地。與諸亡命相往來。呼吸自由之空氣。貴族之習性一變。

## 第二節 瑪志尼創立『少年意大利』及上書撒的尼亞王

初意大利當十八世紀以前。已有哲理家文學家但丁、麥耶俾爾、荷士哥等。微言永歎。大聲疾呼。以革新匡復之義。導其國民。風流漸播。於是有一加波拿里黨 *Carbonari* 之設。加波拿里者。燒炭之義。實祕密革命之盟社也。當千八百二十年。事機迫於一髮。乃在意大利中央之尼布士及帕特門倫巴的諸地。同時爆發。時瑪志尼十

五歲。加里波的十三歲。加富爾十歲。然事竟不成。首事者或死鋒鏑。或死囹圄。其餘以嫌疑流竄。治那阿者。不可勝數。治那阿。卽瑪志尼之故鄉也。在意大利西南。爲地中海濱一絕港。政府以此竄謫志士。竄者既多。而治那阿遂成爲自由主義之中心點。瑪志尼所遇之巨人。卽千八百二十年役中一無名之英雄也。

先是瑪志尼以愛國熱血之所湧。思有所憑藉。乃投入加波拿里黨。既而察其內情。以爲此黨之人。血氣有餘。而道心不足。當其瀝血淋漓。指天誓日。雖凜凜然若薄雲霄。而貫金石。一遇挫折。峇然餒然。前此之壯懷盛氣。銷磨盡矣。瑪志尼以爲欲成大事者。不可不先置成敗利鈍於度外。今日不成。期以明日。今年不成。期以來年。如是乃至十年二十年百年數百年。所不辭也。及身不成。期之於子。子猶不成。期之於孫。如是乃至曾孫玄孫來孫。所不辭也。吾力不成。期諸吾友。吾友不成。期諸吾友之友。乃至吾黨不成。期諸他黨。所不辭也。惟求行吾志貫徹吾主義而已。瑪志尼以爲非有此等氣魄。此等識想者。不足以言革命。不足以言天下事。而欲養成此氣魄。此識

想。不可不推本於學力。不可不推本於道德。瑪志尼深察加波拿里黨之不足語於此也。於是脫離之。自組織一黨。名曰『少年意大利』(Young Italy)。千八百三十年。法國第二革命起。時瑪志尼二十五歲。加里波的二十三歲。加富爾二十歲也。風潮所簸。影響徧及。『加波拿里』黨。復揚其餘燼。蜂起於各郡國。奧國移兵勦洗。瞬息戡定。而瑪志尼爲偵吏所賣。逮繫獄中者六月。僅減死一等。見放於意大利境外。

千八百三十一年。撒的尼亞前王死。其從弟查理士。阿爾拔 (Charles Albert) 嗣立。阿爾拔者。號稱近世最英仁之主。夙懷恢復意大利之志。而曾加盟於加波拿里黨之人也。時瑪志尼越在法國。聞之大喜。乃上書於阿爾拔曰。

某死罪。上書於所愛之撒的尼亞王阿爾拔殿下。越在海外。逃聞我王繼體主社稷。誠歡誠抃。雖然。王其念之。王欲爲新意大利最初之一大偉人。惟今日。欲爲舊意大利最後之一民賊。亦惟今日。我意大利人民。其非可以姑息敷衍。因循以鎮

撫之也。非一日矣。彼等於數百年來求而不得之民權。今也認之已真。望之已渴。彼等愛法律。愛自由。愛獨立。愛統一。然而上被裁斷。外被阻絕。中被壓抑。跼天蹐地。無所告訴。今也國不知何在。家不知何附。身不知何存。外人之游其國者。字之曰奴隸之國。接其人者。謚之曰已死之人。彼等有血氣。有鬚眉。習聞此言。寧爲木石。彼等吞聲忍恨。飲奴隸之卮者已數十世。自今以往。誓以此身與此卮俱碎矣。王乎王乎。今意大利之國民。無不額手延頸。企踵傾耳。拭目以待命於殿下者。願買絲爲殿下繡作「自由獨立統一」三字於旗上。願殿下自進而立於國民之馬首。爲民權之倡導者。保護者。爲全意大利之建設者。革新者。舉數千萬之同胞。出之於野蠻外族之手。而還我太平。王如有意乎。吾儕不才。願捧其身命以待王之驅策。集意大利散漫之諸州而致諸王之麾下。以舌以劍而爲王服犬馬奔走之役。民困不可久也。時會不可失也。惟大王圖之。

阿爾拔固素知瑪志尼者。良敬其爲人。雖然。自以羽毛未豐。不可高飛。深慮瑪志尼



之輕率以害大局也。又不欲自居嫌疑之地也。得其手書。曾不致答。反下嚴命曰。瑪志尼若越境復入於意大利。則直捕縛之。雖然。一人之王。充耳其如襲。數百萬人之國民。傾耳其如雷。此命一下。舉國失望。相率而入於「少年意大利」者。以數千百計。瑪志尼益爲愛國志士之中心點矣。

『少年意大利』之所以異於「加波拿里」者何也。彼蓋消極主義。而此則積極主義也。彼等惡官吏。惡虐政。誓與當時之小政府不兩立。雖然。彼等有破壞而無建設者也。瑪志尼不憚破壞。然以爲破壞也者。爲建設而破壞。非爲破壞而破壞。使爲破壞而破壞。則何取乎破壞。且亦將並破壞之業而不能就也。『少年意大利』之目的。實在於是。此亦可見我絕代佳人瑪志尼者。非可與彼蠻恣橫暴之無政府主義。同類而並觀矣。瑪志尼嘗言。

革命者國民之天職也。是根於「爲國民」For people「由國民」By people之兩大義而來者也。按西哲言政治者有三名首最簡而最精曰 Of people 曰 For people 曰 By people 第一義謂國者人民之國也第二義謂國政才爲人民而

立者也。第三義謂國事者當由民自處置也。政治之精理此三義盡之矣。若君主專制政體無論施行於民。或善政於民。皆不過曰。Bonum而已。論者不審別其本而欲舉中國儒者所言仁政比諸泰西今日之政治。失之遠矣。文法之有關於義理也如此。吾向謂中國文法簡於歐西。今日之四語欲求以如原文以一字表其義。譯之而適當者。誠束手無以故吾輩舍此之外無學術。舍此之外無宗教。舍此之術矣。附注於此以覽將來。

### 外無性情。

瑪志尼之所以爲瑪志尼。於是乎在矣。雖然。加波拿里黨所以失敗之原因。猶不止此。彼等所最缺者。無協同和衷之運動也。協同和衷者。革命圖成之第一要義也。彼等無一政綱。無一信仰。無一高遠之理想。夫是以協同和衷之實。不可得舉。故瑪志尼欲就此大業。先以教育國民爲獨一之義務。而其教育之法。在首與當時腐敗之宗教宣戰。瑪志尼又言曰。

今日之大問題。宗教的問題也。彼持唯物論者。謂費爾許之辛苦周折。以求新建一國。毋寧仍其舊而改革之。苟能維新便民。雖分裂何害。雖服屬何害。爲此論者。是對於宗教上而放棄其高尚之天職者也。其能撫我者。無論如何之政府。甘服

從之。其能應援我者。無論如何之方法。皆盡諾之。其可以救目前片刻之苦痛者。無論如何之約束。皆歡迎之。是非人之所以爲人之道也。是故當知欲獲勝者。只有一途。曰舍身而已。曰舍目前之樂利。舍物質上之樂利而已。

是所謂瑪志尼唯心論之宗教也。是瑪志尼教育之精神也。其純潔之理想。鑒於冰雪。其精一之情感。高於雲霄。瑪志尼豈徒豪傑實聖賢也。彼於是據其所信以定此會之綱領曰。

「少年意大利」者。意大利人中之信進步義務兩公例而確認我意大利爲有天赋一國民的資格之諸同志所結合而成者也。入此會者。以再建一自由平等獨立自主之意大利爲目的。凡在此目的外之思想動作。悉犧牲之。以茲決心。組織茲會。

而其所以達此目的之方法。則曰。

教育與暴動。同時並行。

以此二事團爲一體。可謂奇事奇文。雖然有深識者。苟思其故。不禁爲之拍案三歎。舉世仇公敵之奧大利而擴諸境外。以收回自主之權。此其第一着手也。彼非不哀腥風血雨戰爭之慘。然以爲是固終不可得避。既爾。則其破裂早一日。早得一日之利也。雖然。用外交政畧。而借他國之政府爲應援。是瑪志尼所不許也。其言曰。

聯絡主義者。發於倚賴之劣根性。而使意大利喪其資格於世界者也。

瑪志尼之徒。以此等主義。播之人民。疾而呼之。強而聒之。如牧師神父之傳教者然。雖然。彼等非欲以力強移人民之意志者也。一旦國民統一之業若成。則應建何種類之政府。一任國民之自擇。此瑪志尼黨之所志也。其會中綱領又云。

我黨對於國民投票所立之政府。無論其形式若何。皆甘膜拜於其前而不辭。蓋服從公意者。實箇人應守之義務也。

以上所引。雖東鱗西爪。語焉不詳。亦可以畧窺「少年意大利」之綱領旨趣。而其苦心經營之人之學識才略。亦從可察矣。便約言之。則「少年意大利」之目的。在救濟

意大利而統一之於共和政府之下也。其方法，則教育與暴動也。其標語，則神與人民也。其旗幟，則一面書獨立統一字樣，一面書自由平等人情字樣也。

黨體既立，應者如響。自學生而學生，自青年而青年，其結合之速力，幾為前古所未曾有。時加里波的方夙夜皇皇，所在募同志，偶遇此「少年意大利」黨員之一人，乃始知世有所謂瑪志尼者。其所志所事，正與己同，大喜，遂投身入會。加富爾當時未知有加里波的也。顧頗聞瑪志尼，欲會見之而未得其機。

### 第三節 加富爾之躬耕

其時之加富爾則何如。法國第二革命之起，瑪加二賢固奮袂扼腕，亟欲一雪。而加富爾亦少年盛氣，不能自制。嘗於廣座之中，痛罵撒的尼亞政府之因循。謂意大利人竟無一箇是男兒者。政府聞之，直命陸軍省禁彼不許住居治那阿焦靈兩地。遂謫於僻邑，為巴特城之土木監督。居一年，怏怏不樂，遂挂冠去。讀者試掩卷一思，加富爾去將何適。意者其不投革命軍，則入政黨已耳。而加富爾會心獨往之處，有非

尋常人所能擬議者。噫嘻。桓靈失綱。四海鼎沸。羣雄拊臂攘臂之際。而絕代偉人諸葛亮。乃躬耕於南陽。當法國革命。全歐如麻。豪傑蠶起水湧之時。而絕代偉人加富爾。乃學圃於黎里。古之欲就大業者。必有所養。嗚呼。其亦可以師矣。

蓋加里波的。軍人之資也。其意以爲『彼哥索加拿破侖破命地也之英雄。當法國危急存亡之秋。能以一呼披靡天下。內平內亂。外敵俄普奧三大敵。無他。能用其國民。使懷必死之志以報國。則嚮之農民市民。皆可忽變爲精銳無敵之練卒。彼何人哉。我何人哉。我意大利今雖積弱矣。然國民憤悶勃鬱之氣。既將熟而可用。吾將率之以追我祖般比之偉績。復我史羅馬之光榮。制梃以撻奧法。吾信其非難矣。』此則加里波的之志也。瑪尼志異是。瑪志尼。學者也。理想家也。以爲『欲行革命。則不可不播革命之種子。欲求文明。則不可不築文明之土臺。故當推本於國民精神。養其不移不屈之道心。鼓其死而後已之元氣。』此則瑪志尼之志也。若加富爾則又與二豪異其撰。彼以爲『今日者外交時代也。以氣蓋一世之拿破侖。不免爲聖氣連拿拿破侖破命

死也。孤島之鬼。豈有他哉。爲其敵天下而已。夫吾恃吾力而不倚助於人。固正氣所當爾。固人道所當爾。雖然。此道此氣。豈不在我。居今日之天下。而惟侈言不顧成敗。不恤利鈍。陳義非不甚高。然業也者。期成者也。期成之業。豈惟恃道。蓋術亦有不可不用者矣。故夫「加波拿里」者。烏合之衆。無謀之師。不足云矣。卽彼「少年意大利」。亦恐至誠有餘。而智力不足以爲濟。吾思之。吾重思之。今日意大利列國中。如昔昔里。如尼波士。如羅馬。如達士加尼。如侖巴的。皆不足憑藉以成大業。其可以有爲者。惟我宗邦撒的尼亞耳。雖其地狹衆寡。不足爲輕重於歐洲。若夫善用之。豈不在人。撒的尼亞。實我一生之舞臺也。」此加富爾之志也。

加富爾之所志者。旣在此不在彼。其所以利用此舞臺之術則如何。彼自以身列貴族。一躍而爲宰相。殆非難事。今以嫌疑被謫。若不自戢。待逸此機。毋寧自隱焉。以爲他日之地。當其翩然歸耕也。其友有貽書弔之者。惜其以有爲之身。受嫉當途。老於山野。加富爾戲答之曰。「事未可知。天若假公以年。佇看他日加富爾爲全意大利

宰相之時矣。一嘻，偉人之自負自信，有如此者。

加富爾之隱於農，非徒隱也。而真農也。彼蓋搏虎搏兔皆用全力之豪傑也。彼始事於黎里。延及鄰近諸地。自農事之改良，道路之興作，灌溉之新案，水車之製造，無不孳孳汲汲，以身任之。其時輪船之製新發明，乃首採用之，以運輸於麥阿里之湖上。一切地方上民事，皆干預之。獎勵之。遂於彼特們興一最大之農會。創建焦靈銀行。日夕盡瘁。未嘗寧居。蓋加富爾之遠識，早有見於歐洲社會。必有一番大變革。而殖產興業，實爲之原。故先導其民使習於此。彼其後此當國之際，所以能舉而措之。若烹小鮮者。蓋其養之於前者豫矣。

不寧惟是。彼又乘此空隙，徧游英法諸國。蓋彼既以未來之宰相自命。則其於各國政治之實況，審之不可以不熟也。其至英也。與哥布頓 Cobden 最親。其至法也。與基率特 Guizot 最善。哥布頓自由之思想，與基率特保守自負之精神，彼皆能融納之。又屢往就英國國會之傍聽席。既聞當時大政治家格蘭斯頓比康斯佛等之舌戰。



大有所感動。自是心醉英國政治。而尤歆其自由勢力之旺盛。見夫選舉法改正案、信教自由案、全廢奴隸案、等之屢次劇戰。而卒歸勝利。雖以惠靈吞之英名。猶不能壓當時之民氣。則拍案快呼曰。『有是哉。有是哉。我意大利國民之精神。其亦不可不以此爲鵠矣。我輩今猶然奴也。今猶然縛也。』自是以往。加富爾以崇拜英風聞於天下。雖然。彼無所雌黃焉。無所躡進焉。矻矻焉更研英文治英學。詳察英國政治。宗教教育農工商各事業。以備將來經國之用。蓋加富爾以農以游自隱者。凡十有六年。十六年之星霜。不可謂不久。此十六年內意大利之事變。不可謂不多。雖然。彼遂不厭。彼遂不動。蓋其胸中早有所自主。而定識定力。非外界所能奪也。加富爾實最富於忍耐力之偉人也。翻觀此十六年中瑪志尼加里波的之二豪則何如。

#### 第四節 瑪志尼加里波的之亡命

瑪志尼之見放也。遁於法國之麻士天市。自創一報館。卽以其黨名名之曰『少年意大利』。以其高尚純潔之理想。博通宏贍之學識。縱橫透關之文詞。灑熱血於筆

端伸大義於天壤。舉國志士。應之者雲起水湧。時加里波的方爲一船長。航行於君士但丁奴不。土耳其國都舟中與一仙士門派。仙士門者法國一哲學家倡大同共濟主義嘗與其徒實行之之法國人

相覲。慷慨扼腕。言論風生。乃始知其祖國有所謂瑪志尼其人者。尋讀其一字一淚之檄文。一棒一喝之報紙。則大感動。乃決棄去船長之業。訪瑪志尼於麻士天。以謀大計。當二人之相見也。所語者不過「少年意大利」之來歷及其目的。泛泛問答一夕話耳。及其相別也。瑪志尼語人曰。「吾見加里波的。吾之負擔輕減其半。」加里波的亦語人曰。「吾見瑪志尼。其愉快有視哥侖布新覺得阿美利加時尤甚者。」自是以往。兩雄握手。而半島之風雲。捲地來矣。

瑪志尼見阿爾拔。撒的尼亞王之不足與謀也。乃與加里波的及各同志定策。欲乘大祭之夜起事。倒撒的尼亞政府。逐其王而絕奧國之羈絆。不幸事洩。黨人或捕縛。或遁走。加里波的聞變。急遁入一賣餅家。求潛匿。餅師之女憐之。給以襪褲。俾易服遁。間關十日。乃達家鄉。一詎慈親再思行遜。忽爲法國緹騎所獲。伺夜深人靜。潛從丈

五高樓跳下。藏於山深菁密處。斷食者兩日。乃達麻士天。偶檢新報一讀。則己之姓名。已受死刑宣告矣。然猶與諸同志尋消問息。企圖再舉。志不少衰。時一千八百三十二年。瑪志尼廿七歲。加里波的廿五歲。而加富爾廿三歲也。

雖然。以當時虎狼虺蜴之歐洲列國。萬方一概。吾道將窮。天地雖大。何處可容意大利革命英雄側身之所乎。千八百三十三年八月。法國以撒的尼亞政府之要求。驅瑪志尼出境。乃潛竄於瑞士。自茲以往。殆如囚虜者凡十餘年。避探偵。避鉏覺。屏居於斗室暗澹之中。一燈淒涼之下。日夜慷慨淋漓。伸紙吮筆。然胸臆中炎炎千丈之活火。著書草論。指天畫地。策方略散諸各地。以指揮其同志。嘻。瑪志尼雖壯快真率。光明磊落之一男子乎。至其深謀緻慮。洞察情偽。免起鶴落。熟精夫神秘隱密之革命家不二法門。往古來今。未見有其比也。其所著書。至今凡有志於政治上秘密結社者。奉爲枕中鴻秘。得其術以達所志者。不知凡幾矣。千八百三十六年。復不爲瑞士政府所容。坎軻流浪。僅得託足於從來不逐「國事犯」之英國。自千八百三十七

年以後定居焉。英國者，實瑪志尼第二之故鄉也。去國益以遠。來日益以難。戰一國之大敵未已。而一身之小敵。且紛至而沓來。戰疾病。戰飢寒。三旬九食。十月單衣。典時表。典外套。典長靴。猶不足以自給。最後乃丐得一報館。賣文爲活。然猶日日奔走呼號。和血和淚。以從事於著述。遂更組織一新黨。名曰「少年歐羅巴」。外之以通他石之情。內之以繫同胞之望。如是者又十年。蓋此十年中。而所謂教育國民之主旨。乃始磅礴圓滿。而此後如茶如錦之意大利。根柢乃始立矣。

瑪志尼既久於英國。與名相格蘭斯頓交甚契。常訴以意大利人民壓制之苦。及己之所抱負。其賣文於報館也。常發明意大利之國情。及歐洲列國所以待意大利之道。英人聽之。大有所感動。此後加富爾一統政策。大得格蘭斯頓之贊助。以底於成。亦不可謂非瑪志尼十年流落之遺賜也。

### 第五節 南美洲之加里波的

加里波的既不見容於法國。茫茫全歐。託身無所。乃飄然倚劍。遠遁於南亞美利加。

自茲以往。不踏歐洲塵土者十四年。此十四年中。又加將軍一天然之學校。而爲將來回天事業之練習場也。不可以不記。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舉似世間人。誰有不平事。」千古之大俠。往往被髮以救鄰鬪。拔劍以助路人。蓋其至誠熱血。磅礴鬱積於腔子裏。一觸卽發。非有所爲而爲之。蓋非是則無以爲歡也。以龍拏虎擲之加里波的。一旦投閑置散於故鄉萬里之外。攬鏡華髮。據鞍髀肉。蹉跎歲月。何以爲情。彼蒼蒼者深憐夫。閑殺英雄也。無端而生出里阿格蘭共和國。倡獨立與巴西帝國開戰之役。任俠尙氣之加將軍。旣同病以相憐。復見獵而心喜。彼以舟人之子。十餘年生長於海上。使船如馬。夙具長技。乃率十二人。駕輕舟。擊巴西一軍艦。奪而據之。爲獨立軍應援。屢戰屢捷。此十二人者。皆意大利亡命志士。而與加將軍同生死共患難者也。日者碇泊於某河口。翌朝深霧障天。咫尺不辨。忽有二敵艦駛至其側。聲稱速降。隨放巨礮轟擊。此十二人中。有名菲阿侖者。然礮應敵。百發百中。敵兵入海者無算。俄而爲飛丸中額仆地。加將軍

前往救之。亦中丸而仆。艦中士官展輪急遁。船如斷梗。漂流海上。地理不明。針路不悉。當此之時。加里波的之不死。其間不能容髮。而菲阿侖竟齎志而長逝矣。一士官開海圖示加將軍。乞其指揮。將軍手不能動。口不能言。惟濺一滴淚於圖中。桑得菲之點。士官等悟其意。向此港進行。凡漂泊十九日。乃達嘉爾伽港。就療養焉。彼他日嘗語友人曰。吾不惜死。但吾欲塗肝腦於本國之地土。不甘如菲阿侖之葬水中也。哀哉斯言。

天爲意大利生偉人。豈其當意大利未建國而奪之。加將軍留嘉爾伽港者六月。醫療奏效。漸歸平復。雖然。嘉爾伽者。敵地也。自顧此身已等囚虜。且船被沒入官。同志悉皆就縛。而渺躬亦且夕不可測。日者乃鞭悍馬。思急遁。入一森林。人馬俱疲。藉草稍憩。而追諜忽至。卒被擒捕。盛以土囊。縛諸馬上。渡數十里沼澤。復爲階下囚。於嘉爾伽長官之前。嚴鞫拷掠。背縛兩手而懸諸梁上者。凡兩點鐘。氣息垂絕。四肢冰冷。而始終不屈。時以濺血之眼。一睨堂皇上人。卒科以強盜殺人之罪。投之狂狴。閱兩

月復逃獄歸於里阿格命。再抗巴西軍。所向有功。雖然。至是而加里波的瀕於九死者。既三回矣。曆觀古今中外正史小說所紀載英雄患難之事。驚心動魄者。不一而足。未有自入患難。自出患難。一而再。再而三。如加將軍者。將軍殆以患難爲兒戲也。加將軍者。又多情之豪傑也。兩年以前。曾在烏嘉伊國之彭巴士曠野。失途踣躅。忽遇一佳人。止而觴之。爲奏希臘前哲荷馬之古歌。將軍有所感想。未嘗去懷。今之機緣。遂爲伉儷。卽絕世之女豪傑馬尼他夫人。而此後加將軍用兵故國時。出入於萬死一生中。以佐汗馬之勞者也。天涯落魄。遇青眼於紅顏。造物有情。調冬心以春氣。嗚呼。英雄之感慨何如哉。

其後里阿格蘭共和國。遂不可爲。未幾復有烏嘉伊政府與愛黎士開戰之事。加里波的復助之。以桑安尼阿一戰。獲全捷。凱旋於門德維拉府。府民歡迎。舉國如狂。顧將軍不伐其功。退然屏居。仍爲一亡命孤客之情狀也。日者法國水師提督慕其高義。造門求謁。則數椽敗屋。不堪風雨。時日嚮夕矣。而燭不舉。提督異而問焉。將軍徐

答曰。『僕與共和政府約。供給日用所需。偶忘蠟燭之費。是以不克舉火。足下辱臨。將以談心。不必惟見吾面也。』提督肅然。以語軍務卿。乃贈以百金。彼悉分與死事者之遺族。惟留足以市蠟之資。語夫人曰。備提督再來時之需也。噫嘻。偉人偉人。雲中鶴耶。朝陽鳳耶。雖欲學之。烏從而學之。

蘇子卿之棲海上。胤子已生。陳伯之之望江南。羣鶯撩亂。蓋至是而加將軍之客南。美者忽忽十四年矣。此十四年中。得子女三人。從門的維拉政府乞五畝之田。率妻子躬耕之。如是者有年。然其間常糾集故國志士。以精神上互相操練。又加以里阿格命烏嘉伊兩度助戰。奔突飄忽於銅圍鐵馬之中。爲意大利國民一天然之陸軍學校。於是加將軍部下已有阿歷山大王所謂母軍隊者二百人矣。至是爲一千八百四十七年。而意大利之形勢一變。

### 第六節 革命前之形勢

當時意大利愛國志士中。凡分三派。其一則瑪志尼派。加里波志尼黨人也專欲以共和理



想組織新國家者也。其一則加富爾派。欲憑藉撒的尼亞國以行其志者也。此外復有一派。名曰尼阿奇布黨。欲戴羅馬教皇以聯合全意者也。之三派者。其愛國之熱誠也同。其以意大利民族之一統獨立爲目的也同。但其政見異。則其手段自不得不異。其手段異。則其黨勢自不得不異。而此三者孰爲謬見。孰爲遠謨。在當時蓋猶一未定之問題也。

於是千八百四十六年。而意大利之中央。有雄雞一聲。天下白之機。時則羅馬教皇皮阿士第九新卽位。皮阿士者。野心家也。竊睨天下之風雲。欲利用之以恢復百餘年前教皇赫赫之權力。乃以甘言結民望。改政體。頒憲法。開議會。聲稱與民同治。皮阿士之言。非真言也。雖然。以當時久困地獄。渴望天日之意大利人。驟聞此語。始如涸鮒得水。籠鳥脫樊。且距且躍。且汗且喘。奔走相慶。相告語。時適有與奧大利議界約之事。皮阿士力爭不屈。於是人望益高。教皇萬歲。意大利萬歲之聲。忽徧全國。瑪志尼固不喜撒的尼亞王不喜教皇也。雖然。其愛祖國救同胞之熱心。瞬息不能自

制。於是裁一書於教皇。告以責任之重大。勉其行誼之初終。而加里波的亦自南美移書曰。『教皇陛下。竊聞陛下欲爲意大利三千萬同胞請命。某等十餘年懷抱不得達之志。將惟陛下是賴。某不才。願以一軍艦相從。以効犬馬。惟垂採焉。』加里波的既發書。乃率同志束裝以待命。而復書竟杳然。

尼阿奇布黨。於時大喜過望。其熱心恰如水蒸汽。沸度益加。點點迸散於全土。如達士卡尼王。如撒的尼亞王。皆於行政上大有所改革。除尼布士王弗得南之外。全意暴君之跡。殆將掃絕。夫改革善舉也。然改革以虛不以實。以偏不以全。則往往爲革命之媒。歷史上之慣例然矣。意大利自經瑪志尼十數年大聲疾呼熱心訓練以後。其國民之理想之氣力。已非復前此之薄弱腐敗。日復一日。旬復一旬。激昂之度。愈高愈烈。日復一日。旬復一旬。意大利全國人。無貴無賤。無貧無富。無老無幼。皆懷抱本族獨立統一之決心。愈固愈劇。其秣馬蓐食。爲政治上祕密之運動者。比比皆是。於志挪亞有學術會議。於卡薩爾有農業會議。實則皆政談會也。意大利之動機。殆

如在弦之箭。持滿而待發。如陵之爆。迸星而欲轟。

其時之加富爾則何如。彼之隱於農。既十餘年。迨皮阿士既設立憲政。人心大震。彼  
矚時機之將熟也。乃蹶然以起。與二三同志設一大報館。而其綱領旨趣有四。(一)  
立憲。(二)進步。(三)意大利之獨立。(四)列邦之連合是也。瑪志尼倡一統。而加富  
爾倡連合。此其故有不可不深長思者。蓋瑪志尼主共和政體。故欲於獨立之後。代  
表國民多數之意見。置大統領以行主權。其言一統宜也。然加富爾笑之。以爲是能  
言而不能行。苟實行之。則已毀我撒的尼亞國。夫撒的尼亞者。今日意大利獨一無  
二之憑藉也。一旦而毀之。是敵友助以餒敵也。加富爾非不渴望統一。然必代以連  
合字樣者。以爲既倡統一。不可無統一之之人。其具此資格者。舍吾撒王莫屬也。雖  
然。今日而昌言以撒的尼亞併吞列國。吾恥之。故毋寧運智焉。以連合之。此加富爾  
之懷抱也。加富爾既不肯棄所憑藉以從瑪志尼。瑪志尼亦不肯枉其所信以從加  
富爾。於是兩雄不得不立於相敵之地位以終始。嗚呼。志士多苦心。豈不然哉。豈不

然哉。

加富爾既定此目的。不復旁騖他事。惟以撒的尼亞之改革爲急務。其改革奈何。首頒憲法。開國會。上下和衷。以喚起國民一致之精神。於是國論漸動。撒王阿爾拔。傾心其說。卒以千八百四十七年召集國會。加富爾自故鄉焦靈。選出爲議員。是卽皮阿士布憲於羅馬。而加里波的自南美發軔之時也。

於時撒的尼亞復有一偉人。曰達志格里阿者。與加富爾同爲撒邦貴族。同倡自由立憲主義。方游歷全意各地。糾集同志。覩時勢之日煎迫也。乃急歸而說其王阿爾拔曰。語有之。『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意大利統一之業。殆終不可以已。我王其無意乎。今皮阿士倡自由。民應如響矣。臣願聞我王意嚮之所存。王若有定天下之志。臣等請當之。』阿爾拔頤微頷而不應。達氏厲聲曰。『王無言乎。何以謝天下。』阿爾拔環顧左右。以顛聲而答曰。『予懷此久矣。願不敢言。時乎若來。則吾雖犧牲我王冠我生命我子孫。亦所不辭。』阿爾拔非豪膽不屈之人也。然

其所志實在於是。君子嘉之。

### 第七節 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

噓矣。眼眺矣。燈花矣。鳥鵲噪矣。蟄雷鳴矣。風滿樓矣。濤湧隄矣。積維也。納會議以來三十年之奇怨殊毒。乃孕成歐洲十九世紀第一大紀念之歲。實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於是法都巴黎之二月革命起。阿良朝王統。一旦轟斃。路易拿破命。被舉爲大統領。而第二次之共和國出現。奧匈各國民黨。所在蠶起。於是四十年來控縱全歐氣。馘赫赫炙手可熱飛鳥不落之梅特涅。其潭潭府第。付咸陽之一炬。其融融妻孥。爲王孫之乞食。抱頭鼠竄。子身夜遁於英國。其前此所以炮烙百千萬之志士者。今乃請君入甕。繩還自繩。至是而意大利人立憲平和之思想。忽飛向九霄雲外。革命運動。自村而村。自落而落。自市而市。自州而州。自國而國。斬木之旗。揭竿之兵。騷然矣。衝陳吳之鋒者。爲倫巴的人。倫巴的者。位意大利之東北。而與奧相接壤者也。次之爲昔昔里人。拔劍以環王宮。頑固倔強之弗得南。遂不得不頒憲法以救眉睫。米亞

藍俾尼士諸地。相率屏逐梅特涅之傀儡。創建共和國。撒的尼亞王阿爾拔。自起爲國民軍之首領。達士卡尼大公爵。亦加入國民運動。北方諸州。同時應援。齊集於阿爾拔麾下。推爲盟主。以與數百年之公敵相周旋。新意大利之幻影。忽有從大白地湧起之觀。

阿爾拔乃變其撒的尼亞旗爲赤青白三色之意大利國旗。擁五萬之練軍。堂堂凜凜。以向於倫巴的。惜哉。阿爾拔猶非其人。志氣有餘。而才略不足以濟之。一旦與敵之老將拉狄奇相遇。屢戰屢北。最後挪巴倫一役。遂一蹶不可復振。卒以千八百四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之夜半。於血雨蕭蕭之裏。與軍士訣絕。自遜絕域。以解輿軍之怒。顧命達志格里阿。使輔幼主。繼遺志。卽後此意大利統一共主留光芒萬丈於歷史上之英瑪努埃皇帝是也。哀哀白帝。啼鴉血以誰聞。沈沈鼎湖。攀龍髯其奚及。痛哉。彼舍身救民之阿爾拔。讓位四月後。遂以心臟破裂。齋終天之恨。以赴泉臺。而革命之大業。復以頓挫。

## 第八節 羅馬共和國之建設及其滅亡

其時之瑪志尼加里波的何在乎。加里波的上書教皇後。未幾即發軔於南美。一心爲皮阿士之後援。何圖抵支布拉達海峽。忽遇撒的尼亞之商船。懸三色旗。掠我舟而西。且喜且駭。尋其所由。乃知撒王阿爾拔起義之事。此壯快颯爽之將軍。距躍三百。曲踊三百。直馳入撒的尼亞。求隸王麾下以備驅策。惜哉。此心長才短之王。憚之怖之。而不能容。曰。彼乃南美洲一海賊。烏可以共事。加將軍大憤。然無如何。乃改赴米亞盞。市民耳其名。竭誠歡迎。四方義勇之士。走集麾下。不旬日而得首領五十人。士卒三萬。方飛翔於米亞盞境內。厚集其力。而撒王敗報。已日有所聞。和議殆將就緒。加里波的憤極。乃率所屬以向羅馬。而久旅英國之瑪志尼。當皮阿士宣誓之時。已與加里波的來往通問。有所密議。及法國革命起。直飛渡海入巴黎。一察形勢。遂歸故鄉。初至撒的尼亞。察阿爾拔達志格里阿。加富爾之徒。非可與己共事者。亦迴馬首以入羅馬。

羅馬之教皇皮阿士。倡自由。倡獨立。口血未乾。一旦事變忽起。雌伏蜷縮。手足無所容。狐疑三思之後。卒宣言不加入國民運動。以媚奧大利。同時又舉自由派之首領。塔志伯。使行新政。以媚國民。未幾塔志伯遇刺客。皮阿士怖惶。不知所爲。乃子身潛遁。作寓公於尼布士。於是羅馬混亂已極。陷於無政府之狀。瑪志尼、加里波的、兩雄。既入羅馬。運動不一月。而新羅馬共和國成立。以千八百四十九年二月九日。結集國會。宣告獨立。嗚呼。距今十七年前。兩雄初相見於麻天士之時。皆翩翩絕世之一少年也。歲月如馳。人天揮手。離多會少。有影無形。今日合并。則已同在中年。雙鬢斑斑。垂二毛矣。乃始相與灑一掬英雄淚。於生平所愛所戀所敬所夢之古羅馬會堂。彼時二豪之心事。其悲喜當何如哉。

於是瑪志尼被舉爲共和國臨時大統領。執牛耳以指揮國會。加里波的發境內之壯丁。得常備軍一萬五千人。日夜訓練。以爲國防。瑪志尼之意。以爲法蘭西今新改爲共和政體。聞我之獨立也。必喜而相助。卽不相助。亦當中立而不我干涉。何圖彼



反覆怯懦之教皇皮阿士。失地以後。憤憤不自戡。思藉外國之力。以復其位。卒搖尾以乞於法國。法大統領拿破侖第三。正野心勃勃。欲樹威域外以固其位。攫此機會以買本國教徒及軍隊之歡心。乃驟遣三萬五千之大軍。臨羅馬城。宣言曰。汝等爲不道。遂教皇奪聖地。吾將問罪焉。法軍初進於羅馬。以加里波的之設伏。及意國大學學生之助戰。大敗之。羅馬獲完者數月。及五月之杪。法人復以四萬之雄兵。三十六門之大礮來。羅馬新造之邦。固不足以當此大敵。加里波的率部下奮戰十餘日。驍勇將裨。死者十八九。卒以六月二十九日。會敵之大襲擊。爲最後之決戰。加將軍萬死不顧一生。揮刃叱咤。突入敵營。師子奮迅。斃敵無算。瑪志尼知非僅恃一將之勇可以濟事也。又恐遂喪加里波的也。乃以急使銜國會之命召還之。以議善後。加里波の入議場。鮮血淋漓。胄鎧全赤。旣折旣缺之刀。插半鞘而未入。乃拍案厲聲曰。『今日舍遷都他處。別圖恢復之外。更無他圖。』雖然。大聲不入里耳。除瑪志尼外。無一人贊成之者。此新羅馬國會上蠕蠕然百五十顆之頭顱。惟以乞降免難爲獨一。

無二之善後策。而所謂達官顯吏。已紛紛挈其孥以遁於城外。加里波的憤鬱不能自制。復提孤軍襲敵。却之於第二戰鬪線以外。驀然回首。則一片慘白之降旛。已懸於桑安啓羅城上。夕陽西沒。萬種蒼涼。瑪志尼知事不可爲。復亡命於第二故鄉之英國。加里波的以七月二日之夕。召集其兵士。告以一士可殺不可辱。與其投兵器以蟄伏於腐敗教會所詔諛之敵軍之膝下。毋寧逃於山野以圖捲土重來。一旦演說於軍前曰。

吾不揣不肖。願與諸君更造一新戰場。有欲從我游者乎。所至之地。我國民必以肝膽相接引。吾所敢斷言也。雖然。予有要求於諸君者一事。則如焚如沸如裂之愛國精神是也。吾不能予諸君以俸廉。吾不能予諸君以休息。若夫軍食。則所至之地。可取者取之。能耐此苦冒此險者。吾良友也。吾骨肉也。若其不能。毋寧勿行。今日一出國門。非至攘斥法軍使不留隻影於羅馬之日。則誓不歸來。嗚呼。我輩之好身手。既已徧染法人之血。的的其紅猗。今請更與諸君突入奧陳。啜數百年

公敵之血。衍衍其醉猗。

此一段演說。言言激越。字字光芒。聞者悲已而怒。怒已而奮。奮已而哭。哭已而歌。瞬息之間。步騎應募而集者五千人。皆以熱愛之誠心。仰首視天。高呼加里波的將軍之名。祈上帝之眷彼。且相隨設誓。從將軍以終始。於是此有名譽的敗軍之將。於蕭蕭落日之裏。率五千健兒。肅肅以行。

加將軍之將去羅馬也。美國公使奇耶士往訪之。且告曰。事已至此。足下若不棄。請艤船以向我國。僕必爲足下効保護之勞。將軍曰。羅馬雖屬落城。大事今且未了。余不能舍吾同患難共生死之部下。吾且將有所爲。遂謝之。加將軍之夫人。絕世之女豪傑也。將軍向在美洲。所有戰役。夫人無不相從贊畫。當羅馬國難之起。夫人有身。既八月矣。猶汲汲盡瘁於運械轉餉之事。將軍以其病也。憐之。尼之。夫人曰。一國也者。妾與君共之者也。君獨爲君子。忍置妾耶。一卒不聽。至是亦束男裝。編入五千健兒隊中。從將軍。雖然。意大利劫運未盡。加將軍之前途。日益慘澹。事與心違。初被追

於法軍。次被迫於奧軍。越亞片尼山而西。去死不能容髮。部下日被衝散。不數日而僅餘千五百人。不數日而僅餘二百人。及乘漁船以渡維尼士河之際。其百五十人又爲奧軍所截留。八月三日。僅得達佐奇耶海岸。而相隨伴者。惟夫人及少數之親友而已。可憐此絕世女豪傑。以臨蓐久病之身。仗劍從軍。出入於九死一生之裏。至是爲追兵所襲。困頓幾不得步。倚所天之肩。逃至一小森林。忽分娩一死兒。暈絕一小時頃。僅開猩紅之淚眼。啓蠟黃之笑臉。撫將軍之手。道一聲「爲國珍重」而長瞑。嗚呼。英雄英雄。臨十萬大敵。而英雄之心緒。曾無撩亂。經終日拷訊。而英雄之壯淚。曾無點滴。至是亦不得不腸百結而淚如傾矣。

將軍既自葬夫人於叢林之坏土。自此以往。爲漂流之客者四年。後爲緹騎所獲。投志挪亞獄。未幾越獄遁。走美國紐約。爲一蠟燭店之傭保。僅免凍餒。後乃潛歸本國。更姓名爲農夫。隱於卡菩列拉島。又蓄納豪士。待時機以圖中原。

第九節 革命後之形勢

短命之羅馬共和國。既已殤逝。自其表面視之。則千八百四十九年以後之意大利。無異千八百十五年以來之意大利。雖然。其然豈其然哉。凡國之存亡。在其精神。非在其形質也。苟無精神。則雖以今日擁二萬萬里地。醫四萬萬餘人之中國。不得不謂之亡。苟有精神。則雖以當時分裂仍舊。壓制仍舊之意大利。不得不謂之存。蓋意大利之建國。非自一千八百七十一年羅馬定都時始。實自千八百四十九年羅馬陷落時始也。又非自千八百四十九年羅馬陷落時始。實自千八百二十年「少年意大利」創立時始也。雖然。自此役以後。而意大利人所新經驗有得者兩事。一曰知自由統一之業非終不可成就。二曰知撒的尼亞王室之可信用可倚賴是也。自是瑪志尼之事業已終。而加富爾之事業方始。咄。我絕代佳人瑪志尼。其遂終焉已乎。曰。然也。以精神論。則瑪志尼之事業。無始無終。雖謂其至今存焉可也。以形質論。則我「意大利建國三傑傳」自第八節以後。無復有瑪志尼出現之舞臺。故曰終焉也。瑪志尼所妊育之殤子。越二十年而復蘇。雖然。其蘇也。借屍還魂也。非統一

而連合也。非共和而立憲也。其成之者。非瑪志尼之黨人。而瑪志尼之政敵也。故曰終焉也。然則瑪志尼瞑乎。曰瞑矣。無意大利則瑪志尼憂。有意大利則瑪志尼樂。彼心目中惟有意大利。更無瑪志尼也。曰意大利既以立憲成。則其性質宜於立憲明矣。而瑪志尼乃倡革命。倡共和。不爲無識乎。不爲多事乎。曰惡。是何言。無革命之論。則立憲終不可成。通觀今世界之立憲君主國。何一非生於革命風潮最高點之時代也。英國憲法號稱自然發生者然非長期國會之革命則其憲法亦廢棄久矣且立憲國有兩事最不可缺。其一。則君主不敢任意蹂躪憲法。其二。則國民知憲法之可寶貴是也。凡已有特權者。誰樂分之以與人。故民間無革命思想。則君主斷不能以完全之憲法與民。一也。凡得之太易者。則視之不重。視之不重者。則守之不牢。故民間苟非以千血萬淚易得憲法。則雖君主三揖三讓以畀之。而亦不能食其利。二也。故無論欲革命者當言革命。即欲立憲者固不可不言革命。即己不欲言。亦不可不望有他人焉言之。無革命之立憲。則高麗是已。高麗於光緒廿三年自稱爲立憲之國其憲法無一非據君主權利也試問高麗憲政之前途何如矣。故

論意大利建國之功。首必推瑪志尼。天下之公論也。瑪志尼耕焉。加富爾穫焉。試問穫者之功德。視耕者何如矣。夫瑪志尼有道之士。非功名之人也。倡革命不成。其究極也。至於人笑我爲無識。謂我爲多事。罵我爲峭忍輕躁。如斯而已。天下事。苟有濟成之何必在我。前此無瑪志尼。則雖有百加富爾。而大功終不可就。後此無加富爾。則夫受瑪志尼之感化者。豈患無人起以穫其實也。故造意大利者三傑也。而造彼二傑者瑪志尼也。至是而瑪志尼退矣。至是而意大利成矣。

#### 第十節 撒的尼亞新王之賢明及加富爾之入相

革命失敗以後。前此爲意大利作傀儡之諸侯王。皆囁囁嚅嚅以復其位。政策悉倣奧國。壓制愈加劇烈。撒的尼亞新王英瑪努埃。旣以千八百四十九年五月受禪。時方監國在境內。聞命則痛哭失聲。旣而拔劍睨奧國之空。且指且語曰。『今意大利猶不失爲一國乎。』起舞者三。乃受詔。新王幼不悅學。惟好馳馬試劍。以勇略聞國中。彼蓋發強剛毅之人。非乃翁所能及也。旣受命於挫敗之後。時國論紛紛未決。咸

欲收拾餘燼。與奧軍背城借一。王知力之不足以及此也。又知非大整內治不足以圖中原也。乃排羣議與奧媾和。奧將拉狄奇。迫以速廢憲法。乃議他事。前王以千八百四十七年

已布憲法 王毅然曰。

將軍必以此相脅者。余雖拋千百之王冠以爭之。亦所不辭。我父既以是誓於我民。父之誓言。即余之誓言也。將軍必欲戰乎。撒國雖小。余振臂一呼。集我老弱。峙我菱糧。蜂蠆有毒。將軍敢謂取數百萬撒的尼亞人民如縛雞乎。余以是死。榮莫甚焉。將軍乎。吾家有死王。無降王。將軍其圖之。

嗚呼。當大敵壓境。瘡痍滿目之餘。而敢於斷然捋虎鬚。奮鵬翼。犧牲一身。以爲國民權利之保障。王之爲王。可以見矣。至是而全意大利之輿望。盡集於撒的尼亞王之一身。而加富爾漸有英雄用武之地矣。

瑪志尼之徒之在撒者。憤前王阿爾拔之一敗而挫。不始終其業也。加以賣國之惡名。謂其子不堪嗣位。乃再起內亂。奪志挪亞而據之。布共和政。瑪志尼實執拗之人。



也。守其主義而不拔者也。雖然。天既不欲以共和政定意大利。旋復被撲滅。而瑪志尼此後。遂不得不隱於政界。

英瑪努埃即位。即舉達志格里阿爲首相。達氏方從先王於前敵。負傷未痊。以愛國故。力疾應命。時有以加富爾爲言者。王曰。否否。今猶非其時。蓋以奧難未平也。達氏組織內閣。以桑德羅梭爲農商務大臣。桑氏者。加富爾之政友。前此同創報館之人也。千八百五十年。桑氏卒。達氏乃舉加富爾繼其任。然達氏猶以爲未足。越二年。千八百五十二年卒。託病乞骸骨。薦加富爾自代。於是加富爾遂爲撒的尼亞宰相。嗚呼。非有賢王。不能庸奇才。非有名相。不能讓賢路。達志格里阿亦人傑哉。

### 第十一節 加富爾改革內政

加富爾既相。君臣一心。銳意改革。其改革奈何。加富爾以爲欲強國必先富民。於是（第一）獎勵殖產興業。採自由貿易政策。即免出入口稅之政策。是彼遊歷英國時。受哥布丁

英國名士主張自由貿易政策。曾職於議院。本論其志者也。

之感化者也。（第二）開通全國鐵路。與英法比利時

等國結通商條約。皆其隱於農事十六年中所布畫者也。雖然、加富爾之大目的、尙不在是。彼之所志、在使撒的尼亞脫外國干涉之羈轡、爲完全一獨立國。彼之所志、在以撒的尼亞連合全意諸小邦、還我祖國、以齒於歐洲列強之間。於是乎其（第三）著、不得不汲汲於擴張軍備。籌兵必先籌餉也。於是乎其（第四）著、不得不議增稅。以蕞爾小國、承疲敝之後、增稅實一至難之問題也。當加富爾之初入閣也、國中敵視之者固不少。雖然、彼滿腔愛國熱誠、盡晬於面、有以感人於不知不覺之間。使反對者皆表同情。彼終身不娶、而曰意大利吾之愛妻也。彼不治家人生產作業、而曰意大利吾之家庫也。以此之故、至誠感人。國民咸願犧其生命、絞其血汗、以供相公之布畫。故雖在元氣未蘇瘡痍滿目之際、而增兵增稅之議案、竟毫無阻撓。以通過於議會。嗚呼、大政治家之不可以不結信於民、有如是哉。乃知其所以十六年不飛又不鳴者、正所以爲今日一飛冲天一鳴驚人之地也。

其（第五）著之改革、則與民以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出版自由、蠲除一切忌諱、與天

下更始。於是衆心悅服。民智大進。雖然其（第六）事則加富爾內治第一危難之問題。即教民治外法權案。是也。歐洲之有羅馬教皇也。其在中古。統一全洲。各國帝王。莫不膜拜肘下。雖自馬丁路得創新教以後。其權力範圍日削。然意大利則教皇之所宅都也。故其威尙赫赫不衰。撒的尼亞人民。非惟受治於國王也。亦且臣隸於教皇。於是所謂教士教民者。有種種特權。橫行國中。莫敢誰何。有犯罪者。政府不得逮捕。而別由教皇治下之法廷裁判之。是十數萬之人民。立於治外法權下也。加富爾以爲國民不一致。則內之不能施政務。外之不能振國權。而一國中有二主權。則國民終不能一致。於是毅然提出改革案。剝奪教會之特權。使一切與齊民等。雖然。以當時教會之勢力。輔以人民之迷信。異論蠡起。加富爾一身。陷於四面楚歌之裏。時撒王之於加富爾。猶桓公之於管仲也。雖然。王太后王后。皆迷信最深。強聒王側。且責且勸。太后至迫。王以加富爾若終不悛。將干涉王政。爲上帝除此魔賊。王純孝之人也。處此左右兩難之間。百計調停。智勇俱困。爲之絕食者累日。而加富爾以國家

大局安危所係。前途榮悴所關。反覆譬陳。王意終決。乃毅然曰。『余雖人子乎。猶國王也。國王之義務。余不可以不盡。』遂不退加富爾。而此案卒獲厲行。於戲。加富爾雖百折不撓之英雄。然非遇英明果斷之主。如英瑪努埃者。亦安得成功名於後世耶。至是而撒的尼亞之內治。一切就緒。駸駸乎有神驥出櫪。驚鷹脫鞵之志矣。

### 第十二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一段（格里米亞之役）

加富爾。十九世紀歐洲外交家中第一流也。彼自十餘年前。即以慧眼觀察歐洲大局。以爲處今日欲用叢爾國以奏統一之偉業。其勢不得不藉外交。故當游歷各國時。卽隨在留意。有所布畫。至是撒的尼亞。百政修明。國步蒸蒸日上。諸國咸以猜忌之眼睨之。當時全歐專制之潮。益達高點。普奧等國。不利撒的尼亞之改革也。欲藉端干涉壓制之。謂撒王曰。『王其三思。民權興則君權亡。猛劇改革。非國之福也。王何不效意大利他國之政策以坊其民。』王曰。『謹謝客。吾行吾意所欲爲。』此實磊落之答辭也。雖然。又危險之答辭也。如土耳其。如希臘。皆因不受他國之忠告。卒

蒙干涉以生國難。斯不遠之前車也。加富爾其熟計之矣。以爲今日自力之微薄也如此。壓力之強大也如彼。以圖維持本國之獨立。猶憂憂其難。况乃進取以圖中原哉。然則欲達此目的。不可不乞援於歐洲一二雄國。而其首注意者惟英國。英最愛自由之國。而加富爾舊遊地也。其士大夫之賢者。多所交識。而瑪志尼久旅斯土。屢著論各報中。論意大利國情。英人深同感焉。此可爲與國者一。其在法國。路易拿破侖新得政。野心勃勃。隱然欲步哥悉克拿破侖第一產地也老雄之後塵。加富爾察其必將與奧有隙也。吾其利用之。以復我國仇。達我大業。此可爲與國者二。蓋東連北拒之略。加富爾蘊蓄於躬耕時代者已十餘年。至是遂漸爲實施之期。

果也。天贊意大利。加富爾入相二年餘。而格里米亞戰爭起。先是路易拿破侖。既被舉爲法國大統領。包藏禍心。未幾卽蹂躪國會。驅逐異己。遂篡帝位。稱拿破侖第三。時恰俄皇尼古刺第一。亦抱非常之遠略。思繼大彼得之志。席卷宇內。日夜睨土耳其。相機南下。拿破侖知之。以爲我新卽帝位。國民未服。非耀威域外。以大捷臨之。不

可以得志。且英國俄之敵也。吾若挑戰合縱以擊俄。歐洲必生大亂。吾乘其機。則伯父老拿皇之大業。可以復見。於是潛結英土以待時機。乃先挑釁。以保護聖墓爲名。向土耳其索耶路撒冷地。耶路撒冷地也。俄皇聞之。亦要求特權於土。凡土國中從希臘教之人民。悉歸俄治下。俄法教權之爭。實格里米亞戰役原因也。俄皇欲先發制人也。忽發兵十五萬壓土境。土人告急於法。法乃說英國以相從事。英國疾俄之南下也。又自倭打盧後四十年無戰事。人心思動也。於是土法英聯軍抗俄。開格里米亞之大戰。實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三月也。

加富爾以爲是千載一時之機也。使歐羅巴全洲人。知有我撒的尼亞國者。將在今日。報百年夙仇。加富頭一棒於強奧者。將在今日。乃以加盟土英法三國以抗俄之議案。提出於國會。雖然。鯤鵬圖南。斥鷃笑之。陽春白雪。巴人嗤之。國會譁然。以爲不度德不量力。何至如是。加富爾昂然曰。

諸君諸君。諸君非以意大利全國之前途爲念者乎。今使俄人而捷也。則不待君

士但丁奴不京土之陷落。而達達尼士。波士佛拉。已入俄手。地中海之大權。永在俄矣。諸君寧能傍觀耶。且我撒的尼亞。何可妄自菲薄之甚。自重者人恆敬之。自輕者人恆侮之。今也海陸軍制。既已大整。與各國合縱挫虎狼。一舉而雪千年屈辱之污名。正在今日矣。

嘻。豪傑乎。豪傑乎。守如處子。出如脫兔。十餘年來舉國豪傑風起水湧之際。而蟄伏一無所事。天下之至怯。執過是也。一旦以慧眼觀破大局。遇可攫之機會。則急起直追。勿使逸。凜然當一世之大敵。而無所於懾。天下之大勇。又執過是也。當時國會既躊躇莫敢決。而政府諸同僚。亦無一人與彼同志者。紛紛辭職去。加富爾不屈不撓。得請於撒王。以一身盡兼各部大臣之職。壓輿論以行其志。直發二萬五千大兵出黑海。

大兵既行。而加富爾手段之活潑。尤有可驚者。彼直趨意前宰相達志格里阿。共侍撒王。游歷英法二國。英皇域多利亞。以非常熱誠。歡迎彼等。且語人曰。英瑪努埃。真

一世之將才也。而倫敦市長亦率市民以最盛儀饗宴撒王。其至法國也。拿破侖第三及其皇后皆親切懇篤相接待。到處交叉意法兩國旗以表同情。時意大利革命黨首領綿寧。方在法京。前加富爾屢招與同事。而不肯就者也。至是見交叉之國旗。感極而泣。信加富爾之政策。果足以救此國。乃來謁王及兩相曰。『吾夙持共和論者也。雖然。持此論之目的。在統一意大利。今既見之。吾復何憾焉。請致書瑪志尼。使今後勿復與公等爲敵也。』至是而加富爾之手腕。益爲舉國所同認矣。

第十三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二段（巴黎會議）

格里米亞之戰。俄軍遂北。是役英法之功雖高。而意將馬摩拉善戰之威名。亦忽轟於歐界。俄皇尼古拉。聞敗憤死。列國乃開會議於巴黎。議善後事宜。此實加富爾一生之最大舞臺也。時法帝拿破侖爲主盟。英俄普奧土意諸使臣咸集。加富爾乃親當全權之任。參列此會。方攘臂扼腕以待開議。奧使忽抗言曰。『撒的尼亞。半主之國耳。其使臣無參列會議之資格。』此非意外事而意中事也。撒的尼亞之加盟英



法也。正如晴天一霹靂。響於奧人頭上。其用意何在。奧人知之。法人知之。即歐洲列國亦誰不知之。然則今日奧使之抗議。是加富爾早熟計而逆料者也。至是而知前此撒王英法之游。有妙算存焉矣。彼其於耳相語踵相躡之間。早已與拿破侖有成言。於是拿破侖以議長之力。直排奧使之議。命意國全權得占一席。當開議之始。加富爾默然不發一詞。議案益益進。而加富爾惟唯諾諾。時吐一二奇警之言。使人知此中有一人物而已。其關於大計者。終不齒及。噫嘻。大智若愚。加富爾其果愚哉。昔普皇維廉嘗語人曰。加富爾非革命的人才。加富爾果非革命的人才哉。加富爾實猛如虎。烈如爆之人也。果也。會議將終。而其谷風一嘯。百獸震恐之氣象。乃大發現。

加富爾既於會議之際。與列國使臣交。使知我為熱誠不屈之人物。為瀕亡之國一大政治家。及議案將結。乃請於議長。

議長為法國外務大臣華利士

曰。願為敝邦意大利人發一

言。議長諾之。奧使雖憤憤。然無如何。加富爾乃徐振懸河之雄辯。歷敘數十年來意

大利之歷史。其略謂「我國民比年以來。暴動又暴動。革命又革命。徒使生民塗炭。百務荒涼。此實革命家之罪。吾不能爲我國民諱者也。雖然。進而觀內部主權者強。暴壓抑之狀。其生息於猛虎苛政之下者。誠亦可憐。民孰不好生而惡死。好安平而惡危亂。而乃甘於擲百千萬之頭顱血肉。填苦海而不悔者。此必非可專爲斯民咎也。」乃進而描寫意大利列國苛虐慘制之形。人民呻吟呼籲之狀。舉座聞者。咸爲掩涕。遂請諸大國使臣。同以一公牘忠告尼布士王弗得南。及其他諸邦。使之改革。及演說將終。乃益直搢中堅。睨奧使而厲聲曰。

余所述種種慘狀。其原因何在。則奧大利是也。奧大利者。我之鐵鎖也。自由之敵也。獨立之讐也。奧大利者。實一大惡魔。而爲我所代表之有歷史有名譽的意大利全國自由民之蠹賊也。

噫嘻。此何等言耶。此實不啻對於奧大利而下宣戰書之言也。吾實不知此黎里一老農。其一身之中。有膽幾許。乃敢斷然向萬山之中。而捋虎鬚也。當時奧使目瞠然

而不揚。顏勃然而屢變。乃復抗議曰。此非國際之言。請議長尼之。雖然。舉座諸使。已爲加富爾之摯誠猛烈的以太所感動。無一人表同情於奧使。惟相與錯愕贊歎。心口相語曰。『不意阿布士山下一蕞爾國。乃能有此人才。』嗟乎。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苟有人焉。何小之云。君子讀加富爾傳。不禁吞聲飲淚。而歎彼之以千里畏人者。不知復何面目以立於天地也。

#### 第十四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三段（意法密約）

加富爾經巴黎會議以後。盛名忽轟全歐。而意大利本族中。若倫巴的。若卑尼士亞。若羅馬。若尼布士。若他士卡尼。諸地人民。咸奔走以賀撒國之戰捷。至合贈大礮百門。以爲防衛撒奧交界亞歷山德利亞礮臺之用。加富爾既昌言奧大利爲我公敵。其不啻對於奧而宣戰也。旣宣戰矣。必求同盟。若英若法。雖表同情。至於結攻守之約。是皆未可恃也。當加富爾之初謁拿破侖也。拿破侖問曰。吾將以何助君。加徐答曰。求助於陛下者正多多。雖然。未明言也。彼何以不明言。彼知拿破侖極詭祕而不可恃。

也。故以爲與其親法。毋寧親英。乃私於英使格黎靈敦侯。即英國派駐巴黎公使曰。吾國與奧之開戰。殆終不可避。自今以往。或爲奧人一完全奴隸國。或恢復千年已墜之英名。二者必居一於是。君侯其圖之。格侯頷之而歸。雖然。英國素以保守著。雅不欲與大陸列強輕生。其倭打盧一役。格里迷亞一役。不過惡其窺本國力。征經營之路。自爲計。以出於戰耳。今一旦助意而與奧爲仇。於己無絲毫之利。而於奧。實莫大之怨。英人不爲也。加以適遇達紐布諸侯連絡之事。英法坐是有隙。英人却有與奧相結之勢。加富爾不得已。乃決取聯法之方針。

針畫未熟。無端而一意外之事變起。則瑪志尼黨人之所爲也。先是瑪志尼弟子。有阿西尼者。曾與於米亞藍之役。即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役。見第八節有戰功。其後遁於英國。當美領事

桑達士。饗意大利革命黨於倫敦也。阿氏與瑪志尼加里波的巴士奇。諸豪皆列席焉。赫赫有名於英意間。其後瑪志尼南襲士乙兒。北襲倫巴的。皆一八四八年以後之事而皆不成。至是復編敢死隊八十人。謀鉏擊奧國將校。阿西尼雖與聞其事。然以爲無益。不

肯相從。乃獨往巴黎。謀刺拿破侖第三。時千八百五十八年。拿皇方挈其后。赴劇場。忽大爆彈轟裂於車旁。聲震天地。侍從十人死之。其負傷者百六十。而帝后竟幸免。阿西尼被縛。鞫之。則曰。『今日之事。意在殺拿破侖。使法國起革命。而傳其熱於我意大利人民。』既而在獄中。復上書拿皇曰。卿非曾爲意大利人有所盡乎。按拿破侖第三微時曾入機謀。何髮節之速也。卿猶不悛。不思自贖。則吾黨人欲爲我所爲者。不知幾許。卿今後其無安枕之時矣。拿破侖得書大驚。乃微服訪獄中而慰諭之。曰。朕必守卿之戒。不敢忘。未幾阿西尼遂斬於市。瀕死。莞然而笑曰。拿破侖誓踐其言。吾死瞑矣。時加富爾方以全力交懽法國。驟聞警報。志忑不自安。方致一極誠懇之慰唁書於拿皇。爲國民謝無狀。而拿皇自見阿西尼後。悚然若冷水澆背。以爲若不及今買民望於彼國。則第二之阿西尼。遂不可免。乃急召加富爾於布郎比里殿。相與結意法密約。嗚呼。瑪加二傑。雖曰政敵。而瑪黨之舉動。往往或以直接。或以間接。或以正動。或以反動。以助加富爾之成。此亦其一端也。君子觀於此。而益歎大易同歸殊途一

致百慮之語之不吾欺也。

意法密約以攻守同盟爲目的。其大意如下。

一戰勝之後。割奧屬之俾尼西亞、倫巴的。使合併於撒的尼亞國。

一以此之故。撒的尼亞將其所屬之沙波、尼士、兩地。割讓法國。以爲報酬。

一以達士卡尼爲中心點。而建設中央意大利國。

一合羅馬及尼布士爲一國。使教皇主之。

一以撒王英瑪努亞之女某。嫁於法帝拿破侖之從弟某。

割沙波。割尼士。固非撒的尼亞所欲。雖然。其地本犬牙錯於法境。居於此者多屬法民。以茲叢爾者比諸倫巴的、俾尼西亞、兩大地。其得失非可同日而論。至建一王國而屬諸教皇。其爲後患。固屬不小。教皇常依法國以自重。此實法人自植其勢力之險謀也。果爾。則奧去而法來。前虎拒而後狼進。以加富爾之智。寧不知之。雖然。彼以爲吾既乘戰勝之威。併倫巴的、俾尼西亞。則土地人口。皆已三倍於今日。泱泱大國。

之基已立。然後徐挑釁於中央。中央之民。其不甘服法軛也明矣。加富爾既有成算。定步步爲營。得寸進尺之計。於是遂徇法請。

第十五節 意奧開戰之準備（加富爾加里波的之會合）

布耶比里密約。除拿破侖加富爾英瑪努亞三人之外。舉天下無知之者。然英瑪努亞嘗語人云。吾不久將定吾之位置。不爲全意大利之國王。則爲沙波之一平民。聞者以其夙抱大志。不之怪也。未幾又爲千八百四十八年挪巴倫之役。從先王死國難之戰士。建一紀念碑。鑄一勇士之像於絕頂。揮劍以睨奧國。而拿破侖亦汲汲修戰備。不遑啓居。內之防政府之間。生異議也。自兼各部大臣。使事權得歸於一。外之禪慮。不遑啓居。內之防政府之間。生異議也。自兼各部大臣。使事權得歸於一。外之懼革命黨之生支離也。竭力與之交通周旋。密告以大計。令其少安毋躁。又欲借英國之聲援也。乃乞哀於巴彌斯頓侯。當時英國首相也巴侯雖表同情。然明告以不能兵力相助。至是而戰機已迫眉睫矣。

加里波的者。素持共和論。瑪志尼之黨人。而加富爾之政敵也。至是加富爾知挾奧之功。非此君莫屬。以書禮聘之。使出共事。加里波的天人也。其心目中惟知有國家。不知有黨派。至是察大勢之所趨。審機會之將熟。乃欣然諾之。蹶起於卡菩列拉之山澤。著廣袖塵漬之赤外套。戴緣纓下垂之破帽。直抵焦靈王宮。求謁相國。問其名。昂然不答。闖者駭其形貌之瑰異也。入以語主人。主人曰。『然。是或我故鄉之貧兒。欲有所請託而來。其納之便。』至是而意大利之大政治家與大將軍始相合併。噴史至此。不禁爲彼數千萬苦壓制望自由之意大利人民。浮大白而呼萬歲也。兩雄相見。其壯快固無待言。加富爾卽以撒王之命。命加里波的爲軍團長。募阿布士山下之義勇兵。以待時機。雖然。加將軍者尼士之產。而拿破侖之所惡也。加富爾知其然也。故隱其任用加里波之事。而不使拿破侖知。恐失拿破侖也。又隱其割讓尼士之事。而不使加里波的知。恐失加里波的也。嗚呼。英雄之深算可敬。英雄之苦心亦可憐矣。



千八百五十九年一月。拿破侖當賀年之際。接見奧公使。瞿然曰。『縱使奧法兩國之關係。不能如我所期。然朕與奧帝之私交。更無異疇昔。』奧使以其言之閃爍也。大詫異之。然已察其用意之所存。同時撒的尼亞王臨國會演說曰。

我邦乎。我邦乎。以壤地褊小之我邦。儼然列歐洲會議。博信用而荷榮譽。是我地雖小而所代表之理想。所感之同情。實大且深也。雖然。今日非我君民上下高枕爲樂之時。吾儕深願遵守條約。但我同胞疾痛慘怛呼籲之聲。自意大利之各方面而來集者。吾不能充耳而不聞。於戲。我協我力。我正我權。尙其慎重剛毅。以敬俟皇天上帝之休命。

國會之款運。此勅語。則何如。當時有目擊之者。紀其實曰。『王每發一語。輒問以國王陛下萬歲之聲。至疾痛呼籲之一句。甫離王舌。滿堂若電氣刺激者然。其慷慨激昂之狀。非筆所能記。非口所能傳。上院議員。下院代議士。及旁聽者。皆蹴席騰躍。全身幾爲熱情歡聲之所破裂。法俄普英諸公使。目擊此狀。心膽俱奪。尼布士大使。面

色忽蒼忽白。高聲喝低聲語。曰：「嗚呼。吾儕無告之流民。」曰：「記憶吾儕痛苦的國王。」曰：「約以國予吾儕的國王。」感動讚歎。語無倫次。和以狂不可耐之拍手。雜以湧潮飛瀑之老淚。意大利各地之代表者。既已感激固結。描寫一意大利全國統一之共主於其胸中矣。」

與人聞此等言。固欲默不得默。前此既建戰死之碑。今茲復爲挑釁之語。乃使公使質撒廷。促其回答。英國見事機之迫也。出而任調人之役。其調停之大略曰。奧法兩國皆撤去兵備。勿使在教皇屬地內也。曰奧國將保護門的拿巴馬之權廢止也。曰奧人宜許意大利諸州以改革也。是實英人欲弱法奧勢力於意境。而使撒的尼亞鞏其實權之微意也。雖然。法奧豈能許之。奧人乃應曰。先使撒的尼亞撤戰備。乃議他事。而法蒂帝拿破侖亦非利撒國之得志也。又聞加里波的之在撒軍也。頗悔前約而欲翻覆之。炯眼敏腕之加富爾窺其然也。乃急如巴黎。脅嚇拿王。曰：「事已至此。一旦退縮。功虧一簣。陛下席捲中原之雄圖。亦成泡幻矣。臣無已。請以布郎比里之

密約。公之於世。以明其事之出於陛下。拿破侖之意。乃決。奧人聞拿破侖之躊躇也。謂機不可失。宜以今日先發制人。碎撒的尼亞於一擊之下。則法人雖欲助。恐終袖手。乃以千八百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下哀的美敦書於撒政府。使其以三日內盡解兵備。撒人不應。戰端遂開。

#### 第十六節 意奧戰爭及加富爾之辭職

拿破侖既受加富爾之責言。乃於月之二十六日。告其駐奧公使曰。若奧軍渡志西諾河。卽以法蘭西之敵國論。逕宣戰。二十九日。奧軍果渡河。於是法意同盟抗奧之局成。五月二日。撒的尼亞王誓父墓。下詔布告戰事於國內。親率五軍赴前敵。瀕行。以篋封遺詔以授羣臣曰。朕若不生還。後事取決於此。法帝旋自率近衛兵來會於志那亞。而加里波的亦奮其神變不可思議之運動。別爲游擊隊。以五月九日。率義勇兵三千七百發焦靈。同盟軍銳厲不可當。一月之間。勢如破竹。六月四日。捷於麥京達。八日入米倫。二十四日。大戰於梭非里那。是役也。同盟軍十五萬。而奧軍又

增之。雖然。加里波的也。英瑪努埃也。拿破侖也。皆一世之飛將軍。決非與人之所能敵也。於是敵軍遂死傷一萬五千餘。卒退却於斯時也。加富爾之雄心。忽飛躍九天之上。彼其數十年來吞聲飲淚。停辛佇苦。盡想夜夢之事業。一旦湧現於眼前。英雄快心。孰有過此者耶。

月明何預浮雲事。偏向圓時故故生。佳期易誤。好夢難圓。嗚呼。以一私人身世之經歷。猶且往往千波百折。且躓且進。且起且伏。若有造化小兒播弄之。試驗之。使之備嘗甘苦。而後達其目的。而况於建設一國者乎。加富爾之雄心。正達極點。無端意外。一大波瀾又起。戰事正酣。軍中忽失拿破侖所在。咄。此公何往乎。蓋拿破侖非有愛於意大利者也。彼以爲吾之所以挫奧者。苟如是。是亦足矣。過此以往。則撒的尼亞將羽翼大就。橫絕四海。而非復縉繳之所能施。於是乃徵行入奧軍。與奧帝佛蘭西士會。賣撒王。賣加富爾。獨斷以結和約。所謂肥拉甫耶卡條約是也。其大略曰。

奧人割倫巴之地。使合於撒的尼亞也。於意大利之中央。戴羅馬教皇。而設

聯邦也。於達士卡尼及門的拿諸地。遂革命黨。而還其舊主也。

依此條約。則俾尼士仍爲奧屬。教皇仍握重權。而其他意大利中央諸地之人民。日夜引領想望。謂當脫附庸奴隸之苦軛。以進入自由天國者。忽遇此報。歎息痛恨。殆將絕望。拿破侖歸自奧軍。齎此私約以示撒王。促其畫諾。不寧惟是。且更市恩而索沙波尼士之兩地。加富爾聞報。震怒欲裂。直馳入陣營。見兩君。不復顧外交之禮義。不復顧閣臣之節制。相如睨柱。頭與壁其將碎。原軫唾廷。聲與淚而俱厲。以傍若無人之概。奮迅獅吼於兩君之側。污辱嫚罵之聲。殆如雨下。最後乃要其君曰。『必勿許此約。必勿受倫巴的。荷爾者。臣惟有披髮入山。不復能爲我王效馳驅矣。』王見法帝之意已變而不可復挽也。又見獨力而不足以抗奧法也。卒不用加富爾之言。竟與奧平。加富爾遂挂冠去。復爲黎里一老農。

綜觀加富爾一生之歷史。其意氣用事不能自制者。惟此一役而已。此役也。蓋英瑪努埃之判斷力。實遠優於加富爾也。雖然。是不足以爲加富爾咎也。彼其於開戰以

前。積憂積思積慮積智積謀積勞積瘁。天下古今歷史上之人物。未見其比。彼以一身立於舉國怨毒最深感情最烈義俠最迫騷擾最劇窘厄最甚之盤渦中。內之壓制如沸如騰之革命。外之睨視如虎如狼之大敵。旁之應付如鬼如蜮之列邦。而又揣摩大勢。攬得千載一時之機會於其手中。故以至靜制天下之至動。以至柔制天下之至剛。始終以沈着慎重溫和忍耐之態度出之。沈着慎重溫和忍耐者。實加富爾一生成功之不二法門也。當是時也。加富爾以眇眇之身。兼任總理大臣外務大臣軍務大臣內務大臣之各要職。構寢室於軍務省內。夜則著寢衣。自此省往來彼省。處置警察之事務。監督外交之文書。指揮戰爭之準備。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殆半年。故當時撒的尼亞人相語曰。『吾儕有一政府。有一國會。有一憲法。而其名皆名加富爾。』嗚呼。其堅忍若是。其刻苦若是。其勞瘁若是。凡以收一大希望一大結果於今日也。乃功已垂成。一旦而敗之。雖聖如孔子。佛如釋迦。猶將不能無失望無憤激。而况於憂國如焚之加富爾耶。君子觀於此。而益歎外力之萬不可恃。雖

熱誠如加富爾。機變如加富爾。鷺銳如加富爾。猶且不免爲人所賣。苟非有意大利全體人民之實力以楮其後者。則此役其又將爲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之續矣。嘻。可畏哉。可畏哉。

### 第十七節 加里波的之辭職

加富爾既去。王慰留不可。乃以拉達志代之。拉達志者。無主義。無定見。因循姑息。非亂世宰相才也。受事之後。卽命撤散義勇兵。義勇兵愛國人民報效而來加里波的所統也加里波的不可。乃自下令於軍中曰。

政事之方針。非吾僑軍人所得與聞。雖然。今日何日。今時何時。此必非吾人可以釋兵甲拋宿志之秋也。吾他無所知焉。吾惟知奉我英明神武之陛下。益討軍實。使歐洲列國。知我意大利男子。決非一蹶卽挫之小丈夫。嗚呼。諸君其同斯懷抱乎。吾敢信捲土重來之機會。震天鏖地之奇觀。其決不遠也。

未幾撤王命往佛羅靈。爲中央意大利軍總督。加里波的既至此地。仰其威名。望風

歸附者絡繹不絕。瞬息之間。而達士卡尼、門的拿、巴馬及教皇屬地之一部。幾全落其手。當是時。加將軍之威望。如日中天焉。乃木秀於林。風則摧之。新任軍務大臣福安治。拉達志內閣等。嫉其能媚其功也。乃出陰險卑劣之手段。以障其大業之成就。蓋自千八百四十九年以來。撒的尼亞之黑暗時代。莫此數月為甚矣。加里波乃長歎曰。『已矣乎。吾其復為卡菩列拉島之一老農乎。』撒王百計慰諭溫留之。莫能挽也。乃自解其御用常佩金裝燦爛之獵鎗贈之。以志愛慕。而加將軍遂去。將軍既去。全意大利歎息苦悶之聲。徧於境內。其部下之將校。亦紛紛乞骸骨。將軍聞之。乃自卡菩列拉島發一書以慰撫之曰。

嗚呼。中央意大利同志諸君。諸君勿以鄙人一時失職。而忘其神聖之主義。冷其如焚之熱心也。自鄙人之與所敬所愛之代表意大利自由諸君相分攜也。吾悲不自勝。雖然。吾知我必有復與諸君握手戮力以成就我輩所夢寐不忘一大事之日。吾以是自信。吾以是自慰。諸君乎。諸君乎。頑陋之外交家。固不足以語國



家之大事。或且目諸君爲輕躁爲冒昧。雖然。彼外交家之休戰條約。決非可永續。吾儕固非欲侵略外國以自誇耀。至我祖宗我兄弟所固有之土地。雖尺寸不得以授人。吾儕以此決心。立於天地。其有犯不韙而與吾抗敵者。則吾與自由與彼俱斃。榮莫大焉。使彼公敵者。知吾地雖可以力取。吾民不可以威服。諸君乎。諸君乎。我輩苟堅持此主義。雖復中道以死。而此同仇敵愾之念。猶將傳諸我子孫。我輩以槍斃與獨立心遺子孫。彼國仇民賊。決不能高枕而臥也。

#### 第十八節 加富爾之再相與北意大利之統一

自千八百二十年燒炭黨革命以來。迄於今日。實爲千八百六十年。時瑪志尼五十五歲。加里波的五十三歲。加富爾五十歲。此四十年中。騷亂繼以騷亂。蹉跌繼以蹉跌。意大利志士之腦之血。亦旣已絞盡矣。大業垂成。遂爲奸雄拿破侖所賣。名相名將。相繼辭職。意大利之黑暗。至是而極。雖然。積數十年來萬數千志士之腦之血。固斷非無結果以終古。至是而意大利統一之業。旣已如壁上畫龍。鱗爪俱現。其點睛

飛去。直需時耳。果也不數月而加富爾復相。

雖然。自肥拉甫耶卡條約以後。大局之形勢一變。既非復巴黎條約時代之舊。其在法國。務堅守肥拉甫耶卡約。使中意大利之附庸小侯王。皆復其舊。其在奧國與法同意。而更促撒的尼亞以實行。其在英國。則漸解意大利之真相。謂必當從民所欲。以施政治。其在意大利人民。則切望統一。深恐復蹈千八百四十九年之覆轍。而憊憊皇皇。不可以終日。於是加富爾既再出山。有不可不垢忍辱者一事。何以故。加富爾今日之政策。莫急於防奧法合縱。故防奧法合縱。則不得不踐前諾。割沙波尼士兩地於法。以買其歡心故。

時撒的尼亞志士。若達志格里阿。若非里尼之徒。游說奔走於四方。以鼓舞其人民。或往波羅格拿。或往門的拿。或往達士卡尼亞。巴爾摩。羅馬格拿。諸地。慫恿其民。使圖自立。各地雲集響應。莫不執干戈以逐其傀儡之君主。而求合并於撒國。彼時爲撒國者。何以待之。亦一困難之問題也。其納之乎。是間接以蔑棄肥拉甫耶卡之條

約。授強敵以口實也。其拒之乎。彼等之來。本出於加富爾輩所獎勵。始亂之而終棄之。是使撒的尼亞之威信墜於地也。加富爾乃說拿破侖曰。『今事勢已至此。且爲奈何。我直割沙波尼士與貴國。貴國其許我自由以處置彼等乎。』拿破侖猶豫而未應。加富爾曰。『事變終不可以無著。諸地憎奧既極。今非合於撒則合於法耳。今革命黨既得勢力。雖其首領之意。多向我撒。然民心猶未可定。盍徵諸各地輿論。使人民各投一票。從法從撒。唯其所擇。三占決二。以多票爲衡。任之天運。不亦可乎。』拿破侖曰諾。於是爲全國普通投票。卒以大多數而前舉之諸國悉合併於撒的尼亞。拿破侖愕然。而意大利萬歲萬歲萬歲之聲。遂震天地。

千八百六十年四月二日。意大利開第一次國會。凡新合併諸國。皆各選出代議士。齊集於焦靈。加富爾之喜可知矣。時沙波尼士雖割於法國。尙未實行。瑪志尼自故鄉志那亞。加里波的自故鄉尼士。皆選出爲議員。尼士之割。固加富爾所不欲。而加里波之所尤痛心者也。乃於四月十六日。在國會場。拍案厲聲。痛罵加富爾之無狀。

譽之爲犬。譽之爲狐。譽之爲卑劣之奴。譽之爲意大利之敵。最後乃放言曰：「若加富爾者。以無情之手段。而賣國於外。以挑發我同胞相殘相殺之禍。以若此之政府。而欲使余與彼握手共事。余有死不能。」而瑪志尼等復相與應和之。其咆哮無禮。實難名狀。加富爾初聞惡言。亦憤懣幾不自制。一剎那間。忽復其沈着之舊態。徐答言曰：「余知余與所最敬愛之加將軍。其間若有一深淵。使我兩人隔絕者存。余以割地之事。勸諸我王。質之我國會。是最我傷心之義務。而亦爲完我一生種種之義務。不得已而爲之者也。當日余之所經驗所悔恨。案此指去年辭職之事也亦不減於加將軍。余冀以此自解於將軍。若將軍必不解而不我恕者。然吾敬愛將軍之念。終不以此而稍渝也。」雖然。加里波的盛怒之下。終不可霽。其日國會議場。紛擾不知所極。議長乃命停議。自後各有志者。頻出調和。而兩人之溝壑。終不可破。國王憂之。卒乃於焦靈城外之離宮。召二人密談。爲加里波的詳述國運內外之實情。辨明前此政府所取之方針不得已之故。加富爾亦披肝瀝膽。請將軍解怒。顧大局。於是此第一大政

治。與第一大將軍。復握手於其所尊所愛國王陛下之前。齊呼意大利萬歲。共戮力以圖將來。

### 第十九節 當時南意大利之形勢

北意大利統一。大業成就。既已過半。雖然。加富爾巴黎會議之宣言。特指尼布士之慘狀。以激衆怒。而伸同情。今者尼布士之戴外族受壓制。猶依然也。當時意大利列邦之虐政。雖萬方同慨。而其尤甚者莫如尼布士。當千八百五十一年。英國名相格蘭斯頓游歷彼地。歸而述其所見。公諸報紙。大攻尼布士政府之失政。力言其地志士日日思爆裂。良非無由。而暗示歐洲列國當援手以解此倒懸之意。時尼布士政府雖亦公一書。以致辯駁。然愈辯駁愈以證其言之實耳。論者謂讀格公書而知當時尼邦人民所以蓄怨積怒而欲一甘心於政府者。必非好爲犯上作亂之徒可比也。案格公書文詞甚優。他書多有二本以其太長故刪不錄

是時尼布士王兼王昔昔里。實代表波旁王統。法國路易第十四而依奧法兩強以

爲奧援者也。初歐洲中世之末，自由主義之萌芽，實自南歐起。卽南意大利之自由市府爲其最率先者。而昔昔里、尼布士，卽其市府之一也。彼其在歷史上，早已以自由獲名譽。今也反爲外族傀儡所壓抑。在全歐中爲第一無告之民族。則其亟思一雪也亦宜。

至是意奧方爭於北。昔昔里、尼布士之民，以爲若失此不圖，則他日更無可以自立之望。方將起事。而北方和議遽定。事爲尼布士政府所訶知。勢將破裂。則同志不得不束手就縛。於是瑪志尼黨中有一豪傑，曰格里士比者，以爲先發制人，事不可已。乃首發難。豎義旗於巴拉摩、蔑士拿、卡達尼亞諸地。一面飛報瑪志尼加里波的二傑，乞其來援。實千八百六十年春也。

### 第二十節 加里波的戡定南意大利

時加里波的方聞故鄉尼士被割於法，憤怒填膺。往往竊歎曰：「不圖今在故國，乃反爲外國人。」深不滿於加富爾。

著者案前第十八節所記加里波的事實，在千八百六十年

一年南北意大利全統一之後前  
撰據他片錄入彼處今合更正  
至是聞南意之亂也乃決意自投之自助之以達

其志。瀕行。上一書於英瑪努埃曰。

臣自知臣今所企畫者。爲至危至險之事業。雖然。臣不敢避。臣所志若成。願以一更新且瑩之寶玉以飾王冕。臣尤願陛下獨奮乾斷。排斥樞臣之卑劣政策。還我歌斯哭斯釣斯游斯之故鄉一片地。勿使臣附屬彼以奴隸於他族。臣不勝縷數。加里波的既上書。不俟報可。竟率其麾下素共甘苦之『千人隊』發志擲亞海岸而南。嗚呼。誰謂加將軍而徒勇者乎。彼其時義不可與撒的尼亞政府相關涉。與相關涉。則是功未就而先陷撤的尼亞於荆棘也。其此後又義不可不與撒的尼亞政府相關涉。不與相關涉。則是其統一意大利之目的終不可得達也。於是加將軍先畫成竹於胸中。乃以兔起鶻落之手段。飄然乘長風以行。實千八百六十年五月五日也。

彼時之加富爾何爲者。其許之耶。利鄰邦之叛亂。煽部民爲應援。非政府所宜出也。

其禁之耶。沮同志之大業。任同胞之塗炭。尤非政府所欲出也。於是加富爾又出其外交手段。而柴立其中央。若爲不聞加里波的之陰謀也者。不予節制。而聽其自去。隨布告各國。聲稱嚴守中立。彈壓暴民。旋派海軍艦隊躡加里波的之後以行。名爲追之歷之。實則爲其後援也。瀕行。加富爾以至簡單之一言訓誡其海軍提督曰。『此去宜航行於加里波的與尼布士艦隊之間。願足下解此意。』提督比爾薩那亦爲至簡之答詞曰。『吾已解君意。吾若誤會。請君獄余。』遂去。

加里波的之旣行也。此報達於各國。外交界之激昂。不可思議。時惟一英國深愆尼布士塗炭之苦。謂此舉不可已耳。自餘各國。則詈以海賊。詈以狂人。嫚罵之聲。不堪入耳。幸加里波的之地位。爲外交干涉之所不能及。而加富爾老練敏活之政略。能以一身立於非難攻擊之衝。而無所於動。嘻。加里波的之南矣。南方積數百年水深火熱之慘。至是旣熟之又熟。加以百戰飛將之威靈臨之。如空捲殘雲。風掃落葉。東征而怨。後蘇來。時尼布士政府經練之兵。雖有二萬。莫不懾於先聲。望風奔潰。不出



數日。而昔昔里全定。追逐所謂爆裂王佛蘭西士。第二者於斯巴狄賓。九月七日。遂入尼布士。尼布士以困獸猶鬪之勢。抵抗頗力。加將軍部將比奇志那曰。『我等殆當少卻以避其鋒。』加將軍直前掩其口曰。『噫。勿言。我等到處皆可獲死所。豈擇地耶。』卒奮戰挫之。不數日。而加里波的及其同志之一隊。遂爲南意大利全部之主人。嗚呼。奮七尺以先三軍。未兩旬而舉萬乘。此實有史以來震天鑠地之偉勳。而後此雖有作者。恐亦無復能望其肩背也。於是飛報轟達於世界。舉世界之人。目眙而不能瞬。舌橋而不能下。如醒如夢。如祝如詛。相與奔走相告語曰。『加里波的天人也。非尋常有肉有血之人類也。』嘻。此際之加富爾。喜可知耳。加富爾平昔最患加里波的等輕忽劇烈之手段。懼其牽一髮而全身動。以爲大局政策之累。若夫當此等之時。在此等之地。演此等驚天動地之大活劇。則雖有百加相國。其不能當一加將軍之一指趾也。於是尼布士昔昔里之舊政府既斃。加里波的一躍而爲兩國之攝政官。

## 第二十一節 南北意大利之合併

時瑪志尼方在加里波的軍中。參預百事。見大功之既就也。而加里波的自稱攝政官無獨立之意也。乃詰之曰。『何不布共和政。』加將軍固愛共和者。雖然。其愛共和也。不如其愛意大利。將軍之意。以爲無統一則無意大利。苟應以共和而得統一者。則吾犧牲百事以從共和。苟應以非共和而得統一者。則吾犧牲百事以從非共和。所求者達此『統一』之目的耳。若其手段。則無容心也。今日不可無一意大利。亦不可有兩意大利。今日撒的尼亞既具可以統一之資格以起於北。吾輩亦具可以統一之資格以起於南。是兩意大利也。真有愛意大利之心。固不可不誦其一以伸其一。以彼經數十年屬精圖治兵強國富君明臣良之撒的尼亞。欲一旦使之棄其所據以從我。靡論不能也。卽能矣。而共和政之前途。又安敢保必有愈於彼。於是乎加將軍誦南以伸北之志。遂確乎其不可拔。瑪志尼無以難也。遂聽其所爲。雖然。加里波的瑪志尼皆崇拜古羅馬。數十年晝作夜夢未嘗去懷者也。其意以爲若無羅馬。

則意大利終不得爲意大利。彼等恐撒王之自足而苟安也。乃上書以要王曰。『臣今權攝政官。便宜行事。苟非至我王定鼎羅馬之日。臣百事不敢奉詔。』此當時南部諸豪布畫之情形也。

加富爾既聞加里波之定南也。又聞瑪志尼之在軍中也。且喜且驚且懼。乃急下令於提督比爾薩那曰。『意大利非脫離外族凌逼專制束縛狂人跳擲之三苦海。則不能自存。』所謂狂人跳擲者。謂瑪志尼之徒也。曷爲日以狂人。加富爾（一）慮加里波的被惑於瑪志尼所迷信之共和主義。不肯相下。而遂致分裂。（二）慮彼等乘一勝之威。不自量力。直進擊羅馬。苟爾則必招法國之干涉。而此區區民間義勇隊。終不能與強國久練之師爲敵。而終取滅亡。故其焦急至不可思議。此當時北部諸豪布畫之情形也。

於此時也。意大利九天九淵之界線。爭此一髮。加富爾畢生事業視此。瑪志尼畢生事業視此。加里波的畢生事業視此。吾儕讀史者至此。則酣歌起舞。拍案浮白。而不

知正諸豪絞腦髓心血兢兢翼翼沈沈慄慄之秋也。於是加富爾出其熟練政略。務欲移此至艱至鉅之責任。出之於粗豪的俠士之手。而入之於沈穩的政治家之手。乃決派重兵向羅馬制機先。以防加里波的之運動。雖然當加里波的之南征也。各國已紛紛責言。謂其將則故撒將也。其兵則皆撒民也。其必為撒的尼亞政府所陵使。百口莫能辨也。至是復以重兵向羅馬。而各國其安能默焉。於是加富爾之外交政略又出。

加富爾乃告駐劄各國之本國公使曰。『若我軍不能於加里波的軍未到喀德里卡以前而先占荷的天那河。則我國必亡矣。意大利必沈於革命之苦海矣。』法帝拿破侖第三聞之曰。『爾撒的尼亞既知此之為害乎。既知今日自救之不可以已乎。然則不可不賭孤注一擲之運命。以自制其所煽動之人。』時拿破侖欣欣然若有喜色。而不知加富爾所求者。正在彼之此一言也。於是加富爾毅然告以一切責任。我悉負之。於是撒的尼亞之兵。遂以九月拔隊而南。與羅馬教皇兵遇於卡士的

非達羅。大敗之。遂據安哥那之地。

加富爾所慮第一事。蓋過慮也。加里波的既早有成算也。至其第二事。則不出所料。若非加富爾之急起直追。則前途遂不可問也。瑪志尼語加里波的曰。『我軍非以二十日內直抵羅馬或俾尼士。則我輩之志終不得達。』加將軍領之。急厲兵秣馬以行。幸也。天相意大利。值尼布士收拾餘燼。拒加里波的於荷的天那河之北岸。十月一日。兩軍始得決戰。尼布士軍大潰。其王走於基達。而撒的尼亞軍亦已渡河而南矣。此時之英瑪努埃。猶未知加將軍之意如何也。深懼兩軍之或有衝突也。何圖加將軍已整飭隊伍。仍被其廣袖塵漬之赤外套。手提其綠纓下垂之破帽。莞爾而出迎曰。『臣待我王久矣。』王亦握其手而慰勞之曰。『謝卿賢勞。』於戲。其磊落颯爽之態度。千載下猶將見之。君子讀史至此而歎。意大利之所以興。蓋有由矣。加里波的將以血汗所得之土地獻諸其王。乃於前一日爲告別之宣言曰。

諸君乎。諸君乎。明日實我國民之一大紀念日也。何以故。我共主英瑪努埃。將挾

破數百年來離間我國民之障壓。而臨幸於斯土故。吾儕其竭誠盡敬以迎我王。吾儕其竭誠盡敬以迎上帝所畀我之王。吾儕之愛情。能令王感。吾儕以「協同」之花撒於王路。能令王悅。自今以往。更無政治上之意見。自今以往。更無黨派。自今以往。更無競爭。更無不和。自今以往。我如錦如荼之意大利。統一於我英武仁慈之英瑪努埃王治下。意大利萬歲。英瑪努埃萬歲。

十一月七日。王與加里波的駢轡以入尼布士。此淡泊寧靜之將軍。舉全軍全土以獻諸王。於一切勳爵無所受。於一切賞賜無所受。不攜一騶從。不拾一長物。飄然一身。直歸臥於卡普列拉島。嗚呼。吾徧讀古今東西數千年之史傳。欲求一人如將軍者。豈可得耶。豈可得耶。無已。則北美合衆國之國父華盛頓。其近之矣。

## 第二十二節 第一國會

英瑪努埃既得尼布士昔昔里。雖然。尼王佛蘭西士。非所甘心也。乃訴撒王及加里波的之無道於各國。且乞援於奧法。奧王固欲救之也。然經梅特涅專制以後。國中

反側大起。大軍一動。恐遂不免革命之慘。故不敢黷武於外。拿破侖直派軍艦聲言爲援。然不過恫喝而已。無必救之決心。加富爾乃白王曰。列國之意向可觀矣。天與不取。必受其殃。雖然。事有順序。今請仍依前者北部之例。爲全國普通投票焉。從之。卒以大多數合併於撒佛蘭西十大憤挑戰。一敗乞降。

千八百六十一年二月十八日。開第一次國會。除羅馬俾尼士兩地外。其餘意大利全國民皆各選代議士。代表民意。齊集於焦靈。此國會開設於凱歌洋溢之中。以此思慶。慶可知矣。雖然。美猶有憾。憾者何。則羅馬俾尼士兩地。實意大利之脅腹。今則脅腹中猶張兩創口也。羅馬者。意大利志士所崇拜之偶像也。加里波的之熱力。起點於是。瑪志尼之熱力。起點於是。彼二傑者。皆有不得羅馬雖死不瞑之決心。豈惟彼二傑而已。以加富爾之沈鍊慎重。亦常言「意大利非定都羅馬。則強國之統一終不可得。」又豈惟彼三傑。舉意大利有血有淚之男兒。固未有不歌羅馬哭羅馬拜羅馬而夢羅馬者也。於是意大利之體既具矣。而若羣龍之无其首焉。故曰美猶

有憾也。

本傳第十八節之第四段皆削刪改而移置此處前誤其年也著者記

### 第二十三節 加富爾之長逝及其未竟之志

第一國會開會數月後。而加相國遂長逝。相國畢生之志事。亦既十就八九矣。雖然。國之進步靡有窮。人之希望靡有窮。故愛國志士之責任之懷抱之缺憾亦靡有窮。於是加富爾遂自覺遺下無量數未了之緣。賚志以沒。其最大者則有二端。一曰尼布士善後問題也。尼布士雖合併。然其民未能同化。尼布士人久伏於專制政府之下。不知有法律。近以民氣大動之後。流於囂張。動輒以反對政府爲事。於是廷議有欲以嚴峻之手段治之者。加富爾大憂焉。常語人曰。『若妄下戒嚴令。以威力治國。以軍政臨民。雖有習者。必不能善其後也。』加富爾深懼彼捐館舍之後。執政者以此墜其業也。其在病牀。如夢魘然。輒喃喃自語曰。『勿下戒嚴令。勿下戒嚴令。』如是日數十次。蓋憂之深矣。二曰教皇權限問題也。羅馬教皇。以千年來掌握意大利之大權。其權不徒在宗教教育而已。而兼及於政治。使教皇而認此半島即意爲彼



所轄之土地。則意大利王。決不得爲國民的政府之元首。其事理至易明也。然以教皇之尊嚴。固非能以待尼布士王之法待之也。而欲彼之甘自退讓。將千年固有之權力。拱手以畀意王。又事之至難望者也。於是乎意廷不得不窮。當千八百六十年。羅馬康達之地。合於意也。教皇固已大怒。宣言屏逐其民於教外。夫使英瑪努埃加富爾。卽見絕於教皇。亦不足以爲二子損。無如彼君臣者。皆熱心於教會之人也。故常兢兢焉。不欲有所犯。雖然。爲一國之大計。又安得含忍以終古也。加富爾深知乎改革之業。非通於全局而不能爲功也。彼常言曰。『凡擇一國之京師。不可不因人民之感情。羅馬者。實甘於爲大國之首都。徵諸歷史上智識上德義上而皆然者也。爲今之計。宜使教皇知教會之威力。不必依於政權而能獨立。教皇脫離政權。然後教會益以光榮。吾有一主義。欲宣布於意大利。卽「建設自由教會於自由國」是也。』云云。加富爾懷此主義。屢與羅馬宮廷懇篤協議。而事與願違。意大利每進一步。則教皇之執拗愈深一層。此等夢想。來往於此大政治家之腦者。殆數十年。而卒

懷此夢想以入於地。吁，可悲矣。

加富爾三十餘年之生涯。歷人類所不能歷之勤勞。荷人類所不能荷之憂慮。其晚年所經歷至可喜之勝利。與至可悲之失敗。循環相續。而彼鐵石比堅金玉失瑩之軀體。亦銷磨盡矣。王英瑪努埃於其彌留前十日。寸步未嘗離側。易簧之時。無一言及他事。惟疾呼曰。

下戒嚴令於尼布士。臣期期以爲不可。期期以爲不可。惟清彼等。清彼等。清彼等。

*Tilavi, tilavi, tilavi!*

最後之一刹那。猶願其旁侍之愛弟而言曰。

吾弟乎。吾弟乎。自由國中之自由教會。 *Brate, brate, libera chiesa inlibera*

*stato*

千八百六十一年六月五日。意大利獨立大政治家宰相伯爵加富爾薨。上自王。下至士大夫農民商賈兒童走卒。莫不悲慟。如喪考妣。朝爲罷朝。野爲罷市。全意大利

國民沈於煩惱海者數月。嗚呼。意大利人之桎梏。加富爾解之。意大利人之荆棘。加富爾鋤之。意大利人之常識。加富爾教之。意大利人之自由。加富爾畀之。意大利非加富爾之妻。而加富爾之兒也。加富爾之棄意大利也。年僅五十一。使更假以十年。其未竟之業。可以竟。其未償之願。可以償。吾敢信意大利之國勢。不止於今日也。加富爾之造意大利。與俾士麥之造德意志同。而俾士麥之死。後於加富爾殆三十年。此德之所以能如彼。而意之所以倖如此也。此吾所以不得不重爲意大利人悲也。雖然。加富爾亦可以瞑矣。林肯以放奴爲一生大事業。南北美之難甫定。而林肯逝。加富爾以統一意大利爲一生大事業。第一國會甫開。而加富爾逝。嗚呼。加富爾其亦可以瞑矣。

#### 第二十四節 加里波之下獄及游英國

此時之意大利。實不可無一加富爾。而加富爾遂逝。舉國失望。罔知所措。幸也拿破侖第三。猶表同情。以六月下旬。遂公認意大利獨立。派公使駐劄意京。而繼加富爾

之後者。爲男爵利卡梭里。蕭規曹隨。無特別之手段。足以繫人望者。其年一八六七  
 月。意大利政府草一與羅馬教皇交涉之法案。託法國轉達於皮阿士第九。許以教  
 皇若放棄政權。則以巨萬之資相酬。且其教權仍得無限自由。政府絕不干涉。乃皮  
 阿士固執不動。宣言千年以來。歷代教皇與其執政所領屬之土地。雖尺寸不得割  
 讓。政府應付之策殆窮。於是意大利人民大激昂。革命黨又蠶起。所在出沒。加里波  
 的乃擲長錢手長劍。復蹶起於卡普列拉。率義勇兵千五百。由昔昔里登岸。僅一月。  
 遂涉眉西奴海峽。進入教皇境。意大利政府懼招物議。惹列強之干涉。爲社稷危也。  
 急發兵堵之。八月二十九日。兩軍相遇於亞士普羅門。互衝突。加將軍被傷。遂爲王  
 軍所禽。此時之加里波的上自王。下至屠賈負販兒童走卒。莫不崇拜之若偶像然。  
 徒以外交上之嫌疑。不得不幽之於巴力拿羅。而歐洲列國之輿論。益傾倒至不可  
 思議。將軍之在巴力拿羅也。嘗偶語侍者曰。英人之聲。余所最樂聞。此語一出。各報  
 館競播述之。英國之名媛名士。有欲一親其營。欸以爲名譽者。有欲以一語慰其岑

寂而自以爲功德無量者無貴無賤。無老無少。無村無僧。咸奔走趨集。若恐後。巴力拿羅之旅館。忽爲英客所占殆盡。就中有一老嫗。率其所愛之少女。亦自本國萬里渡海。抵加將軍獄地。乞爲看護婦。加將軍日聞其聲。以爲娛樂。將軍固遜謝不肯納。而彼母女者於他國語言。一無所解。旅費既盡。熒熒無歸。以意國政府之救助。僅得返故土。而猶必欲達其目的而後已。此意達於將軍。卒許以一刻之頃。入囚室。乞將軍手書之字一枚。斑白之髮一莖。狂喜以歸云。嗚呼。此雖小事。而加將軍之熱誠。吸攝一世。與夫西方民俗崇拜英雄。迷信英雄之氣象。皆可想見矣。

未幾遂出獄。加將軍乃漫遊於瑪志尼所謂第二故鄉之英國。將以喚起英人對於羅馬問題之熱情。英人素以好客聞天下。至其歡待之切誠。刺激之劇烈。殆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將軍舟抵梭僧普頓。甫登陸。英人蟻集於江干者。忽以萬數。相握者手。復一手相接者。吻復一吻。積半日。猶不能行寸步。將軍試劍活潑之手。已孿腫而不能動。將軍風塵蒼古之面。已涎積其如欲滴。將軍數十年來出入必偕之深赤外套。

爲熱狂崇拜者所摸竊。所橫奪。撕裂爲百數十襲。各寶其一寸一縷以相炫耀。英國全國之社會。無朝無野。無老無幼。皆如失其腦力。失其心力。其心中腦中。不復知有職業。不復知有學問。不復知有娛樂。不復知有煩惱。而惟知有一加里波的將軍。嗚呼。大丈夫。眞男子。不當如是耶。不當如是耶。

拿破侖第三。素不喜加將軍之爲人也。聞其受歡迎於英國。如其劇且烈。恐爲歐洲全局之影響也。於是私於英相巴彌斯頓。使勸上客之返國。未幾而加將軍遂歸。

### 第二十五節 加里波的再入羅馬及再敗再被逮

千八百六十四年。王英瑪努埃復以羅馬問題與拿破侖有所協議。其年九月。兩國締約。法人撤其戍羅馬之兵。而意王仍不侵犯其政權。此實外交漸進之政策。不得不然也。而熱誠如裂之加將軍。至此益欲忍不可復忍。彼其少壯以來所挾持之共和主義。遂復出現。以爲在此因循帝政之下。終不足以奏統一大業。乃宣言於衆曰。今日我輩終不可不以共和國國旗豎之於巴的幹宮殿之上。咄。共和主義。一日

不可緩。咄。共和主義。一日不可緩。

時。王既失沈鍊敏達之宰相。而在此有共和黨之急激運動。在彼有山嶽黨之絕對反對。山嶽黨者主張教皇之政權者也在外復有法蒂拿破侖睥睨猜忌。意王立於四面楚歌之

中。焦苦殆不可思議。千八百六十七年秋。復以政府之命。突然逮捕將軍。使蟄居於卡菩列拉。交地方官管束。未幾將軍之子名美那治者。忽在外自招義勇隊。復侵教皇境。老將軍聞之。勃勃不能自禁。遂以十月十四日逃出卡菩列拉。所至響應蜂附。以風馳雨驟之勢。忽達羅馬。與其子遇。老將軍小將軍駢轡以入羅馬。與敵劇戰於門的郎。大捷。羅馬殆再落於加將軍之手。而佛羅靈政府。意大利自千八百六十五年由魚靈運都於佛

羅靈懼執釁債事。已制機先。急派兵於羅馬。法蘭西軍亦踵至。於是加將軍三面受敵。進退維谷。乃集麾下而申警之曰。

我輩以貴重之血。購得此羅馬於意大利公敵之手。今佛羅靈政府以兵力侵入之。我輩深願以無上之愛情。歡迎我同胞。按此指王及政府軍相與戮力。驅逐殘虐之傭兵。

按此指法軍於境外。此區區十年以來所懷之素志。諸君所共聞也。雖然。若彼卑劣異

弱之政治家。仍挾其模稜兩可之政策。欲維持繼續其所謂九月怪條約者。按此指一

八六四年意王與拿破侖之所定約而強逼我輩。使擲兵器。以屈服於妖狐猾魔。按此指拿破侖及教皇之下。

則當此之時。余惟自認「以己之劍保護己所有屬地」按此奉西通語也之權利而已。他

非所聞也。羅馬之政府。不可不以羅馬人民之公意投票而選之。諸君乎。諸君乎。

其有念我千年來祖宗所宅之首都。欲建設自由統一之意大利於其上者乎。如

其有之。則非待我新意大利去模稜主義之廢墟。達良心自由之天國以後。非待

千年來公敵暴軍。絕其跡於我國土以後。我輩決不得釋兵而嬉也。

由此觀之。加里波的當時之地位。可以見矣。即王師如與我同宗旨同手段也。則以

正當之方法。相戮力以取羅馬。而不然者。王師若旁觀焉。甚乃反對焉。亦必以獨力

而使羅馬終爲羅馬人之羅馬。蓋加將軍之事業。實以羅馬始。以羅馬終者也。不幸

拿破侖第三以護法爲名。早已派遣大軍。壓境以進。曾無所顧惜。無所猶豫。彼已衆



寡之數既已相懸。而加將軍麾下。又皆無訓練。無兵械。空拳白戰之軍士。徒以大將之威名魔力。奔走羣集。雖曰義勇。究豈足以爲百戰法軍之敵。於是於綿達尼一小村落之旁。兩軍相遇。加將軍大敗。士卒死亡逾半。王英瑪努埃聞之。肝腸寸裂。痛哭不食者三日。語近臣曰。『嗚呼痛哉。彼螺旋後膛之烈鎗。毒我愛子。斷我驕兒。我之苦痛。視彈丸薄擊於我肢體爲尤甚也。嗚呼痛哉。百身莫贖。萬冤誰論。吾無暇哀感。吾惟沈痛。吾無暇憤恨。吾惟懺悔。』云云。雖然。英瑪努埃。固久受加富爾之薰陶。沈穩歷鍊之人也。彼雖哀痛煎迫。腸斷九迴。然其外之對於法蘭西。內之對於本邦倡亂之義民。皆保其適當之威嚴。徐乃告拿破侖曰。『君爲德不卒。從前盛意。盡付東流。今意大利全國國民中。其念君舊德者。已無復一人。兩國同盟之誼。恐非復政府之力所能及矣。嗚呼。奈何。其以螺旋彈丸。濫擲於同盟國國民之頭上也。』雖然。英瑪努埃仍自懲其首事之民。無所假借。於是加里波的復被逮。再命蟄居於卡菩列拉島。加將軍之事業遂終。

## 第二十六節 意大利定鼎羅馬大一統成

意大利之建國。以得羅馬爲究竟。而其得羅馬之時。彼三傑者皆未嘗直接有所効力。彼其時瑪志尼既廢。加富爾既死。加里波的既錮。前此絞腦髓擲頸血以易之。而經數十年不能得者。今乃若安然唾手以收其成。淺見者或謂是有天焉。非人力所能爲也。而烏知乎人事之盡。既達極點。如蜚龍壁上。不飛去者。只爭一睛。睛之點固有時。而畫師之心力。蓋益不可思議矣。自加將軍舉事以後。意政府常以左證。以表明本國國民意嚮之所在。以布告於列國。列國亦憚意民之勇敢而憐其熱誠也。表同情者。日以益多。此驚天動地之大活劇。漫近團圓時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戰起。疾風暴雨。不旋踵而屆遂定。歐洲形勢爲之大變。吞聲飲恨爲城下盟之法蘭西。已無復餘勇爲教皇之保護主。至是意大利王再以滿腔之誠意。說教皇使之讓步。皮阿士第九仍頑然不動。不得已。乃以千八百七十九年九月二十日。王軍遂入羅馬。建三色旗於最高之神殿。翌日。下令府中。使其民各以己意欲從王者。欲從教皇者。

自由投票。票集積啓。則從王之數。四萬七百八十八。從教皇之數。僅四十六。翌千八百七十一年六月二日。撒的尼亞王英瑪努埃。遂爲意大利皇帝。開國會於羅馬。勅告國民所舉之代議士曰。

於戲。我同胞。我輩數十年來萬死不顧一生所經營之事業。今旣成就。閱無量數之艱難辛苦。危險挫折。卒乃使意大利返於意大利。羅馬返於羅馬。我數百年來蕩析離居肝膽秦越之父子兄弟。今乃得以代議士之名譽。集茲一堂。拭一掬感喜之淚。以認識吾輩所思所夢之故鄉。於戲。此等經歷。實告我輩以莊嚴神聖。且以義務之觀念。銘刻於我輩之腦中而使莫能諉也。（中略）我輩以愛自由故。故有今日。自今以往。我輩不可不生息於自由與秩序之中。以「力」與「平和」二德爲保持生命之要具。（中略）我輩之前途。其幸福似海。其希望如潮。立於世界大國民之間。而有代表意大利名譽羅馬名譽之責任。我輩負此責任。不可不養成其適應於此責任之實力。於戲。欽哉。意大利萬歲。意大利國民萬歲。

至是新意大利統一之大業。既已告成。時去加富爾之卒既十年。其翌年。實爲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二月。瑪志尼卒。年六十七。更閱十年。實爲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六月。加里波的卒。年七十五。

結論

新史氏曰。吾儕讀史何爲乎。察往以知來。鑒彼以誨我而已。吾讀泰西列國近世史。觀其事業及其人物。無不使吾氣王而神往。而於意大利建國史。尤若養養然有所搔抓於余心。趨趨然有所刺激於余腦。使余笑。使余嘔。使余醉。使余舞。余求其故而不得。余爲三傑傳。乃始若化吾身以入於三傑所立之舞臺。而爲加富爾幕中一鈔胥手。而爲加里波的帳下一騶從卒。而爲瑪志尼黨中一運動員。彼憤焉吾憤。彼喜焉吾喜。彼憂焉吾憂。彼病焉吾病。吾於是一擲筆。西向望祖國。乃沈沈焉眊眊焉曰。嘻。彼數十年前之意大利。何以與我祖國相類之甚。其爲世界上最古最名譽之國也。相類。其中衰也相類。其散漫而無所統一也相類。其主權屬於外族也相類。其事專

制之慘酷也相類。其主權者之外復有他強國之勢力範圍也相類。勢力範圍不止一國。國民舉動。動遭干涉也相類。嗚呼同病相憐。豈不然哉。而彼其不如我者更有數事。曰土地之小不如我。曰人民之寡不如我。曰無中央政府不如我。曰有政教之爭不如我。吾昔論中國時局。持之與十七世紀末之英國比。持之與十八世紀末之美國法國比。持之與十九世紀末之日本比。皆覺吾之困難。有甚於彼等數倍者。輒以爲彼中豪傑之所以成就大業。殆天時人事之相適。而非我輩之所能企也。及讀意大利建國史。而觀其千回百折。停辛貯苦。吞酸茹險之狀。自設身以當此境。度未有不索然氣沮。力竭聲嘶。一蹶再蹶。而吾喪我者。而今日之意大利。何以能巍然立於世界上。儼然廁於歐洲六大強國之列。而一舉一動。繫天下之重輕也。嗚呼。吾案意大利建國成蹟。而乃始知天下果無易事。而乃始知天下果無難事。吾欲速之。謬見一破。吾厭世之妄念一破。

意大利建國。自發軔以至告成。中間凡五十餘年。大波折者六次。小波折者十餘次。

其間危機往往在一髮。使其氣一餒焉而即敗。使其機一誤焉而即敗。乃其敗也。一而再而三。以至於十數。而餒焉者無一焉。此或失機而常能有不失焉者。與之相救。合天下古今之壯劇活劇慘劇悲劇險劇巧劇。以迭演於一堂。嘻。何其驚心動魄。不可思議。至於此甚也。豈有他哉。人人心目中有『祖國』二字。羣走集旋舞於其下。舉天下之樂。不以易祖國之苦。舉天下之苦。不以易祖國之樂。人人心目中有祖國。而祖國遂不得不突出不湧現。佛說三界唯心所造。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西哲曰。人皆立於所欲立之地。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吾今欲祝中國之爲新中國。吾不得不虔禱彼造物者。乞誕若三傑其人於我中國。雖然。吾又疑三傑其人者。非彼蒼之生。是使獨而有以靳於我國民也。皆以三傑爲不可幾及。而三傑遂不可幾及。又其上焉者。或以三傑之性行之事業之志節。望諸他人。責諸他人。而三傑遂不可幾及。故吾以爲欲造新中國。必有人人自欲爲三傑之一之心始。人人欲爲三傑之一。未必即能爲三傑之一。而千百人欲之。則一二之

真似者必出焉矣。卽不能。而合十人而得似其一焉。合百人而得似其一焉。則我有三十傑三百傑。而必可任彼三傑所任之事業。而何國之不能救也。雖然。我輩非徒曰慕之曰學之而已。摹其貌而失其真。不有所長。而藉口於其所短。以自固。則褊急任氣者。何不可自言學瑪志尼。輕舉妄動無忍耐性者。何不可自言學加里波的。持祿保位陰鷲取巧者。何不可自言學加富爾。以此學三傑。三傑不任受也。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傑者。有如焚如裂之血誠故。是故當學。彼其心目中無利害。無毀譽。無苦樂。無成敗。而惟認定其目的之所在。以身殉之。人人不愛此國也。而我愛之如故。人人愛此國也。而我愛之如故。記不云乎。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而今日中國之少年子弟。或滿腔利慾。滿腹機械。而猶敢靦然以愛國二字爲口頭禪。此又與於亡國之罪魁者也。故不欲學三傑則已耳。苟欲學之。則第一宜下慎獨工夫。日必自省吾愛國血誠之程度。與彼相去奚若。吾之言愛國也。得毋爲名乎。得毋爲利乎。得毋爲事勢之迫不得已乎。苟其若是。則是與三傑之人格成反比例。而北轍而南其

轅也。夫三傑之血誠。生而具焉。不知其然而然者也。我卽不能若是。而日日而省焉。昔昔而養焉。固未有不能幾者矣。况夫知與行合一者也。吾既知國之可愛。而所以實行其愛者不力焉。苟非知之未灼。則必其自欺者也。故吾以毋自欺爲學三傑之第一義。

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傑者。專一故。是故當學彼等之愛國也。舉天下之人之事之物。無足以易其愛。撓其愛者。其例多不可具引。吾於其所以待其王者徵之。瑪志尼非有憎於其王也。以是爲不足以達愛國之目的。故始終敵之。加富爾非有私於其王也。以是爲可以達愛國之目的。故始終奉之。加里波的亦非有憎有私於其王也。當其見爲可以達此目的也。則奉之。當其見爲不可以達此目的也。則敵之。彼等之視其王。皆若無物也。非輕王薄王。以爲以王與國比較。其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不能以此分其愛也。有攫金於齊市者。吏鞠之。則曰。只見金不見人。彼三傑之只見國不見王。亦若是而已。王與國之關係。如此其密切。而猶不足以分其愛。他更何論矣。詩



曰。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精一爲學三傑之第二義。

善哉善哉。吾男子。彼三傑者。有廉靜淡泊高尚之性質。故是故當學。彼等無富貴心。無功名心。加里波之脫履爵祿。免起鵲落於卡普列拉之一孤島。其高風亮節。爲史家所津津樂道。固無論矣。卽如加富爾者。終身立朝。與王室相左右。及肥拉甫耶卡之約成。則若忘其在臣位也。唾罵雜選於兩君之側。不得請則悍然挂冠而去。彼立於此位。非自爲也。爲意大利也。苟不能行其志。則一朝不願居也。瑪志尼當千八百四十八年歸國。先王阿爾拔。虛首相之位以待之。且許授彼全權。使制定憲法。

傳中失載他日付印時當補入

而瑪志尼自以爲非行共和主義。則新意大利終不可立。毅然辭之。

不以相位易所信也。凡此諸端。皆尋常人所萬萬不能。而三傑若行所無事焉。蓋其性質之高潔。其道力之堅定。實一切事業之總根原也。吾儕雖不能安而行焉。亦當勉強而行焉。毋曰我有所貢獻於社會。則雖厚受社會之酬償而不爲泰也。酬償非必不可受。而崇貴逸樂。最足移人。與之相習。浸假有喪其志者。而義務之觀念。將日

薄矣。浸假而有保持之之心焉。則任事冒險勇敢之精神。且日銷蝕矣。久而久之。將失其本來面目。以自伍於流俗。彼其初志未必非也。牽於外而人格與之俱降也。吾見夫今日志士。往往自恣於聲色狗馬。而以爲不拘小節者有焉矣。干謁於公卿王侯。而以爲借途辦事者有焉矣。吾豈敢遽謂此中之必無人才。顧其不墮落者幸而已。故寡欲爲學三傑之第三義。

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傑者。沈毅堅忍。百折不回。故是故當學。綜觀歷史上建設之事業。其挫折之多。未有若意大利此時若者也。瑪志尼終身未嘗成一事。然其革命暴動之舉。自二十歲以至六十歲。凡四十年間。無一日不口講指畫。伺隙而實行也。加里波的敗於始。成於中。而敗於終。其目的之極點。一日未得達。則一日不肯休。前後被逮十數次。無所於悔。無所於懼。而一惟貫徹其所志之爲務。加富爾足智而持重。事必求可。功必求成。然其失敗之役。亦屢見不一見。愈摧而愈堅。愈拂而愈勇。至死之日。猶耿耿以未竟之志爲念。忍辱負重。爲成功不二法門。於三傑見之矣。天下

事順與逆相倚。難與易相乘。一事之始末。其順焉易焉者。只有此數。其逆焉難焉者。亦只有此數。卑屈怯懦之徒。一遇逆難而遂退轉焉。則事無論小大。而無一可成。而豈知過此逆而難之一關頭。則必有順而易者之在其後。苟一退轉。則並其前途之順者易者而失之也。故堅忍精進爲學三傑之第四義。

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傑者。閱歷甚深。學養有素。故是故當學。瑪志尼之事業。由於其哲學之深邃。理想之高尙。其主義言論。所以能動天下。皆賴是也。加富爾之事業。自彼漫遊英國時所察驗。臥隱黎里時所經歷。後此內治外交。皆舉而措之也。加里波的之事業。由彼在南美時。經百戰。歷萬難。有以習於行軍之術。鍊其膽而神其用也。凡欲救國者。不可無其具。農夫出疆。猶不能舍耒耜。市儈營業。猶不能無資本。學問閱歷者。實吾輩之耒耜之資本也。日言愛國。而不汲汲於此措意。惟撫拾一二空論高談雄辯以爲快者。非欺人卽自欺也。故做預備工夫爲學三傑之第五義。要而論之。彼三傑之人格。自頂至踵。無一指一髮而無可以崇拜之價值。此五端者。

不過對吾儕之缺點。而舉之以相勸勉。相警厲云爾。嗚呼我輩勿妄菲薄我祖國。勿妄菲薄我眇躬。苟吾國如有三傑其人者。則雖時局艱難。十倍於今日。吾不必爲祖國憂。彼意大利之衰象。困象。險象。夫豈在吾下也。苟吾躬而願學三傑其人者。則雖才力聰明。遠下於彼等。吾不必爲眇躬怯。舜何人。予何人。有爲者。亦若是也。抑意大利有名之傑三。而無名之傑。尙不啻百千萬。使非有彼無名之傑。則三傑者。又豈能以獨力造此世界也。吾學三傑不至。猶不失爲無名之傑。無名之傑。徧國中。而中國遂爲中國人之中國焉矣。

# 噶蘇士傳

發端

或問新民子曰。子著錄人物傳於叢報。而首噶蘇士何也。曰。吾欲爲前古人作傳。則吾中國古豪傑不乏焉。然前古往矣。其言論行事。感動我輩者。不如近今人之親而切也。吾欲爲近今人作傳。則歐美近世豪傑。使我傾倒者。愈不乏焉。雖然。吾儕黃人也。故吾愛黃種之豪傑。過於白種之豪傑。吾儕專制之民也。故吾法專制國之豪傑。切於自由國之豪傑。吾儕憂患之時也。故吾崇拜失意之豪傑。甚於得意之豪傑。吾乃冥求之於近世史中。有身爲黃種。而託國於白種之地。事起白種。而能爲黃種之光者。一豪傑焉。曰噶蘇士也。有起於專制之下。而爲國民伸其自由。自由雖不能伸。而亦使國民卒免於專制者。一豪傑焉。曰噶蘇士也。有所處之境遇。始於失意。中於得意。終於失意。而所懷之希望。始於得意。中於失意。終於得意者。一豪傑焉。曰噶蘇士也。噶蘇士者。實近世一大奇人也。其位置奇。其境遇奇。其事業奇。其興之暴也奇。

其敗之忽也奇。要之其理想。其氣概。其言論行事。可以爲黃種人法。可以爲專制國之人法。可以爲失意時代之人法。孟子不云乎。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嗚蘇士之沒。距今不過十年。吾儕去豪傑若此。其未遠也。嗚呼。讀此傳者。可以興矣。

### 第一節 匈加利之國體及其歷史

今世界中有所謂雙立君主國 (The Dual Monarchies) 者焉。吾中國人驟聞此語。殆不解其何謂也。雙立云者。一君主國之下。而有兩政府焉。其憲法異。其風俗異。其政府之威嚴相匹。其人民之權利相匹。語其實際。則釐然兩國也。而特同戴一君主於其上。此爲近今最新奇可喜之政體。世界中現行此種政體者有二國。其一爲瑞典與挪威。其一則奧大利與匈牙利也。此等國體。與英愛君主國有異。英皇之徽號。固稱爲大不列顛王兼愛爾蘭王。然愛爾蘭非能自有政府也。又與德普君主國有異。德國皇位。固爲普國王所承襲。德普亦各有政府。然普政府對於德政府而有種

種之權限。德政府與普政府非平等也。至奧匈等雙立國。其情實全反是。雙立國者。實一不可思議之現象。而亦過渡時代所不得已而最適要之法門也。而奧匈兩國所以合而分分而合。造成此等離奇政體者。其原因經歷若何。讀噶蘇士傳。可以得之。

請言匈加利之歷史。匈加利人者。亞洲黃種。而古匈奴之遺裔也。西曆三百七十二年。匈奴一部落。自裏海北部。西侵茲土。及紀元一千年。王國之體始備。以東方之強族。浴西方之空氣。故其人堅忍不拔。崇尚自由。于二百二十二年。始立憲法。有所謂金牛憲章 Golden Bull 者。實國中貴族與其王所訂定之條約也。篇中於軍役義務之制限。租稅條例之規定。司法裁判之制裁。一一明定之。且言國王若違此憲。則人民有可以執干戈以相抗之權利。蓋匈加立國之精神。於是乎在。今世政治學者。動稱英吉利爲憲法之祖國。而此金牛憲章之成立。實在英國發布大憲章 Magna Carta 之前二年。是世界文明政體。首創之者。實惟黃人。匈加利在世界史上之

位置價值亦足以豪矣。

匈加利與奧大利之關係。實自三百八十年以來。至千五百二十六年。土耳其王查理曼伐匈者六度。猙獰劫掠。殆不可當。匈王路易第二戰死。無子。其后馬利亞。實奧國王菲狄能第一之妹也。以匈合奧。使並王之。自茲以往。匈遂永爲奧之屬地。然菲狄能猶先向國民而誓守其憲法。乃得踐位。此後百餘年間。匈人執干戈以抗暴政之權利。未或失墜。故十八世紀以前。歐洲大陸之國民。其享自由自治之幸福者。以匈加利爲最。匈加利國民。義俠之國民也。前奧女王馬利亞的黎沙時代。普魯士撒遜。亦德一國也法蘭西諸國。聯軍破奧。女王避難於匈之坡士孛尼。開匈加利國會。求救於其民。匈人激於義憤。戰聯軍而退之。其後拿破侖蹂躪歐洲。奧大利受創最劇。奧王佛蘭西士第一。亦恃匈民義俠之力。僅乃自保。匈之有造於奧。非一端矣。及維也納會議既終。神聖同盟斯立。千八百十五年事也。當時拿破侖之風潮既息。各國君主務以鎮壓國民爲事。俄普奧三帝創此會。

盟誓相助其民

奧人不念匈民之德。且忌而嫉之。奧相梅特涅。以絕世之奸雄。外之操



縱列邦。內之壓制民氣。匈加利八百年來之民權。摧陷殆盡。水深火熱。哀鳴鳥之。不聞。兩橫風狂。望潛龍之時起。時勢造英雄。噶蘇士實此時代之產兒哉。

## 第二節 噶蘇士之家世及其幼年時代

千八百二年。實歐洲一最大紀念之年也。蓋世怪傑拿破侖。以是歲卽位。爲法蘭西王。而歐陸中心之風雲兒噶蘇士。亦以其年四月二十七日生於匈加利北方之精布梭省。噶蘇士名路易。Louis Kossuth 家系雖非貴族。而其父素以愛國知名。其母熱心之新教徒也。少年受教有方。故性質高尚。熱誠過人。有非偶然者。噶蘇士早慧。年僅十六。卒業於巴特府之卡文大學校。名聲藉甚。常語人曰。丈夫志一立。何事不可成。聞者莫不歎異之。十七歲。始研究法律。奉職於某府之裁判所。以資習練。常遊歷各地。所至必參列其法廷。閱歷益深。千八百廿二年。年僅弱冠。卽以法律名家。聞於國中。乃歸故鄉。爲精布梭省之名譽裁判官。其天才之絕特。實有足驚者。此後十年間。從事法律之業。又往往跋涉山海。獨適曠野。或游獵以練心膽。或演說以養

雄辯。鷺鳥將擊。先修羽翮。偉人之所養。有自來矣。

### 第三節 噶蘇士未出以前匈國之形勢及其前輩

十九世紀之匈加利史。得三傑焉。前有沙志埃伯爵。中有噶蘇士。後有狄渥。皆國民之救主。而歷史之明星也。噶蘇士憑藉沙志埃所養成之國力。因以一鳴驚人。而其挫敗之後。未竟之業。賴狄渥以告成功。故爲噶蘇士作傳。不可不並前後二傑而論之。

沙志埃伯。溫和派也。噶蘇士則急進派也。急進派之前乎噶氏者。有威哈林男爵。故欲知噶蘇士以前匈國之形勢。則沙威兩前輩其代表也。

匈加利本有國會也。但神聖同盟以後。梅特涅正值全盛。專制政策。日進日甚。以爲外患既不足畏。所當努力者。惟防家賊而已。思及匈人毛羽未豐。從而剪之。乃七年不甯國會。凡立憲君主國召集國會之權皆君主掌之不甯惟是。又蹂躪金牛憲章之明文。添加軍隊。脅

國民以服兵役。增徵租賦。數倍於前。彼義俠之匈加利人。豈肯束手坐視此辜恩非

禮之行哉。於是國論囂囂。嗚奧人之無狀。王不得已。乃有千八百二十五年國會之設。時乃國會上議院一豪傑出焉。則沙志埃其人也。

國會舊例。惟許用拉丁語演說。蓋奧王壓制匈人之一法門也。沙伯進萬斛愛國之血誠。毅然脫此箝。當開會之日。卽以匈加利語大聲疾呼。申明匈人固有之權利。歷數佛蘭西士第一之失政。海潮一鳴。聲滿天地。自此以往。十五年間。自一八二五年至一八四

沙伯實爲匈加利全國之代表。伯嘗作一書以獎厲國人曰。  
嗚呼我同胞。疇昔光榮赫奕之匈加利。今乃陷溺至此。吾能勿悲。雖然。公等毋悲焉。奮其愛國之心。以鑄造他日光榮赫奕之新匈加利。又豈難也。

讀此數言。可以想見沙伯之爲人矣。彼不徒空言也。又實行之。凡一切開民智增公益之事。無不盡力。設民會以通聲氣。立高等學校以養人才。開新式劇場以厲民氣。演劇之事。關於國民進化。者甚大。吾則有文論之。廣郵船鐵路以便交通。興水利築海岸以阜民財。凡茲文

明事業。不遑枚舉。蓋沙伯者貴族也。實行之經世家也。其所務者。以溫和手段。易俗

移風蓄養實力。所謂老成謀國。固當如是也。

而曠蘇士者。具如電之目光。抱如燄之血誠。深有見夫民族主義。爲立國之本。久懷一匈加利獨立之大理想於其胸中。其不能以沙伯之所設施而躊躇滿志亦勢使然也。未幾而法國第二革命起。一八三〇年七月。電流倏忽。徧傳歐洲。匈加利亦受其影響。而急進派興。志士奔走號呼於國中。曰獨立！獨立！！獨立!!!者。所存皆是。於是乎千八百三十二年之國會。又不得不開。溫和派首領沙志埃伯。與急激派首領威哈林男。會議數四。互相調和。乃提出協議案於國會。其略曰。

憲法者。匈加利各種法律之源泉也。不經議院之承認。而妄布法律。是奧國政府之專橫者。一也。千八百二十五年以來。七年之間。不開國會。是政府怠慢之罪。

二也。農工勞力者。國民之神聖也。今殆以奴隸視之。毫無保護。是謂厲民。三也。

選舉權者。天賦權也。成年之民。皆當有此。而妄加制限侵害自由。四也。國會不許用匈加利語。而惟獎厲拉丁語及日耳曼語。損匈加利之國權。五也。國文

學不興。按前受國者本國文學最爲重要今雖拜西人學校不起。窒塞民智。六也。

內地工業爲苛政所困。日漸衰頹。陷民死地。七也。

國會既開。連亘四年。此等諸案。日日提議。將以大行改革。拯民痍瘡。而奧王方醉夢於專制之中。視新政如蛇蝎。且恐諸案既定。而匈加利遂不可復制。於是悉予駁斥。無一俯從。立憲君主國議院議定之案。必經君主批准然後施行。國會失望之餘。憤激愈甚。威哈林男慨然曰。

嗚呼。我同胞其念之。我等所提議各件。固有利於匈民。而亦未始有害於奧人也。願奧王一一反抗之。推其意非以我所愛之匈加利永世爲其奴隸國而不止也。奧王實匈加利之公敵也。

此之一語。激動數百萬義俠匈國民之耳膜。且哀且憤。一嘯百吟。一呻百問疾。人人心中日中口中。惟牢記金牛憲章所謂執干戈以抗虐政之一大義。蓋舍此以外。無餘望焉矣。奧政府仇威哈林既甚。逮之下獄。思以警其餘。殊不知壓力愈緊。則躍力愈騰。百新黨演說於講壇。不如一新黨呻吟於牢檻。於是舉國中革命！革命！

!!革命!!!之聲。撼山岳而吞河澤矣。而其聲之最大而遠者誰乎。則曠蘇士其人也。

第四節 議員之曠蘇士及其手寫報紙

曠蘇士之在故鄉也。聲望日隆。鋤強扶弱。恤病憐貧。閩省之人。皆感其德。願爲效死力者。蓋數千焉。一八三二年之國會。被舉爲議員。當時國會乘急激之潮流。會政府之壓虐。已成飛瀑千丈之勢。雖然。與政府頑然不顧。猶行其威權。禁各報館。凡議院中一切情形。不許登載。曠蘇士親在院中。目擊諸狀。深以國民不能備知爲憾。乃以法律家舞文之伎倆。解政府告示之語。曰政府所禁者印板者。若點石則未嘗禁也。乃將議會事情。日爲點石一紙。以布於國民。國民如旱望霓。如渴得飲。展轉傳誦。不脛而徧國中。與政府覩此情形。急下令曰。點石亦印刷物也。宜一併禁之。曠蘇士之熱心。旣以壓抑而益增。國民望曠氏之報告。亦隨艱難而愈切。彼乃廣聘鈔胥。將其所草議院日記。加以論評。手寫之以應求者。且復於政府曰。是書簡。非報章也。政府無論若何橫暴。豈有權禁我不發一信耶。政府無如之何。於是曠家墨蹟報。遂風靡

全旬。每次發行。至一萬分以上。眇然僻壤一書生。遂一躍而爲全歐奸雄梅特涅之大敵矣。

當此之時。噶蘇士之強毅刻苦。有使人驚絕者。拿破侖一晝夜睡四小時。舉世傳爲佳話。而噶蘇士此際。每晝夜僅睡三小時耳。嗚呼。偉人乎。偉人乎。豈徒其心力強。其腦力強。蓋其體魄亦必有大過人者。有志天下事者。亦可以知所養矣。

奧政府視噶氏爲眼釘。爲喉嚨也久矣。願重犯衆怒。未敢逕與爲仇。以爲議院期滿解閉之後。而其鈔報亦當停止也。姑少俟之。乃噶蘇士於閉會之後。復移其報館於彼斯得省。而廣記省議會府議會之事。其然溫犀鑄禹鼎之筆舌。仍旋盪而不休。其呼風雨泣鬼神之文章。且光芒而益上。政府既已處騎虎難下之勢。而彼亦自知奇禍之不遠矣。日者偶攜一友散步於布打城外之野。指牢獄之石垣而言曰。

吾不久將爲此中之人。雖然。我同胞若由我而得自由。吾雖爲此中之鬼。所不辭也。時急進黨既失威。哈林男。噶蘇士遂有爲全黨首領之觀。其慨然犧牲一身以供國。

家。蓋十年以來之素志。自審既熟矣。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男兒男兒。不當如是耶。

果也奇禍之至。如彼所期。奧政府遂以一八三七年五月四日。逮此大逆不道者。繫之於布打城之獄。此後龍跳虎擲之噶蘇士。失其自由者蓋三年。時三十歲也

### 第五節 獄中之噶蘇士

塞翁失馬。安知非福。此中國之恆言也。噶蘇士之下獄。其所志一挫。雖然。此三年中。內之修養其精神。而進德愈加勇猛。外之蓄積其聲望。而國民益繫懷思。蓋爲其將來大飛躍之地步者不少焉。試觀其獄中筆記內一節云。

獄中之第一年。一書不許讀。一字不許書。誠無聊極也。第二年。始許讀書。然政治時務之書。尙一切禁之。吾之嗜政治時務書固也。雖然。既已不得。則亦不可辜負。此時讀書之權利。反覆思維。莫如先學英文。乃向獄吏乞得英文典、英匈字典、及索士比亞之詩文集。各一部讀之。既無教師。惟憑自悟。乃依文典以讀索集。每讀



一葉。必求全通其意毫無疑義。乃及他葉。蓋讀第一葉費兩禮拜云。此後凡二年間。專從事於英文學。盡解其趣味。而精神之修養亦大增。

索士比亞 Shakespeare 集者。英文學之精髓。英人所稱爲通俗之聖經者也。宋氏爲

一詩人稱讚英書者皆能知之 噶蘇士既通英文以增其學識。復養人格以高其品性。獄吏之有造

於噶氏者。不亦大耶。加以其被逮之時。彼所播文明種子。既已徧於國中。聞者固莫不扼腕流涕矣。而當其對簿法廷。激昂慷慨。自辯無罪。而叱政府之非禮。其言論風采。長印於全國人之腦中。故此三年間。其身黑暗之中。而其聲名如旭日昇天。隆隆愈上。國民無一日而或忘也。自都會游說之士。以及山谷扶杖之民。輒引領攘臂曰。救噶蘇士！救噶蘇士！所在皆然矣。

噶蘇士投獄之翌年。奧政府因埃及土耳其事件。不得不增軍備。欲募兵一萬八千於匈加利。奧王乃復開國會。具案以請於匈人。匈人疾王之反覆無常也。無事之時。則蹂躪我權利。繫捕我恩人。一旦有事。輒欲借我兵力。是烏乎可。乃於國會未開以

前。先開一大會。採國民之意向。選委員以與政府交涉。略謂政府若能廢虐政。而釋威哈林噶蘇士。則匈民惟政府所命。而匈之溫和黨。又別具案以忠告政府曰。匈加利之國情。一如委員所述。政府非讓步。則欲事之成難矣。惟赦免噶蘇士一事。則不可從。噶蘇士猛虎也。一旦出山。其氣將不可當。云云。觀此亦可知噶氏人物之價值何如矣。奧政府之接此函案也。躊躇未決。而國會之期已至。討論六月。異議百出。而政府所希望之目的。卒不可得達。宰相梅特涅。苦思焦慮。知非釋免噶蘇士等。而所事終不得就。於是出獄之命遂下。

千八百四十年五月十六日。是匈加利國民迎其恩人於布打獄城之一大紀念日也。萬眾簇擁之中。獄門開處。見彼目炯炯神奕奕之噶蘇士。以右手攜一白髮之瞽者。徐步而出。歡呼之聲。忽震山岳。噫。此瞽為誰。即當年在國會掀髯鬚髮聲淚俱下。直斥奧王佛蘭西士為匈加利公敵之威哈林男爵也。從噶蘇士之後者。有狂夫一。有瀕於死者三。皆急進黨中之錚錚者。嘗叱咤風雲。為國前驅者也。義俠之匈加利。

民。搵一掬之淚。以迎其愛國者於萬死一生之中。嗚呼。其感慨何如哉。

#### 第六節 出獄後之五年間

噶蘇士既出獄。暫退居於山水明媚之地。回復其疲瘁之體氣。其時仰彼聲望。思與聯姻者。踴相接。其間或有溫和黨之貴族。倩蹇修而致詞者。噶氏毅然排斥之曰。彼雖佳人。但其父結繩而縛彼已久矣。卒以千八百四十一年。與同志某之女公子結婚。而其年復應某書肆之聘。出一報紙於彼斯得省城。卽有名的彼斯得報 *Post-Dispatch* 是也。噶昔噶家墨蹟報。既震撼全匈。今此報以主筆噶蘇士之名。不數月而銷行數萬分以上。勢力磅礴。更倍於前。至于千八百四十三年國會之開。噶氏遂立於彼斯得議員候補之地位。政府惡其入選也。百方排斥之。卒爲溫和黨候補者所撓奪。千八百四十四年。奧國政府更易。自由黨被黜。而帝政黨代之。益行專制之政。悍然直以匈加利爲其奴隸。其法律之最無理者一條曰。

自今以往。匈加利人。除奧國所製造之物品。不許輸入他國之貨。

匈加利所製造之物品。雖一物不許輸出於奧國。

蓋彼等欲藉此法律以保護奧國之工商業。其不解平準之眞理。愚謬固可笑。其不顧人民之權利。橫暴尤可憤也。曠蘇士乃憑藉彼斯得報之力。大聲疾呼。喚起國民全國之工商家。羣起應之。設一大會以抗政府。其會之決議曰。

我匈加利人自今以往。苟非到奧國政府改此法律之日。決不許買奧國之貨物。此決議既行。奧國之工商。反大蒙損害。馴致無量之製造廠。自奧國移設於匈境內。政府莫能禁也。於斯時也。曠蘇士之運動最烈。而爲國失明之威哈林男。亦獻其半廢之身。東奔西走。鳴政府之罪狀。革命之機。如箭在弦矣。

匈人商工大會之既成立也。奧政府苦之。不得已。於千八百四十七年。復召集匈加利國會。彼斯得省例當選議員二名。其一名。則當時人望最高諸黨所共戴之巴站伯爵也。其一名。則諸黨所競爭。凡候補者三人。一曰巴拉。二曰星拉黎。三則曠蘇士也。政府忌曠氏如蛇蝎。復極力沮之。黨於政府者。咸屬意星拉黎。乃星巴二人。聞曠

氏之將爲候補人也。相與謀曰。吾輩承乏議員。將以爲國家之前途也。鷺鳥累百。不  
如一鷓。噶蘇士若出。吾輩不可不避賢路矣。乃悉自辭其候補。於是噶蘇士復被舉  
爲議員。國民歡呼之聲。徧徧都市。而奧政府聞之。若新得一敵國。惴惴不可終日矣。  
當時匈加利政界分三黨派。一曰溫和黨。沙志埃爲之魁。二曰急進黨。噶蘇士爲之  
魁。其三則社會黨也。溫和黨之主義。務與奧政府聯絡。徐圖改良。社會黨之主義。務  
破壞現時之文物制度。各行其新理想。惟噶蘇士一派。別出機軸。卽盡其力之所及。  
提出種種法案。迫政府以實行。若其不省。乃更出他途。非萬不得已。不用破壞手段  
也。以故此派常能調和於溫和社會兩黨之中。使全國一致。皆此之由。

### 第七節 菩黎士堡之國會

千八百四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開國會於菩黎士堡。以翌年四月十一日閉會焉。  
此次國會。實近世匈加利史中重要之部分。亦噶蘇士傳中最快烈之生涯也。奧  
王腓的能第五。臨幸議院。舉行開會之典。見奧人衆怒之難犯也。宰相梅特涅。勸王

以籠絡之策。開會勅語。加謙慎焉。雖然。熱誠機智之匈國民。豈爲其甘言醜態所能動者。下議院之風潮。竟爲噶蘇士所指揮。有一擊千里之勢。

硝藥滿地。待火線而爆焉。洪濤噴堤。乘蟻穴而轟焉。天不忍匈民之無告也。天不忍全歐洲各國民之無告也。千八百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一聲霹靂。巴黎之第三革命起。

三月二日。法人流其王於英。而此革命軍之詳報。亦以其日達於普黎士堡焉。愛自由尊獨立之匈加利人。受此影響。砰然若增萬匹之馬力。氣燄萬丈。不可復制。

三月四日。一議員以國家銀行失信用紙幣不能通行之故。質問於政府。凡國會皆有政府大

臣參列羅議  
員之質問政府方欲答辯。噶蘇士忽從容起立。振懸河之雄辯。痛數政府之罪惡。

謂鈔幣所以失信用於匈加利及波希米亞。Bohemia 實證明政府於財政上無能力也。乃更單刀直入而昌言曰。

我匈加利建獨立之政府。行獨立之財政。是當今之急務也。匈加利者。匈加利人

之匈加利。我同胞有自治之權利。有自治之責任。非他人所能代也。

此滔滔汨汨轟轟烈烈之一段演說。如擲斗大火球於國會。爆藥堆中。革命之氣。若劍出匣。滿院議員。直將其保守之念。擲向九霄雲外。噶蘇士乘此機會。揮全力以行生平之所志。將所草擬改革案三十一件。悉行提出。無論溫和黨社會黨咸贊成之。茲舉其案之重要者如左。

第一。定匈加利自治政體。對於匈加利議會。而創立一責任政府也。按責任政府

對於議會而負責任即議會得代表人民以謀政府之功業也

第二。貴族之特權。一切廢棄也。

第三。廓清封建制度之餘習。以土地為公有。廢地主之特權。使國內勞力之人。不為他人所分利。而國家別籌經費賠償地主。以保障農民之完全自由權也。

按此與中國古者均田之制。頗相似。近世社會主義之學者嘗其法理。甚詳。各國雖知其美。然茲事體大。垂今未有能實行者也。

第四。信教自由之權利。十分保全也。

第五。匈加利自置國民軍也。

第六。言論自由之權利不得侵犯也。

第七。杜蘭斯哇省。按與今南非洲與史構兵之國同名編入匈加利國也。

第八。租稅不得畸輕畸重。務平分以負擔國費也。

第九。凡納所得稅者。按所得稅者英名 Income Taxes 即人民以歲入所得之利益納成數於政府也皆得有選舉權也。

法國二月之革命。不特影響於匈加利而已。歐洲列國民政之機運。實皆至此而成。熟也。菩黎士堡國會決議之日。正維也納都奧市民倡義之時。民賊梅特涅僅以身逃。國王狼狽。不可名狀。丁此際也。而吾儕所敬所愛所夢想所崇拜之絕代偉人噶蘇士者。以匈加利國民總代之資格。攜國會決議案三十一件赴奧都。

三月十三日。噶蘇士至維也納。卽梅特涅奔逃之同日也。奧都革命黨。既接內應。復得外援。額手歡呼。喜可知矣。十五日。噶氏謁奧王於宮中。數萬人民。沿道爲羣。握其手者。禮其額者。不絕於目。噶蘇士萬歲之聲。不絕於耳。奧王惴惴慄慄。接見此偉人。



於四面楚歌之裏。以且羞且怯之語。詰問其議案之要領。噶氏則滔滔雄辯。爲之說明。奧王敢怒而不敢言。能憤而不能拒。乃以翌十六日。悉報曰可。且從噶氏之所推轂。以彼斯得省代表人巴站伯爵爲匈加利國首相。使組織政府。巴站直受之。奏報新政府之職員如左。

縣理大臣

伯爵路易、巴站

內務大臣

巴達耶士、梅利

戶部大臣

路易、噶蘇士

司法大臣

佛蘭西士、狄渥

軍務大臣

將軍拉薩、美梭羅

商務大臣

瓦波、格樓沙

工部大臣

伯爵士的英、沙志埃

文部大臣

男爵伊亞莎亞、多士

外部大臣

公爵坡兒、埃士達哈志

按匈加利其時未爲獨立國。此外務大臣不過專司與奧大利交涉之事耳。

是役也。網羅溫利急進兩黨之名士。沙志埃、噶蘇士、狄渥之三傑。相攜比肩於一堂。蓋自有匈加利史以來所未有之盛業也。噫嘻。有志者事竟成。國民不當如是耶。大丈夫不當如是耶。

雖然。此政府者不過回復匈加利自治之精神耳。而匈加利之隸屬於奧王麾下如故也。奧王以其王族士的英伯爵。與沙志埃同爵同名爲匈加利總督。代表國王之權利義務如故也。四月十一日。爲國會散會之期。奧王復親臨普黎士堡。以馬哥耶語。即匈加人民所用之國語述散會之勅辭於新政府大臣列席之前。而國民既達多年之宿望。復自治之權利。思亂之心亦稍熄矣。

### 第八節 匈國之內亂及其原因

使奧王而審民族之趨勢。因輿情之順潮。自茲以往。君民一心。以圖國運之進步。則豈惟匈民之福。抑亦帝室之利也。雖然。王之許匈加利以自治權也。豈其本心哉。迫於維也納革命黨內外之夾擊。聊以此緩禍於眉睫耳。未幾而本國革命已被鎮撫。肘下之毒蛇方去。心中之鬼蜮旋生。遂復運其機智。思以顛覆匈加利新政府。而其所以顛覆之之術則何如。蓋匈加利國最大之缺點。即合許多異種之民以成國而無所統一是也。試舉其概。

匈牙利國民總數

一四、六五五、四七四人

內馬哥耶人

五、〇〇〇、〇〇〇

華拉焦人

二、三一七、三四〇

撒遜人

一、四二二、一六八

士羅域人

二、二二〇、〇〇〇

盧善人

三、五〇〇、〇〇〇

活德人

五〇〇、〇〇〇

格羅人

一、三五二、九六六

塞爾維亞人

九、四三三、〇〇〇

蘇格拉和尼亞人

一、〇〇〇、〇〇〇

然則匈牙利人口一千四百六十五萬之中。馬哥耶人雖占其最多數。然不過三分之一強耳。其他三分之二弱。則自羣異種而成立者也。奧王利此政府爲馬哥耶人

所建設也。乃謀煽動此諸異種。自其內而戕之。有敗類之報館主筆某者。格羅人也。旅居於奧都維也納。承奧政府之鼻息。竊往格羅士亞省。說格羅人。使叛匈政府。其言曰。『匈加利者。匈加利人之匈加利。非馬哥耶人之匈加利也。今馬哥耶一族。猥張其畿。其在國會也。廢公等所通用之拉丁語。而以馬哥耶語代之。其所施設。惟馬哥耶人之利是視。彼之強。則我之弱也。公等格羅之好男兒也。何故甘屈伏於馬哥耶人新政府之下耶。獨立乎來。獨立乎來。馬哥耶人能獨立於奧政府之外。公等獨不能獨立於匈政府之外耶。』嘻。此等似是而非之言。實最能淆格羅人之聽者也。果也。全省靡然惑於其說。反叛之旗忽起。時五月中旬。距新政府之成立未兩月也。六月上旬。塞爾維亞人復開省會。合同種人九十四萬。以抗新政府。且宣言自今以往。視馬哥耶人爲公敵。馬哥耶人之居於格羅士亞塞爾維亞兩省者。無端而遇襲擊。焚廬舍。奪財產。姦婦女。殘酷殆無人理。新政府聞亂耗。先遣兵於塞爾維亞。未平。而警報續至。曰庇納省叛。曰杜蘭斯蛙省叛。曰撒遜人叛。曰蘇格拉和尼亞人叛。曰

南方及西南諸州悉叛。新政府一面派鎮撫之兵於四方，一面以實情通報於奧政府。

奧政府喜匈人之中其計也。而尙以機會之未成熟也。陽言叛民之可嫉。而聲稱必助匈政府。特派埃拉志男爵。率兵向格羅士亞。若爲協力助勦也者。埃拉志者。格羅士亞產。而前者伊大利之役。曾率格兵以立戰功者也。奧政府之遣彼也。以鎮撫叛民爲名。而實則饋叛民以一首領也。故其將達格羅士亞也。格人以滿腔親厚之情歡迎之。直開省會。宣言格羅士亞之獨立。而戴埃拉志爲統將。埃拉志亦受之而無難色焉。匈政府得報大驚。以告於奧政府而詰責之。奧政府則以空言詬埃氏之無狀。曰吾將罰之。吾將罰之云爾。

匈人非愚者也。奧政府罔兩之情狀。旣已洞若觀火。其爲叛黨之後援明甚矣。雖然。彼未顯然以相仇。我固不可公然以爲敵。新政府乃請奧王以七月臨幸於彼。斯得省之匈加利國會。使明言其贊助新政府之實心。及叛徒必當鎮壓之理由。此實對

於國王而爲試驗的要求也。果也。奧王竟置諸不答。未幾而國會召集之期至矣。七月五日。實惟新政府治下國會第一次開會之期。戶部大臣噶蘇士。提議徵募兵士二十萬。豫籌軍費四千二百萬佛郎。奧政府欲沮此案。於是開會之日。所謂代表奧王之士的英總督。演述祝辭。以曖昧模稜之口吻。微言叛黨之非無理。而諷新政府處置之失宜。其辭令之巧妙。有可驚者。奧政府之處心積慮。以爲匈政府之摧滅。在今日矣。

噶蘇士之登壇也。善能以其熱誠及其雄辯。激盪聽衆之耳鼓。而吸引其腦筋。是日傾注其胸中萬斛愛國之血淚。詳說匈加利之國情。及叛黨之性質。與其原因結果。慷慨淋漓。聲淚俱下。其畧曰。

諸君諸君。余今乞師二十萬及其軍費於公等。公等以此事爲政府之私事乎。

以此案之可決否決爲政府信任不信任

按政府所提之案而議院否決者是政府不見信任於人民之證據也

辯職此立憲以之如何也之證乎。是大謬不然也。今日之事。實維持匈加利國家之不二法門。

而我國民生死之問題也。諸君若愛自由乎。請耐忍以待此內難之削平。則我輩及我子孫。皆永得生息於獨立之天地。其成耶。在今日。其敗耶。在今日。其生耶。在諸君。其死耶。在諸君。某也不才。忝受委托。今日搵縷縷之淚。瀟滴滴之血。捧心瀝膽。匍匐俯伏以提出此案於我有血性有榮譽的匈加利國民胸臆之前。諸君乎。諸君乎。若我輩各出其高尚純潔之愛國心以立於世界。某敢斷言曰。雖悉地獄恆河沙數之魔鬼來相撓襲彼。無如匈加利何也。

噶蘇士之爲此演說也。四百議員。莫不銜枚無譁。傾耳悚息以敬聽者。演說方畢。而贊成贊成之聲。忽起於四座。有疾呼「不自由毋甯死」者。有高叫「國可亡不可辱」者。此重大之議案。竟以滿場一致。通過於匈加利萬歲。！萬歲。！！萬歲。!!!之聲裏。與總督窮鬼極賊之祝辭。卒無絲毫之效。民賊士的英瞳目結舌而退。

雖然。案雖可決。但必經國王之裁可。始能施行也。於是首相巴站。法相狄渥。齎此議案。赴維也納。與王初不意國會之贊此案也。至是多方推託。不肯畫諾。而命巴站與

埃拉志男爵協議。巴站以王命訪埃拉志者三四度。埃氏惟堅持廢匈加利新政府。仍轄於奧政府之議。協商既不就緒。埃氏則盛修兵備。將大舉以襲彼斯得省城。巴站不得已。復面謁國王。請賜勅裁。時奧國新戡定奧屬意大利之民黨。奧王得報。趾高氣傲。謂匈加利人不足恐也。乃脫其數月來之假面目。斷然宣告。謂國會所決議之增軍案。不能裁可。巴站狄渥憤然而返。而九月十一日。復得埃拉志軍已渡積黎夫河。將襲彼士得之報。至難至險之現象。杳來齋至。雖然。愈危難而氣愈盛者。匈加利人之特性也。泱泱千餘年獨立之國民。豈有隨敵人之喜怒以爲勇怯者耶。普天下血性男子。請拭目以觀噶蘇士及其國民之所以當此難者何如矣。

### 第九節 匈奧開戰及匈加利獨立

匈加利文明先導之沙志埃伯。既就任爲工部大臣。未幾諸路警報續到。新政府之前途。日以岌岌。痛心之極。遂至發狂。溫和黨乃舉狄渥爲首領。老成彫謝。又弱一個。至是而匈加利之運命。全在噶蘇士之仔肩矣。



奧王所派總督的士英。觀衆怒之難犯。而懼大禍之及其身也。蒼黃遁歸維也納。又自慚。乃更走德國。奧王乃別派伯爵廉白爲匈加利軍務總督。不特都督兵馬而已。且爲王之代表。而使專制以箝束全匈政務。以九月廿五日就任於彼斯得。匈加利國會聞之。以其授任之違法也。決議不納。傳檄四方。募義勇兵。舉國莫不憤懣。裂皆以睨維也納者。廉白以二十八日騶從抵彼斯得附近之長橋。小民激昂之餘。遂擁車而撲殺之。匈奧決裂之實象更著矣。

首相巴站。謹厚君子也。尙欲表調和之意。乃上表引咎。以慘殺總督之案。政府負其責任。請總辭職。而別設護國委員。噶蘇士被選爲委員長。噶氏責任益重大矣。格羅士亞之叛將埃拉志。聞巴站政府之解散也。以爲機會可乘。乃於九月二十九日。率格羅兵四萬以臨布打城。屯距城廿五英里之地。噶蘇士遣匈加利將軍摩加將兵五千拒之。兩軍逆戰於梭洛省之威郎。馬哥耶兵無不一以當十。以五千怒卒。敗四萬之格羅人。埃拉志幾被擒。遽僞請和。乞休戰三日。以緩攻勢。遂乘隙遁歸維也納。

奧王聞報。赫然震怒。遂以十月四日下令。目噶蘇士等爲叛徒。其第一條云。朕能行主權以解散匈加利國會。現雖在開會中。宜卽閉之。第二條云。法令不經朕裁可者。雖由國會決議。一切不許行用。第三條云。今命埃拉志爲都督匈加利元帥。匈國中一切常備兵義勇兵。皆歸節制。第四條云。匈加利內亂未定以前。以軍令統治其國。一切由埃拉志便宜行事。此文名爲詔勅。實與匈加利下宣戰書也。噶蘇士旣以身繫國安危。內難未平。復遇大敵。危乎悲哉。護國委員長。何以待之。稜稜勁草。寧所怯於疾風。莽莽神鷹。豈損威於凡鳥。願與讀者企踵拭目。觀愛國偉人之經畧何如矣。噶蘇士見奧政府之宣戰也。不動聲色。以爲待敵之來。毋寧先發制人。乃決議進攻維也納。傳檄四方。廣募義勇。悉心訓練。夜以繼日。注其熱誠。鼓其雄辯。以振作士氣。彼常演說於軍中曰。

嗚呼軍士。今日有兩途於此。惟汝等自擇之。其一則從容安逸。歸家以對妻孥。其二則危險苦辛。獻身以蹈湯火是也。蹈湯火之道。死道也。汝等知之。吾亦知之。雖

然。是我等對於國家之義務也。何去何從。是在汝等。吾無強焉。吾進矣。吾進矣。嗚呼。我馬哥耶人擁自由二字以立於四面腥風血雨之中。有願與國同生死者。請從我來。

兵士聽此演說。齊呼不自由毋寧死。無不慨然爭赴前敵者。方出彼斯得至菩黎士堡。有兵一萬二千。有大礮三十門。以十月廿四日進次巴梭得。各地赴義來集之兵。驟至三萬。廿七日。以國會之議決。命將軍古魯加率摩加舊部二萬五千與曠軍合。越境伐奧。奧王使其子榮沼格辣。與埃拉志共率奧兵七萬迎戰。二十八日。薄暮。匈兵渡菲西亞河接綏。大小十數戰。互有勝敗。十二月。奧王以倦勤故。讓位於其姪新王。年僅十八耳。匈加利議會。直決議不認之。

十二月十五日。奧軍以如海如潮之勢壓匈加利。其大將王子榮沼格辣。善用兵。匈將古魯家屢敗北。奧軍遂迫布拉彼斯得城。擾擾風雲。歲云暮矣。千八百四十九年一月一日。護國委員開會議於彼斯得。僉謂存亡危急。不可不暫避敵鋒。乃決議遷



莊嚴之禮。舉行茲典。噶蘇士以護國委員長之資格。爲獨立之宣言曰。

以法律組織成之匈加利國會。今者以我匈加利國獨立權利之事。敢告於天下。我匈加利以千年文明之國。立於天地。憲法早布。爲萬邦冠。文物彬彬。有光歷史。乃三百年前。以國難之故。爲奧大利所盜竊。我等所敬愛之祖先。雖靡一日而忘祖國。而事機不就。未如所懷。奧之前王。亦憚於輿論。時加煦煦之術。我同胞重和平。懼破壞。不深與爲難也。比年以來。奧政府濫用強權。蹂躪我憲法。肢削我膏血。虐劉我工業。奴視我人民。我是以有新政府之立。奧王形見勢屈。僞爲應命。實乃包藏禍心。煽動我都鄙。陷溺我人民。率我蝨賊。以謀動搖我國家。我以三百餘年關係之深切。靡有貳心。以內亂之不易。民命之多艱。解散政府。以自謝於奧國。我之於奧。蔑以加矣。奧猶不悛。廢我國憲。夷我民兵。埃拉志者。我之仇讎。而奧之閒諜也。使爲總督。入我堂闈。而擇曦我國民。我匈加利人達公理。重和平。非好爲犯上作亂。塗炭生靈也。以三百年來呻吟於異種縛輓之下。憔悴於民賊虐政之

中曰忍也夫。既忍之曰待也夫。既待之。今則忍無可忍。待無可待。萬不得已。至爲此獨立之宣言。上有皇天。下有百靈。內有同胞。外有萬國。實共鑒之。謹布讀決議四條如下。

第一。匈加利國自今以往。爲自由獨立之國。

第二。奧國朝廷對於匈加利。罪不容數。自今以往。排而斥之。永絕關係。

第三。匈加利國與歐洲諸鄰國。講信修睦。一循公法。

第四。獨立以後。組織新政府。其方案一切由國會決議委任。

此報告既發布。傳播國中。重呼萬歲之聲。洋溢盈耳。而第四條所定新政府之事。即由國會委任。選噶蘇士爲匈加利大統領。

#### 第十節 布打城之克復及兩雄衝突

奧國政府接此敗報。且羞且憤。一面派大軍於匈加利。一面重賂俄廷。乞師助勦。俄皇因以爲利。發兵十三萬。與三十萬之奧兵聯合。爲蹂躪匈加利之計。噶蘇士外當

此大敵。內察己力。則惟有未經訓練之義勇十三萬五千人。大礮小鎗。合計不過四百。雖然。彼曾不屈撓。日激厲諸將。以死報國。而古魯家之軍。竟以五月二十日克復布打城。噶蘇士喜可知矣。乃以國會之決議。發一國民公電於軍中。以表感謝。士氣驟增百倍。噶蘇士與諸將協議兵機。其決定之件如下。

一使丹邊士奇將軍。赴上部匈加利。以防俄軍。一使威達將軍。屯達紐夫河畔之巴士卡地方。爲南方之雄鎮。一使比謨將軍。自杜蘭斯哇省。提一旅以鎮勦和拉志亞之叛徒。一更爲豫備兵。屯防查阿諾地方。一使格拉布加將軍。率兵二萬五千。屯營哥摩侖地方。

格拉布加。當時任陸軍大臣者也。彼捨此重職。願爲前敵之一將。愛國之誠。可概見矣。未幾。而比謨及丹邊士奇諸軍。捷報絡繹。噶蘇士乃決意還都布打。而以古魯家繼格拉布加爲陸軍大臣兼軍務總督。時六月七日也。

當是時也。匈加利之榮光名譽。洋溢於五洲。而獨立滅亡。爭機於一髮。彼古魯家者。

一世之名將也。而噶蘇士。曠代之英雄也。此二人者。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匈加利千餘萬之生靈所齊託命也。使其終始一心。互相提攜。則國之前途。泱泱哉未艾也。何圖昊天不弔。兩雄相軛。當此暴風橫雨交集之日。忽爲龍跳虎鬪內潰之形。讀史至此。誰能不頓足痛哭。爲匈加利國民飲千秋之遺恨也。

布打城之既克復也。奧俄之軍。奮戰益力。衆寡懸絕。既已太甚。此匈加利千鈞一髮之時也。噶蘇士與古魯家議戰守機宜。其意見每不相合。前陸軍大臣格拉布加及諸將校。多祖噶蘇士之策。雖然。古魯家自負勞苦功高。驕盈殊甚。輒冷笑揚言曰。外交畧。演說辯才。吾不如噶蘇士。若夫疆場之事。則乃公方寸。自有成算。非他人所能容喙也。噶氏等無如之何。乃此後屢有交綏。輒見挫敗。古魯家所自負者。竟不能踐其言。於是噶蘇士以軍國大計。非可一誤再誤。欲用其統領之權。以實行所懷抱之軍畧。急傳命古魯家調北部軍隊。集於的彝士河畔。將以直擣維也納都城。易守勢爲攻勢。使其策果行。乘奧國之空虛。首尾不相應。一擊而破之。則匈加利今早爲



一雄強之獨立國。以屹峙於世界矣。乃古魯家陽諾之而腹誹之。竟不從也。噶蘇士乃憤然下令。免古魯家所兼任之軍務總督。而以美士梭羅將軍代之。時古魯家在哥摩侖地方。與奧俄兵戰。適負微傷。療養於軍中。得此電報。其部下軍隊。激昂殊甚。醫囑然曰。噶蘇士何人哉。彼安居於太平之彼斯得府。乃敢貶我臨疆場賭生命之將軍耶。吾等寧死。不願受他將之指揮。云云。情勢洶洶。幾欲舍俄奧之大敵。而倒戈以向於政府。嗚呼。自此以往。而匈加利之前途。不可問矣。

時格拉布加。方鎮哥摩侖。見此情形。憂懼失色。乃竭全力以調和兩雄。卒使噶蘇士收回成命。僅免古魯家陸軍大臣職。而任軍務總督如故。雖然。自是匈軍中。劃然分古嚨兩派。常若冰炭。奧俄軍乘之。著著制勝。至七月十一日。而布打城復委於敵矣。

第十一節 噶蘇士辭職及匈加利滅亡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雖不逝。雖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天下傷心短氣之事。孰有過於英雄末路者耶。噶蘇士既憤古魯家之不用吾言以致挫敗也。

又念號令不出於一。而軍氣將更沮喪也。乃與古魯家謀。自退其職。而以軍國大事一委於彼。以圖補救。乃以八月十一日布告辭職文於國民之前。其畧曰。

奧俄大軍。併力壓境。某也不才。忝荷重任。師徒虜敗。以至於今。溺職誤國。罪何敢辭。今者國勢岌岌。不可終日。存亡絕續。悉懸於軍務總督之手。事已至此。政府之立。非徒無益。且恐爲國民害也。某今瀝愛國之血誠。策此後之大計。敢率政府諸員。向國民乞骸骨。自今以往。一切軍國重事。全託命於古魯家將軍一人之手。將軍對於上天。對於國民。對於本國之歷史。而慨然荷此重任。其必盡其力之所及。爲此可悲可憐之國。爭命脈於一線也。將軍之聰明才力。過某十倍。某敢信之。某敢保之。某德薄能淺。力竭聲嘶。淚盡血枯。審顧躊躇。計不得不出於此。嗚呼。某也。七尺之軀。久非我有。苟鬻割我。菹醢我。而有利於此國者。我甘之如飴。弗敢辭也。嗚呼。彼蒼者天。父兮母兮。其庶幾眷高下。願以拯此哀窮。無告之匈。加利國民哉。嗚呼。千八百四十九年八月十一日。路易曠蘇士。

古魯家之懷貳心久矣。故當囑蘇士之交代。亦受之而不辭。猶覩顏向國民演述忠憤之詞。以欺飾耳目。實乃私通款於奧俄軍中。賣國以圖自免。嗚呼。百數十仁人志士。竭百數十年之力。經經營營。慘憺而不足者。一賤丈夫一朝斷送之。而有餘。此東西古今之歷史。所以以奴隸國狼藉充塞。而自由清淑之氣。經數千載而不能遇也。

古魯家與奧俄軍約。凡前此匈軍中將校士卒。悉貸其罪。遂豎降旛於軍門。格拉布加。獨力不支。尋亦屈節。於是匈加利遂亡矣。奧俄軍旋食其言。藉戰勝之威。大肆屠殺。自前首相巴站以下。凡匈加利政府重要人物。處斬處絞者不下數百。民間以嫌疑被逮。夷僇者殆十餘萬。骨委爲邱。血流成河。專制之政。視前此又加數倍。重以俄人豺狼之欲。水草之性。悉索縱橫。殆無天日。嗚呼。嗚呼。哀哀匈民。一蹂躪於蒙古。再蹂躪於突厥。三夷僇於俄羅斯。民也何辜。受茲痛毒。至是而格羅人塞爾維亞人杜蘭斯哇人撒遜人等。亦隨其所敵視之。馬哥耶族同成灰燼。瘠牛羸豚。坐待剗割。性命儕螻蟻。權利同弁髦。今乃始知中民賊之毒謀。爲公敵之功狗。噫。嘻。悔之晚矣。昔

賢云。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君子讀史至此。未嘗不廢書而長慟也。

### 第十二節 噶蘇士之末路及匈加利之前途

噶蘇士既解印綬。旋察古魯家之異志。知事不可爲。乃避難於突厥。當其將發途也。舊政府戶部大臣某。檢點庫儲。尙有二百五十萬金。語噶氏曰。足下今亡命他鄉。所最需者阿堵物也。此金棄置此土。徒飽奧俄虎狼軍之谿壑。子盍挾以行矣。噶蘇士正色曰。此匈加利政府之物也。非余私財。余豈肯非其有而取之耶。遂以八月十八日。揮淚出國門。仰天歎曰。『嗟乎。非天不相我國民。今何爲至於此。』匈加利志士從噶氏而去者。五千餘人。妖塵黯天。白日無色。嗚呼。噶蘇士逝矣。嗚呼。匈加利亡矣。自噶蘇士出獄後始入國會。實千八百四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至翌四十八年三月十六日。匈加利新政府成。不數月。內亂蠶起。遂有匈奧之衝突。翌四十九年一月一日。遷都於的布黎省。五月廿一日。克復布打城。七月十一日。再被陷。八月十一日。

噶蘇士辭職。十月。匈加利亡。此一興一亡之大活劇。不過匆匆兩年間事耳。而以此至短之日月。起至大之波瀾。聳動全歐。永爲歷史上一大紀念。嘻。可不謂人傑哉。噶蘇士於此二年中。席不暇煖。食不暇咽。極人生至繁至劇之境。自茲以往。送亡命之生涯者。四十餘年。

噶蘇士既去國。達於突厥之維毡省。省之大吏。奉突皇命款待之。如上賓禮。奧俄兩國遣刺客無數入其地。突人保護甚力。莫能損其一指趾也。奧俄以強國之餘威。屢脅突廷。或啖以重利。使交出噶蘇士。突廷結英國以堅拒之。自是爲寓公於突者凡數年。美國政府慕噶蘇士之高風也。哀其爲國民而忍苦節也。思所以慰藉之。乃於千八百五十一年。遣軍艦於突厥。迎噶蘇士。突厥亦以一軍艦護送之。既至。各地歡迎者。爭先恐後。至是而彼於獄中三年所學之英文英語。大得其用。所至演說。聽者以爲自由神之降世也。其後復游於英。其受歡迎。一如美國云。雖然。彼當宴會紛紜名譽洋溢之際。每一念故鄉之天地。未嘗不吞聲飲淚。若萬箭之攢其心也。

白噶蘇士去國後。匈加利憔悴於奧俄之虐政者凡十年。此十年間愛國之士。或殺或亡。或以病死。舉國空無人焉。其碩果僅存者。則前司法大臣狄渥氏一人而已。千八百五十九年。奧與法開戰失利。遂失意大利屬地。奧王迫於外患。又不得不求助於匈民。乃一變前策。以六十年五月。命匈加利選議員若干人。以入奧國議會。於是狄渥氏被選為彼斯得省之代表。為匈加利提出三事。以要求於奧政府。一曰。恢復金牛憲章。一切國務。依此憲章以行。二曰。置匈加利政府於彼斯得省。如四十八年故事。三曰。革命時代流竄異國之志士。悉招歸國。反其田里。奧王固非樂許之也。然迫於時勢。不能不從。卒以千八百六十七年七月七日。親臨彼斯得。誓守金牛憲章。兼王匈國。是即今日奧匈雙立君主國所由成立也。

古魯家自恥其無面目。以見匈人也。乃退匿於奧國之一田舍。奧廷給以歲俸六萬。終其殘年。所至受村落之侮蔑。鬱瘖以死。噶蘇士在天涯漂泊之中。猶日日著書作報演說。謀所以開導匈加利人。而恢復其將來之利益。此後狄渥之再造茲國。實一

遵囑蘇士之遺教也。六十七年權利恢復以來。匈加利之進步。一日千里。囑蘇士大慰藉。乃卜居於意大利山水明媚之地。研究格致之學。以終其天年。千八百九十四年三月廿一日。去此世以入天國。享年九十二。

新史氏曰。匈加利之僅有今日。匈加利人之不幸也。匈加利之尙有今日。又匈加利人之幸也。夫以今日民族主義之磅礴天壤。彼匈加利者。又豈以僅有今日而自足耶。然其能使之有今日。且使之將更有優於今日之將來。誰實爲之。吾敢斷言而不疑曰。囑蘇士之賜也。嗚呼。今天下之國。其窮蹙如前此之匈加利者何限。而囑蘇士何曠世而不一遇也。海山蒼蒼。海雲茫茫。其人若存。吾願爲之執鞭而忻慕者也。





## 羅蘭夫人傳

「嗚呼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幾多之罪惡。假汝之名以行。」此法國第一女傑羅蘭夫人之言也。

羅蘭夫人何人也。彼生於自由。死於自由。羅蘭夫人何人也。自由由彼而生。彼由自由而死。羅蘭夫人何人也。彼拿破侖之母也。彼梅特涅之母也。彼瑪志尼嚙蘇士俾士麥加富爾之母也。質而言之。則十九世紀歐洲大陸一切之人物。不可不母羅蘭夫人。十九世紀歐洲大陸一切之文明。不可不母羅蘭夫人。何以故。法國大革命。爲歐洲十九世紀之母故。羅蘭夫人。爲法國大革命之母故。

時則距今百五十年前。實西曆一千七百五十四年。三月十八日。於法蘭西之都巴黎之市。般奴佛之街。金銀彫工菲立般之家。有一女兒。揚呱呱之聲。以出現於此世界。是卽瑪利儂名菲立般姓女士。而未來之羅蘭夫人也。其家本屬中人之產。父性良懦。母則精明。有丈夫氣。父母勤儉儲蓄。爲平和世界中一平和市民。以如此之家。

而能產羅蘭夫人如彼之人物。殆時勢產英雄。而非種姓之所能爲力也。稍長。受尋常社會之教育。雖然。彼以絕世天才。富於理解力想像力。故於規則教育之外。其所以自教自育者。所得常倍蓰焉。年十歲。卽能自讀一切古籍。每好讀耶穌使徒爲道流血之傳記。亞刺伯土耳其內亂之劇本。文家旅行游歷之日記。荷馬但丁之詩歌。而尤愛者。爲布爾特奇之英雄傳。

按布爾特奇 Burtch 羅馬人生於西曆紀元後四

五十年頃其所作英雄傳凡五十人皆希臘羅馬

之大軍人政治家立法家而以一番顯人一羅馬人中兩比較故共得二十五卷每卷不下萬餘言實傳記中第一傑作也其感化人鼓舞人之力量最大近世偉人如拿破倫俾士多皆嗜嗜之拿破倫終身以之自隨無一日不讀殆與羅蘭夫人等也

常置身卷裏。以其中之豪傑自擬。每從父

母到教堂祈禱。必手此書偷讀焉。往往自恨不生二千年前之斯巴達雅典。則掩卷飲泣。父母詫之而不能禁也。彼其兄弟姊妹六人。不幸悉殤天。故夫人少年之生涯。極寂寞之生涯也。惟寂寞故。故愈益求親友於書卷之中。感情日以增。理想日以遠。彼後年寄其夫羅蘭一書有云。「妾之多感。殆天性然矣。生長於孤獨教育之中。愛情集注一點。愈熾愈深。歌哭無端。哀樂奔會。當尋常兒女忙殺於遊戲衍衍於飲食

之頃。而委往往俯仰天地。常若有身世無窮之感。」云云。其少年奇氣。觀此可見一斑矣。

彼之熱心。先注於宗教。十一歲。得請於父母。入尼寺。天主教之信女不嫁者所居也以學教理者一年。出寺。養於外祖母家者又一年。乃始歸家。以彼之慈愛謙遜敏慧。故舉家愛之。親友慕之。如是度平和之歲月者有年。

雖然。外界之生涯。則平和也。而其內界之精神。忽一大革命起。當時法國政界革命之前驅。所謂思想界革命者。已膚寸出沒。起於此女豪傑有生以前。至是愈漲愈劇。無端而滲入此平和家庭之戶隙。而彼神經最敏之一少女。已養成一種壯健高尚之原動力於不知不覺之間矣。彼其日以讀書窮理爲事。已自悟遺傳權威習慣等。爲社會腐敗之大本。日益厭之。日益思破棄之。常有一種自由獨立不傍門戶不拾唾餘之氣概。於是乎其革命亦先自宗教起。彼於新舊約所傳摩西耶穌奇蹟。首致詰難。以爲是誕妄不經之說。教會神甫。勸讀耶教證據論等書。反覆譬解。彼一面讀

之。又一面讀懷疑派哲學之學說。虛論不敵實理。彼女當十六七歲頃。終一掃宗教迷信之妄想。但不欲傷慈母之意。故猶循形式。旅進旅退於教會。蓋其磊落絕特之氣概。苟認爲道理所否定者。雖臨以雷霆萬鈞之力。不能奪其志而使枉所信。彼之特性則然也。其後此所以能以纖纖一弱女之身。臨百難而不疑。處死生而不屈。放一文明燦爛之花於黑暗法國大革命之洞裏者。皆此精神此魄力爲之也。

彼其讀「布爾特奇」

布爾特奇英雄傳者稱布爾特奇泰西學界之常語也

而心醉希臘羅馬之共和政治。又

竊睨大西洋彼岸模倣英國憲法新造之美國。而驚其發達進步之速。於是愛平等愛自由愛正義愛簡易之一念。漸如然如沸以來往於彼女之胸臆間。雖然。彼之理想則然耳。至於言實事。彼固望生息於革新王政之下。爲王家一忠實之臣民。路易十六之卽位也。彼以爲維新之大業可以就。人民之幸福可以期。千七百七十五年。麵包之亂。彼猶咎人民之急激。而袒政府之政策。蓋彼慈愛之人。非殘酷之人也。樂平和之人。非好暴亂之人也。嗚呼。自古革命時代之仁人志士。何一非高尚潔白之

性質。具視民如傷之熱情。苟非萬不得已。夫豈樂以一身之血與萬衆之血相注相搏相糜爛以爲快也。望之無可望。待之無可待。乃不得不割慈忍愛茹痛揮淚以出於此一途。嗚呼。以肫肫煦煦之羅蘭夫人。而其究也。乃至投身於千古大慘劇之盤渦中。一死以謝天下。誰爲爲之。而令若此。

未幾。與羅蘭名福拉底姓結婚。羅蘭者。里昂市人。全恃自力以自造福命之人也。十九歲。卽子身游亞美利加。復徒步游歷法國一周。其後爲亞綿士之工業監督官。常著書論工商問題。嘖嘖有名於國中。好旅行。好讀書。宅心誠實。治事精嚴。操行方正。自奉質朴。然自信力甚強。氣魄極盛。亦自幼心醉共和政治。故與瑪利儂夙相契。至千七百八十年。乃舉結婚之禮。時羅蘭四十五歲。瑪利儂二十五歲。自此瑪利儂以羅蘭夫人之名轟於世。

羅蘭夫人之生涯。以險急而終。以平和而始。結婚後二年。舉一女子子。未幾。羅蘭遷里昂市工業監督官。舉家移於里昂。羅蘭之學識人物。大爲此地所尊敬。時當里昂

工商業衰頹之極。羅蘭汲汲講整頓恢復之策。常有所論著。發表已見。輿望益高。而夫人實一切左右其間。羅蘭之著述。無一不經夫人之討論筆削。猶復料理家事。撫育幼女。又以餘力常從事於博物學植物學。蓋羅蘭夫人之一生。最愉快最幸福者。惟此四五年。

雖然天不許羅蘭夫人享家庭之幸福以終天年也。法蘭西歷史世界歷史必要求羅蘭夫人之名以增其光燄也。於是風漸起。雲漸亂。電漸迸。水漸湧。譁譁出出。法國革命。嗟嗒咄咄。法國遂不免於大革命。

具時之法國。承路易十四十五兩朝之後。所播之禍種已熟。新王路易十六。既有不得不刈其祖父餘殃之勢。火山大爆裂之期將近。此處見一縷之煙。彼地聞陰陰之響。大亂固已不可避。而新王之柔懦。不能調和此破裂而反激之。雖有賢相尼卡亞。見事不可為。引身而退。於是國王之優柔。內廷權奸之跋扈。改革之因循。賦斂之煩重。生計之窘迫。種種原因。相煎相迫。人民之忍之也。一次復一次。其待之也。一年復

一年。卒乃於千七百八十九年。破巴士的之獄。解放罪犯。而革命之第一聲始唱。巴士的破獄之凱歌。卽羅蘭夫人出陣之喇叭也。夫人以慧眼觀察大局。見尼卡亞之舉動。國會之舉動。無一可以躊躇滿志者。乃距躍忽起。以爲革命既起。平生所夢想之共和主義。今已得實行之機會。夫人非愛革命。然以愛法國故。不得不愛革命。彼以爲今日之法國已死。致死而之生之。舍革命末由。於是夫妻專以孕育革命精神。弘布革命思想爲事。羅蘭首創一里昂俱樂部。夫人自著鼓吹革命之論說。撮集盧梭人權論之大意。印刷美國布告獨立文。無夙無夜。自攜之以散布於遠近。於是所謂羅家小冊子者。如雨如霰。散落於巴黎里昂之間。友人布列梭。創一愛國報於巴黎。友人占巴尼。創一自由報於里昂。夫人皆爲其主筆。呼風喚雨。驚天動地。號神泣鬼。駭龍走蛇。而法國中央之氣象一變。

千七百九十一年。里昂市以財政困難之故。乞援助於國會。羅蘭被舉爲委員。於是夫妻相攜。留滯巴黎者七閱月。彼等之到巴黎也。其旅館忽爲志士之公會場。友人

布列梭、比的阿、布科、羅拔士比等相率引同志以相介紹。每間日輒集會於羅氏之寓。夫人於彼時其舉動如何。彼嘗自記曰：「余自知女子之本分。故雖日日於吾前開集會。吾決不妄參末議。雖然諸同志之一舉一動。一言一議。吾皆諦聽牢記。無所遺漏。時或欲有所言。吾必嚙吾舌以自制。」云云。嗚呼。當此國步艱難之時。袞袞英俊。圍爐抵掌。以議大計。偶一瞥眼。則見彼眉軒軒。目爛爛。風致絕世。神光逼人。口欲言而唇微嚙。眼屢閃而色逾厲之一美人。監督於其側。夫人雖強自制。而其滿腔之精神。一身之魔力。已隱然舉一世之好男兒。而盧牟之亭毒之矣。

此七月間。既徧交諸名士。加盟於所謂同胞會者。又屢聽俱樂部之演說。與國會之討論。夫人憾革命進行之遲緩也。則大憤激。乃致書於布列梭曰：「我所愛之士亞羅乎。」

按士亞羅者羅馬民政之領袖也當時羅蘭夫人及其同志以心醉共和政治故往往復書簡常以希臘羅馬共和時代之名人相呼

盡投卿之

筆於火中。翩然以入於草澤乎。今之國會不過腐敗壓塊之一團塊耳。今日之內亂。早已非凶事。我等固死也。有內亂或猶得而蘇甦之。今也無內亂則無自由。我等猶



懼內亂耶。猶避內亂耶。」此實夫人當時急進之情形也。夫人既怒國會之因循。遂憤然不復入傍聽席。其年六月。路易第十六竊遁去。被捕而再歸巴黎。夫人以爲當時當實行革命而猶不實行。嗟惋益甚。竊歎息曰。「我等今日必不可無一度革命。雖然。人民其果猶有此魄力與否。吾甚疑之。」自是怏怏然偕其夫共歸里昂。歸途撒布羅拔士比之革命檄以激大衆。

夫妻歸里昂之月杪。解散國會。而別開所謂立法議會者。以七百四十五名之新議員組織而成。同時工業製造官之缺裁撤。羅蘭乃專從事筆舌。益盡瘁於愛國之業。十二月。舉家移於巴黎。

彼時法國之大權。全在立法議會之手。而議會中實分三派。一爲平原派。以其占坐席於議場平坦之地。故得此名。實平凡之人物所結集也。二曰山嶽派。以占議場之高席。故有此名。實極端急激派。而此後以血塗巴黎之人。如羅拔士比、丹頓、馬拉亞、皆此派之錚錚者也。三曰狄耶的士派。以其議員多自狄耶的士之地選出。故有

此名。此派當時最有勢力。布列梭、布科、魯卡埃、諸賢。皆出於此中。其人率皆受布爾特奇英雄傳及盧梭民約論之感化。年少氣銳。志高行潔。以如鏡之理想與如裂之愛國心相結。而鼓吹之操練之指揮之者。實爲羅蘭夫人。狄耶的士派之黨魁。名則羅蘭。實則羅蘭夫人。此歷史家所同認也。

至是內外之形勢益急。禍迫眉睫。彼奄奄殘喘之路易第十六。乃不得不罷斥誤國舊臣。而代之以民黨。於是羅蘭以輿望所歸。被舉爲內務大臣。時千七百九十二年三月。夫妻受命移居於官邸。羅蘭之入謁內廷也。服常服。戴圓帽。履舊靴。如訪稔熟之親友者然。宮中侍者。莫不失驚。

昔也地方一小商務官之妻。今也爲將傾之距易朝內務大臣之夫人。羅蘭夫人之勢力。至是益盛。其家常爲狄耶的士黨之集會所。夫人日則招集諸黨派。夜則鞠躬盡瘁。以助良人之職務。羅蘭每與其同僚有所計議。必請夫人同列其席。內務大臣公案上。狼籍山積之重要文牘。一一皆經夫人之手。然後以下諸祕書官。凡提出於

議會及閣議之報告書。皆由夫人屬草。凡政府出刊之官報。皆由夫人指揮其方針。監督其業務。使當時新政府之動力。日趨於共和理想者。皆羅蘭夫人爲之也。法國內務大臣之金印。佩之者雖羅蘭。然其大權實在此紅顏宰相之掌握中矣。

羅蘭夫人以爲改革之業。決非可依賴朝廷。故他人雖信路易。夫人決不信之。彼嘗言曰。『吾終不信彼生於專制之下。以專制而立之王。能實行立憲政治。』羅蘭之初爲大臣也。見路易。則欣欣然有喜色。歸語夫人。夫人曰。『君其被愚矣。政府不過一酒店耳。大臣不過王之一傀儡耳。』夫人不獨疑王也。無論何人。凡與貴族黨有關係者。皆疑之。時有一老練之外交家焦摩力者。引其友以見夫人。既退。夫人語人曰。『彼輩諸好男兒。面有愛國之容。口多愛國之語。以吾觀之。彼等非不愛國也。雖然。愛國不如其愛身。吾不願我國中有此等人。』

以眇眇一羅蘭夫人。驅其夫。驅其他諸大臣。驅狄耶的士全黨。使日與王路易相遠。至是年六月。而王與新政府之衝突。已達於極點。先是四月。已與奧大利宣戰。戰不

利。人心洶洶而國內頑固教士。多不肯誓守新憲法。事機愈紛紛岌岌。政府乃提出二大政策。一曰由巴黎各區募新兵二萬。以防內訌外敵。保衛都城。二曰凡不從憲法之教民。皆放逐之於境外。王路易不許。羅蘭夫人以爲狄耶的士黨對於朝廷之嚮背。當以此方案之行否爲斷。乃促羅蘭聯合閣員。上書於王。言若欲安國家利社稷。宜速實行此案。不然。則臣等惟有乞骸骨。不復能爲王馳驅矣。此奏議文筆精勁。詞理簡明。論者謂法蘭西史中公牘文字。以此爲第一云。其屬稿者實羅蘭夫人也。果也。路易第十六。剛愎不用。至六月十一日。新政府遂總辭職。

革命之勢。愈劇愈急。至八月初十日。路易第十六。終被廢。幽閉於別殿。王政已倒。共和已立。立法議會。一變爲民選議院。遂新置行政會議。羅蘭亦復任內務行政官之職。廢王之舉。倡之者山嶽黨也。而狄耶的士黨亦贊成之。

羅蘭夫人之理想。今已現於實際。以爲太平建設。指日可待。豈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在上之大敵已斃。而在下之大敵。羽翼正成。今也羅蘭夫人。

遂不得不投其身於己所造出之革命急潮中。而被裹被挾被捲以去。

河出伏流。一瀉千里。寧復人力所能捍禦。羅蘭夫人既已開柙而放出革命之猛獸。猛獸噬王。王斃。曠貴族。貴族斃。今也將張牙舞爪以向於司柙之人。夫人向欲以人民之勢力動議會。今握議會實權者。人民也。飲革命之醉藥而發狂之人民也。夫人夙昔所懷抱。在先以破壞。次以建設。一倒專制。而急開秩序的之新天地。雖然。彼高掌遠蹠之革命巨靈。一步復一步。增加其速力。益咆哮馳突。以蹂躪蹠踏真正共和主義之立脚地。不及一月。而羅蘭夫人及狄耶的士黨諸名士。皆漸不得不與巴黎之衆民爲敵。當此之時。其勢力可以彈壓衆民者。惟有一人。曰丹頓。丹頓者。山岳黨之首領。而行政會議之一員。與羅蘭同僚者也。其在民間。輿望最高。其資格正可以當此難局。雖然。羅蘭夫人不喜其人。謂其太急激。不適於今日之用。以爲必拒絕此同盟。然後狄耶的士黨之黨勢。乃可以得安全。蓋夫人乃單純之理想家。關於實用。故執拗若是。是亦無足爲怪者。丹頓初時熱心成就此同盟。每日必詣夫人之應接

室。每官僚會集。常先期而至。至八月之末。共知同盟必不能就。遂相絕不復至。於是與暴民爲敵之羅蘭夫人黨。不得不更敵暴民之友之山岳黨。

彼法蘭西史上以血題名之山岳黨。以此年九月初旬。屠殺巴黎獄中王黨之囚人。以爲無政府魔神之犧牲。至是羅蘭夫人。始知爲山岳黨所賣。月之五日。夫人與一書於友人曰。『我等今已在羅拔士比瑪拉等之刀下。』其九日。復致一書曰。『吾友丹頓君。革命之公敵也。彼以羅拔士比爲傀儡。以瑪拉爲羽翼。握短刀持藥線以刺爆國民。嗚呼。妾之熱心於革命。卿所知也。雖然。妾恥之。革命之大義。爲無道之豎子所污點。革命實可厭也。數十年所經營。而今日使我國終於此地位。吾實恥之。』可憐志高行潔而迂於世務之狄郎的士黨。遂爲山岳黨所掩襲。自茲以往。巴黎亂民與山岳黨以百丈怒潮之勢。猛撲彼共和之城。其立於城上之羅蘭夫人及狄郎的士黨。遂不得不爲此狂濤駭浪之所淘盡矣。

時勢雖日非。而志氣不稍挫。羅蘭夫人。愈奮力以鼓舞其麾下諸豪傑。常相語曰。『

我等今日既不能自救。雖然。一息尙存。我等不可以不救我國。其時在議院有布列梭等。在政府有羅蘭等。皆以恢復秩序。確立共和。制止亂暴。爲主義。雖然。大事已去。不可復挽。羅蘭夫人之名。爲議院所唾罵。爲瑪拉等主筆之報紙所凌辱。屢構誣辭。以陷羅蘭夫妻。常有刺客出入於彼夫妻之闕。至千七百九十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山岳黨遂乘勢馘路易第十六之首於斷頭臺上。雖狄耶的士派爲激烈之大反對。終不可得救。其明日羅蘭遂辭職。

路易之死刑。實狄耶的士黨覆沒之先聲也。彼山岳黨既久蓄勢力於巴黎市民中。立意先殺王。次刈狄耶的士黨。以快其亂暴專制之志。乃於五月晦日之夜。遣捕吏於羅蘭家。羅蘭聞變脫遁。而夫人遂被逮。以溫辭慰諭愛女及婢僕。乃入於邊比之牢。

夫人之在獄中也。曾無所恐怖。無所頹喪。取德謨遜之詠史詩。布爾特奇之英雄傳。謙謨之英國史。西里頓之字典等。置諸左右。每日誦讀著作。未嘗或輟。時則靜聽巴

黎騷擾之聲。每到晨鐘初報。起讀其日之新聞紙。見國事日非。狄耶的士黨之命。迫於旦夕。則歎歎慷慨。淚涔涔下。此時夫人所以自娛者。惟書與花而已。夫人在獄中。粗衣惡食。所有金錢。盡散諸貧囚。惟花與書籍。則愛若性命。蓋生平之嗜好然也。夫人幼時。每當讀書入定之際。雖何人若不見。雖何事若不聞。惟屢屢以其讀書之眼。轉秋波以向花叢。此兩種嗜好。至死不衰。

在獄凡二十四日。突然得放免之令。夫人從容辭獄囚。驅車歸家。何圖席尙未煖。忽復有兩警吏蹣跚而來。出示一公文。則再逮捕之命令也。於是復入桑比拉志之獄。凡知天命而自信篤者。舉天下無不可處之境。舉天下無不可爲之時。羅蘭夫人在此獄者。凡四閱月。猶時時竊鼓舞其同志。氣不少衰。嘗致書於布列梭曰。「吾友乎。君其毋失望。彼布爾達士在腓列比之野。遂嗒然發「不能救羅馬」之歎。妾之所不取也。」夫人在獄中。益以書與花自遣。又學英語。學繪畫。時或從獄吏之妻假鳴琴。一彈三歎。聽者淚下。時千七百九十三年之秋。革命之狂瀾。轟天撼地。斷頭機厭人。



之血。布楞河塞人之肉。腥風颯颯。慘雨濛濛之時節。而此以身許國之一烈女。在桑比拉志獄中。日長如年。身世安危。久置度外。乃靜念一身之過去。默數全國之將來。遂伸紙吮筆。草著「自傳」「革命紀事」「人物逸話」三書。時有英國維廉女史者。嘗訪夫人於獄中。歸而記其事曰。

羅蘭夫人在桑比拉志獄。於一身境遇。毫無所怨尤。在狹隘之獄室。爲壯快之談論。一如在大臣官邸時也。其案上有書數卷。當余入訪時。適見其讀布爾特奇英雄傳。聲出金石。余方欲有所慰藉。夫人以樂天知命。洒然自得之義告余。及最後。余問及其十三歲之愛女之消息。則夫人忽飲淚。幾哽咽不能成聲。嗚呼。夫孰知轟轟烈烈威名震一世之羅蘭夫人。其多情其慈愛有如此也。

十月三十一日。卽狄耶的士黨之名士二十二人殉國之日。夫人自桑比拉志獄移於康沙士黎獄。自是受鞠訊者數次。其最後公判之前日。有某律師欲爲夫人辯護者。訪之於獄中。夫人以己之命運已定。勸以勿爲無益之辯護。徒危其身。脫指環以

謝之。

其明日爲最後公判之日。夫人着雪白之衣。出於法廷。其半掠之髮。如波之肩。澄碧之兩眼。與雪衣相掩映。一見殆如二十許妙齡絕代之佳人。法官以種種之僞證。欲誣陷夫人。夫人此際之答辯。實法蘭西革命史中最悲壯之文也。其大旨以狄耶的士黨之舉動。俯仰天地。無所愧怍。最後乃昌言曰。

凡真正之大人物。常去私情私慾。以身獻諸人類同胞。而其報酬則待諸千載以後。余今者謹待諸君之宣告。無所於悔。雖然。正人君子獻身於斷頭臺之日。是卽正人君子置身於凱旋門之日也。今日此等污濁混亂以人血爲酒漿之世界。余甚樂脫離之。無所留戀。余惟祝我國民速得真正之自由。蒼天蒼天。其眷然下顧。以救此一方民哉。

此熱誠切摯之言。彼非法之法官聞之。皆咋舌不知所對。卒以預聞隱謀。不利於共和政體。宣告死刑。夫人肅然起立曰。

諸君肯認余爲與古來爲國流血之大人物。有同一之價值乎。余深謝諸君。余惟願學彼大人物從容就義之態度。毋爲歷史羞。

是日歸至獄中。收攝萬慮。作書數通。以遺親友。其所與愛女書之末句云。『汝宜思所以不辱其親者。汝之兩親。留模範於汝躬。汝若學此模範而有得焉。其亦可以不虛生於天地矣。』

翌日爲千七百九十三年十一月九日。羅蘭夫人乘囚車以向於斷頭臺。其時夫人之胸中。浮世之念盡絕。一種清淨高尚不可思議之感想。如潮而湧。夫人欲記之。乞紙筆而吏不許。後之君子憾焉。

泰西通例。凡男女同時受死刑。則先女而後男。蓋免其見前戮者之慘狀而戰慄也。其日有與羅蘭夫人同車來之一男子。震慄無人色。夫人憐之。乃曰。『請君先就義。勿見余流血之狀以苦君。』乃乞劊手一更其次第云。嗚呼。其愛人義俠之心。至死不渝。有如此者。雖小節亦可以概平生矣。

刀下風起血迸。一個之頭已落。夫人以次登臺。猛見臺上一龐大之神像。題曰自由之神。夫人進前一揖而言曰。

嗚呼。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幾多之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如電之刀一揮。斷送四十一年壯快義烈之生涯。於是羅蘭夫人。遂長爲歷史之人。夫人殉國後。其一婢一僕。自投法廷。請從夫人以死。夫人殉國後。狄耶的士黨名士布列梭。昏絕不省人事者經旬。夫人殉國後數日。由巴黎至盧安之大道旁。有以劍貫胸而死者。則羅蘭其人也。

新史氏曰。吾草羅蘭夫人傳。而覺有百千萬不可思議之感想。刺激吾腦。使吾忽焉而歌。忽焉而舞。忽焉而怨。忽焉而怒。忽焉而懼。忽焉而哀。夫法國大革命。實近世歐洲第一大事也。豈惟近世。蓋往古來今。未嘗有焉矣。豈惟歐洲。蓋天下萬國。未嘗有焉矣。結數千年專制之局。開百年來自由之治。其餘波亘八十餘年。其影響及數十國土。使千百年後之史家。永以爲人類新紀元之一紀念物。嘻。何其偉也。而發起之

者乃在一區區纖纖之弱女子。吾豈不解羅蘭夫人有何神力。乃能支配狄耶的士全黨。支配法蘭西全國。且支配歐羅巴全洲百年間之人心也。嗚呼。英雄造時勢耶。時勢造英雄耶。吾以為必有能造出「造時勢之英雄」之時勢。然後英雄乃得有所造。不然。羅蘭夫人以如彼多情如彼慈善之絕代佳人。當路易十六卽位之始。且殷殷望治。謳歌政府政策者。何以卒投身於最慘最劇之場。以不悔也。雖然。羅蘭夫人竟以是死。夫既以身許國矣。則死國事者夫人之志也。乃其不死於王黨。不死於貴族黨。而死於平民黨。不死於革命失敗之時。而死於革命告成之後。則非夫人之志也。夫人能造時勢。而何以能造之使動。不能造之使靜。能造之使亂。不能造之使平。曰。是由民族之缺點使然。不足爲夫人咎也。竊嘗論之。法國千七百八十九年之革命。與英國千六百六十年之革命。其事最相類。其禍機伏於前王專制時代。相類也。英之有額里查白女皇  
編法之有路易十四也其激變由於今王之僞改革。相類也。其動力起於王與議會之爭。相類也。其王逃而被獲。獲而被弑。相類也。革命後改爲共和政治。相類也。共和

政治。旋立旋廢。相類也。惟其國民幸福之結果。則兩國絕異。英國革命之後。則憲政確立焉。民業驟進焉。國威大揚焉。法國革命後。則演成恐怖時代。長以血跡污染其國史。使千百年後聞者猶爲之股慄。爲之酸鼻。若是者何也。英國人能自治。而法國人不能也。能自治之民。平和可也。破壞亦可也。平和時代。則漸進焉。破壞時代。則驟進焉。據俄民族之自治力。遠過於拉丁民族。故能驟強。不獨英法兩國爲然也。荷蘭與比。利時同居泰渣爾半島。同經三十七年戰爭之亂。而荷蘭人於戰後。民生日盛。而德國今爲世界第一等強國。意國則肅然不能有所進。皆緣領袖拉丁兩族得失之相類也。不能自治之民。則固不可以享平和。亦不可以言破壞。平和時代。則其民氣惰而國以敝。破壞時代。則其民氣奮而國以危。孔子曰。爲政在人。豈不然哉。故以無公德無實力之人民。而相率以上破壞之途。是不啻操刀而割其國脈也。然則相率馴伏以求平和可乎。曰。是又安能。世界政治之進化。既已進入第二級。其風潮固欲避不可避。而豈能以一二人之力捍之。事機既迫於無可望。平和亦敝。破壞亦敝。此孔明所以有「與其坐以待亡。孰若伐之」之論也。不然。法國大革命之慘痛。雖以今日百

年以後。我遠東之國民。聞之獨且心悸。豈其當時歐洲列國而無所鑑焉。而何以全歐紛紛步其後塵。直至十九世紀下半紀。而其風猶未息也。蓋民智一開。人人皆自認其固有之權利。固有之義務。則有非得之非盡之而不能安者。使當時法之王法之貴族而知此義也。則法國何至有此慘劇。使後此歐洲各國之君主貴族而知有此義也。則後此歐洲各國何至有此慘劇。彼其君主彼其貴族。既不知此義矣。使其民復相率馴伏以求平和焉。則歐洲各國亦至今爲中世之黑暗時代而已。乃往事已折。而來軫方遒。歐洲中原之各君主貴族。未嘗不知查理士第一路易第十六之事。而偏欲躡其後以弄威福於一日。此所以擾攘亘七八十年而未艾也。嗚呼。有讀羅蘭夫人傳者乎。其在上位者。持保守主義者。當念民望之不可失。民怒之不可犯也。如彼。苟其偷安苟且。彌縫掩飾。朘削無已。箝制屢行。則必有如法國一日中刑貴族王黨千餘人。斷屍徧野。慘血塞渠。乃至欲求爲一田舍翁而不可得。上蔡黃犬。華亭鶴唳。能勿驚心。自造此因。自刈此果。豈人力之所能避也。其在下位者。持進取主

義者。當念民氣之既動而難靜。民德之易渙而難結也如此。苟無所以養之於平日。一旦爲時勢所迫。悍然投其身。投其國於孤注一擲。則必有如法國當日互相屠殺。今日同志。明日仇讐。爭趨私利。變成無政府之現象。雖有一二志芳行潔憂國忘身之士。而狂瀾又安能挽也。嗚呼。破壞之難免也如彼。破壞之可懼也又如此。人人不懼破壞。而破壞遂終不能免矣。何也。上不懼破壞。則惟愚民焉。壓民焉。自以爲得計。而因以胎孕破壞。下不懼破壞。則以談破壞爲快心之具。弁髦公德。不養實力。而因以胎孕破壞。然則欲免破壞。舍上下交相懼。其奚術哉。嗚呼。念銅駝於荆棘。能不愴然。見披髮於伊川。誰爲戎首。羅蘭夫人。羅蘭夫人。魂兮有靈。當哀鄙言。



# 克林威爾傳

## 叙論

游英國國會之下議院。見其堂之中央。有巍巍然一絕大之畫像。氣宇嚴整。精神峭健。隆準而深赤。左目上點一黑子。髮鬢垂背際者。誰乎。則克林威爾其人也。克林威爾何人。彼十七世紀革命之健兒。英國王室之大敵。親翰暴君查理士第一而滅之者也。今英王臨議院時。目對此前代跋扈將軍之遺像。猶將出入必式。竭誠盡敬。以吾東方人之眼視之。以吾東方人之臆測之。其殆不可思議乎哉。其殆不可思議乎哉。願克林威爾果有何魔力。而使全英人民馨香之歌舞之崇拜之若此。

吾儕每讀史。每讀政治學書。輒有一國焉。使吾敬慕之情突浮現於腦際者。誰乎。必英吉利也。何以故。英吉利爲民政之祖國。其立憲政治。爲世界之模範。故吾儕每繙地圖。讀地志。必有一國焉。使吾羨妒之情勃鬱而不能自制者。誰乎。必英吉利也。何以故。英吉利之國旗。橫絕大地。舉日所出入。無不有此大帝國之痕跡。故吾以此兩

種感情故。吾每一讀史。一讀政治學書。一讀地圖地誌。而輒有聯想而及之一巨人突兀於吾前。其人爲誰。則克林威爾也。無克林威爾。則英國無復今日之立憲政治。無克林威爾。則英國無復今日之帝國主義。克林威爾者。實英國羣雄之雄。而盜格魯撒遜民族獨一無二之代表也。

國民不可不崇拜英雄。此蘇國詩人卡黎爾之言也。卡黎爾曰。「英雄者上帝之天使。使率其民以下於人世者也。凡一切之人。不可不跪於其前。爲之解其靴紐。質而言之。宇宙者崇拜英雄之祭壇耳。治亂興廢者。壇前燔祭之烟耳。」嘻。殆非過言。殆非過言。徵諸古今東西之歷史。凡一國家一時代一社會之污隆盛衰。惟以其有英雄與否爲斷。惟以其國民之知崇拜英雄與否爲斷。吾於法國大革命。而見無英雄之時代也。奈何其以驚天動地之大事業。卒以恐怖政治武人政治爲終局。龍其頭而蝸其尾也。吾於蘇格蘭之清教徒。而見無英雄之時代也。奈何其以同志而自相殘踏卒被敵人征服之於芬芬浪亂之間也。然則吾將皇皇焉求英雄夢英雄。吾以

環游地球之目。旅行於數千年歷史中。吾遇摩西。吾遇摩訶末。預言之雄也。其人高。吾遇素士比亞。吾遇但丁。吾遇彌兒頓。詩歌之雄也。其人深遠。吾遇波爾。吾遇路德。吾遇諾士。宗教之雄也。其人勁烈。吾遇約翰遜。吾遇盧梭。吾遇本土。文學之雄也。其人奇。若夫政治之雄。戰陣之雄。其姓名錯錯落落於歷史上。大者小者正者奇者成者敗者。殆不下百數十。而真使吾儕有崇拜之價值者。幾何人哉。幾何人哉。自羅馬大帝康士但丁以後。歷一千六百年。大小二百八十餘戰。人民爲治亂之犧牲。土地爲政府之墳墓。舉汗牛充棟之歷史。殆可一括以「相斫書」三字。雖然。遂不獲見一義戰。遂不獲見一英雄。彼以帝王之名。而戰者果何物。彼以宗教之名。而戰者果何物。抑彼以人民之名。而戰者果何物。僞善之世。黑闇之代。萬事皆一戲劇耳。所謂仁君。所謂忠臣。所謂俠士。所謂熱信。一旦洗落其塗畫之假臉。剝去其優孟之衣冠。則除獸性野心之外。一無復存者。吾旅行於昏昏長夜中者千餘年。吾乃遇克林威爾。吾安得不拜。吾安得不拜。

拜英雄者必拜其本色。吾拜華盛頓。吾拜林肯。吾拜格蘭斯頓。拜其爲成功之英雄也。吾拜維廉額們。吾拜噶蘇士。吾拜瑪志尼。拜其爲失敗之英雄也。雖然。吾不拜拿破侖。不拜俾士麥。不拜加富爾。何也。其表可拜。而其裏之可拜與否。非吾所敢言也。若克林威爾之歷史。則披腸瀝臟以捧現於吾前。吾拜之。吾拜之。吾五體投地拜之。雖然。此吾儕之感情耳。若夫二百年來鄉愿之史家。其所上克林威爾之徽號。則曰亂臣。曰賊子。曰奸物。曰兇漢。曰迷信者。曰發狂者。曰猛獍之專制者。曰陰險之僞善者。茸茸焉集矢其如莽也。顧吾謂克林威爾之所以爲英雄。所以爲代表英人種之英雄。所以爲卓絕萬古之英雄。則正以其能使百千萬鄉愿之史家。目彼爲亂臣。爲賊子。爲奸物。爲兇漢。爲迷信者。爲發狂者。爲專制者。爲僞善者之故。彼行其所信。而不惜現亂臣賊子奸物兇漢迷信者發狂者專制者僞善者之身。以自污。彼之現此身也。則磊磊落落。不復自掩飾。以求使人諒其非亂臣非賊子非奸物非兇漢非迷信者發狂者專制者僞善者。嗚呼。東西古今之英雄其名。而亂臣賊子奸物兇漢迷

信發狂專制偽善其實者何限。而彼等顧不肯尸此徽號。而獨以讓諸克林威爾。克林威爾之所以爲英雄者在此。克林威爾之所以爲聖賢者亦在此。

語曰。蓋棺論定。吾見天下有棺已朽而論猶未定者。若克林威爾是其例也。彼其人物之真價值。歷二百年。直至今日。始漸爲其本國人民之所認識。近數十年來。非笑之聲。殆爲謳歌之聲所掩盡矣。而彼後進國之評論家。猶我拾百年以前之牙慧。相隨以爲吠影吠聲之語。若是者於克林威爾則何損焉。克林威爾嘗使畫工爲圖其形。畫工見其左目上黑子不適於美觀也。爲闕去之。彼締視。乃呵畫工曰。『畫我當畫似我者。』 Paint me as I am 蓋其生平不欲一毫有所掩飾。不欲以一毫虛假之相。以與天下相見也。夫克林威爾一生之言論行事。豈不歷歷在人耳目耶。彼鄉愿之史家與我輩皆得同讀之。同見之。若者爲大醇。若者爲大疵。章章明甚也。公等之所以詬病克林威爾者。不過徒見其左目上之黑子而已。使克林威爾而欲徽譽於公等。則亦何難聽畫師之去其黑子而自示美姿容也。而彼顧不爾。然則克林威爾

豈求公等之諱之。又豈求我之讚之。吾願我身化爲恆河沙數。一一身中出一一舌。一一舌中發一一音。以辯護克林威爾。雖然。於克林威爾何加焉。吾又願公等之身。化爲恆河沙數。一一身中出一一舌。一一舌中發一一音。以咒罵克林威爾。雖然。於克林威爾又何損焉。

天下事有所私利於己而爲之者。雖善亦惡。何也。彼蓋以行善爲一手段也。無所私利於己而爲之者。雖惡亦善。何也。凡爲一事必有一目的。目的非在私。則必其在公也。惡者亦善。而善者更何論焉。故夫克林威爾非可學者也。苟其學之。則拿破侖學其一體而爲野心。彼得學其一體而爲殘酷。羅拔士比學其一體而爲狂暴。梅特涅學其一體而爲專制。彼克林威爾一生之歷史。苟移以植諸他人。未有不爲天下慘者也。而克林威爾渾金璞玉之人格。舉凡百罪惡。不足以爲污點於萬一。何以故。彼心目中惟知有國。不知有我故。

抑克林威爾又惟知有我不知有人。何以故。彼自信此國非我不能救故。

惟不知有我。故不知有利害。惟不知有人也。故不知有毀譽。韓昌黎曰：「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志行薄弱。而能任天下大事者。吾未之聞。若克林威爾。則一家非之。一國非之。舉世非之。萬世非之。其視之猶蚊蟲也。舍吾身而有利於國。則吾身犧牲焉可也。裂吾名而有利於國。則吾名犧牲焉可也。天下古今豪傑之自信力。未有若克林威爾之偉大焉者也。史家每以拿破侖比克林威爾。願拿破侖何敢望克林威爾。彼其內戡大亂相若也。外揚國威相若也。政治之能力相若也。戰爭之才略相若也。雖然。英國之專制政體。由克林威爾發難以推倒之。法國革命。非拿破侖所自始也。其不逮者一也。拿破侖用政府兵力以起。克林威爾無憑藉而興。其不逮者二也。拿破侖以將官始。以帝王終。克林威爾以平民始。以平民終。雖爲大統領。雖之平民也。其不逮者三也。拿破侖耀武不戢。卒爲俘囚。克林威爾治定功成。國威無損。其不逮者四也。拿破侖死後。法國雖由帝政復爲民政。而國旣以敝。克林威爾死後。英國雖由民政復爲王政。而國日以強。其不

逮者五也。故吾以爲克林威爾決非拿破侖所能望也。拿破侖功名之士。而克林威爾有道之士也。

吾生平最好言王學。雖然。吾讀傳習錄百遍。讀明儒學案千遍。不如讀克林威爾傳一編。吾生平最惡言宗教迷信。雖然。吾讀克林威爾傳。吾欲禮拜。吾欲祈禱。吾欲歌讚。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聞者疑吾爲阿好乎。請讀本傳。

### 第一章 克林威爾之家世及其幼時

噫嘻。地理之影響於人物。豈不鉅哉。豈不鉅哉。熱天燦地之亞刺比亞。實生摩訶末。宅冰凍雪之北日耳曼。實生路德。凡開拓千古推倒一世之偉人。其所產之地。形勢往往有異於尋常者。而偉人之性行。亦恆與之相應。若雄健堅忍陰鬱沈摯之克林威爾。亦其例也。英倫之北一都會。沿大烏士河之岸。東連沼澤。蘆荻掩地。西北川原雜遝。一望無際。蕭條寂寞。雖在盛夏。猶若凜烈。金風一扇。肅殺氣滿。白草黃日。四顧淒涼。天下之秋。疑悉集此。雖號都會。而其民樸而健。質而無僞。田野之歌。聞於塵市。



嘻。此卽英人所常紀念之恆菴頓市。而絕世英雄克林威爾之故鄉也。

克林威爾 Cromwell 名阿利華。Oliver 生於千五百九十九年四月廿五日。實當彼光華糾縷之額里查白女皇中興政治之末運。專制君權已成強弩。人心厭倦。海內騷然之秋也。後此與彼爲大敵之頑固柔脆。執袴公子查理士第一。亦生於其翌年。十七世紀開幕之風雪。如是如是。

克林威爾。英國之名門也。其先世効忠王室。代有名臣。父名羅巴。叔父哈們。皆爲王黨。占士第一常行幸其家。說者謂查理士與克林威爾。少年時嘗共遊戲云。父爲國會議員。爲州內保安委員。有正直之譽。母名額里查白。富家子。年十八。與羅巴結婚。舉子女十人。阿利華其季也。父蚤世。教育之事。惟母是賴。史家謂克林威爾之性行。受諸母者爲多云。年十七。始入中學。是爲初離鄉關。入社會之首歲。其年絕世文豪索士比亞沒。史家謂索氏結額里查白朝文學之終。克氏開十七世紀政治之始。一偉人去。一偉人來。實爲代表兩極端者云。十八歲。卒業。入大學。深好拉丁文。且以數

學名。後此敵黨之史家。深文巧詆。至謂其目不識丁。不學無術。吁其善誣也。

克林威爾少年之歷史。實最簡單。最沈靜之歷史也。欲知其人物之所以養成。宜觀其時代。

## 第二章 克林威爾之時代

英人常自誇於天下曰。『我之民權。自然發生之民權也。』嘻。此言信耶。以云非自然也。則民族進化之定例。何一非由野蠻之自由。以進入於野蠻之專制。由野蠻之專制。以進入於文明之自由。雖謂凡今世有民權之國。其發達皆由自然可也。以云自然也。則所謂民權者。何國非經百數十年之呻之嚙之哭。以達之。擲百千萬人之汗之淚之血。以易之。而英國其亦安能免也。吾請語克林威爾以前之英國史。

當千五百八十八年。西班牙艦隊之蔽海入寇。氣吞三島也。以額里查白女皇之威靈。一舉而殲滅之。赫赫國旗。輝映於凱歌聲裏。英國國民恨不得自頂至踵。捧至呈之於「焦陀」Tudors 王朝之脚下。其時制度文物。悉大發達。黃金時代之頌聲。徧

於國中。國會虛設若贅疣焉。英之有額里查白。其猶法之有路易十四。中國之有乾隆也。其時君權達於極點。而國民政治能力。殆消滅以盡。雖然。平陂往復。人事之常。專制之氣。既極盛。人民厭倦。呻吟愁懣之聲。徧伏於草莽。而所謂達官貴族者。皆復酣嬉墮落。道德思想掃地。及其末年。而反動力遂漸起。此爲克林威爾事業之遠因。

使額里查白而能長在王位也。彼以其女性之才略。陰柔之手段。猶可以操縱國會。籠絡輿情。以講挽救之策。乃未幾而女王卽世。「士跳活」Stuart家最初之二王閻愚無識。不能消禍未萌。乃反從而煽之。於是不平之聲。始瀰漫全國。千六百三年占士第一卽位。其時新舊兩教之衝突。日劇日烈。彼忠勇純潔之清教徒。揭槩人權自由正義回復之旗幟。以奔走呼號者所在皆是。民間之所謂「非政府黨」者。已釐然組織。成一鞏實之團體。權力日以益張。國會亦常爲激烈之抗議。正如爆藥滿地。待線乃迸。使占士而賢也。能取前王所欲許未許之民權。一舉而昇之。則國民多年之

期。可以慰藉。而革命可以消弭。占士不悟。怙其積威。反以君權天授神聖不可侵犯之謬論宣諸議。謂國民無論貴賤。苟有抗此主義者。卽坐以大不敬之罪。於是民情憤怨。洶洶相告語曰。『國王謀叛』。『國王大逆不道』。『破壞之機徧國中矣。此爲克林威爾事業之中因。』

其時國會下議院之代議士分兩派。曰政府黨。曰非政府黨。非政府黨復分爲二。一爲各地自由民所選舉之有力紳商。一爲高材碩學之士。由各地方團體選出者。國會與政府之衝。自前王時已開其端。所謂「國會特權」問題。經幾度議會猶未能決。王之辱詈鞭撻國會也。不遺餘力。國會之彈劾近侍攻擊權貴也。亦不遺餘力。競爭之極。卒乃逮捕清教徒之領袖數人下獄。瘐死。遂至有所謂火藥隱謀之事件起。自千六百六年至七年。凡開國會者六月。因英蘇聯合問題。與王反對。千六百九年二月復極論王之專制。全院一致。提出議案。直鳴王抑壓言論自由陰謀不軌之罪。千六百十一年國會又被解散。

千六百十年之國會。所謂無爲國會也。占士王以民間橫議之故。捕議員四名下獄。輿論益激昂。自此次國會解散以後。不復召集者七年。及三十年戰爭起。以財政困難之故。復召集國會。時正千六百二十年。克林威爾甫弱冠。旦夕牧羊於故鄉大澤中。養翎厲鏗。以觀天下之變。

此次國會之成立。初以平和穩重爲主義。及老名士遏活曲振臂一呼。倡議舉委員以調查弊政。委員奉命盡瘁。察得王占士罪惡多端。於是下議院明目張胆。以科摘王之失政。取二百年來久廢不用之彈劾法而復用之。

案英國議院有彈劾法。專以糾王之近臣也。自千四百四十九年以來。不用。

舉國會悉爲非政府黨所占領。凡政府提出之法案。不論是非利害。無不否決者。政府與國會既儼然爲宣戰之勢。全國人民戰慄危懼。朝不保夕。自由墾地。蠻勇橫行。嗚呼。至此而不生英雄。則英國其陸沈矣。此爲克林威爾事業之近因。由此觀之。英國人之自由權。豈天故厚之而使雍容和平得以自致者耶。彼當其二百餘年前憔悴呻吟於虐政者。與法國革命前何以異。與十九世紀上半大陸各國

何以異。與中國數千年歷史之怪影。又何以異。顧彼獨得翹然享自由祖國之名譽。而莫與京者。彼其人人知天賦權利爲神聖不可犯。苟有犯者。雖雷霆霹靂盤旋頂上。而必悍然毅然抗之而不疑也。豈惟一克林威爾。而克林威爾不過全英人種中最高之代表人云爾。

### 第三章 克林威爾之修養

學伊尹者。當學其耕莘時代。學諸葛者。當學其臥廬時代。何也。英雄必有所養。性能守如處子。乃能出如脫兔也。故讀克林威爾傳者。於其十餘年之沈默生涯。不可以不察也。

恆沈頓之地。與彼有名之門治斯達市相望。在今日既爲一繁盛之都會。雖然。當克林威爾時。蕭蕭一村落耳。寒雲沈鬱。平野如暝。濁河混流。天低欲壓。克林威爾之遺宅。臨河爲屋。環以牧畜場數畝。日夕與羣兒牧羊爲業。每當黃日將夕。萬象慘淡。輒歎歎感唱。印鑄一陰沈之社會現象於其腦中。雖然。彼最純潔之清教徒也。其胸襟

磊磊其風骨稜稜。嫉惡若仇。慕義如渴。堅苦刻厲。克己力行。彼以宗教嚴肅之觀念。自鑄其人格。而因以鑄一國。鑄天下。彼實近代之摩西。而西方之墨子也。彼養其大雄大無畏之力。自行其所信。苟有反所信者。必竭全力以與之相搏。其治己也如是。其待人也如是。故其言曰。

非以血洗血。則不能改造社會。而發揚世界之大精神。而欲改造社會。必先自改造我躬始。

克林威爾抱此主義。故先以自造。而因以造成三千鐵騎之子弟。而因以造成全英之國民。而因以造成十八世紀以後之世界大勢。推其原動力所自發。實由彼三十年來之沈默始。克林威爾之所以爲克林威爾者如是。

二十三歲之八月。與巨商某之女額里查白結婚家庭之間。藹然如春云。每來復日集市民於教會堂。爲說今世社會之腐敗危險。而告之以安心立命之法。教以犧牲身命爲上帝爲國民盡力。每當克林威爾之演說或祈禱。座衆罔不感動。若有電力

刺激其腦中。往往有感泣者云。其他日相率披堅執銳縱橫無敵於天下者。皆此最樸儻最謹嚴之市民。而於此時受克林威爾所鑄者也。如是者六年。